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九十一



習兵法 申令 示信 示閒暇

習兵法

兵法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公之武備也故言兵法者謂之司馬法焉繇太公以來能者間出踵而增之復有權謀形勢陰陽技巧之別是為四種繇是行師



之道極其深趣矣大率用仁義禮讓者為之上以縱橫變詐者為之下歷代之為將者或達其善志臨敵而制勝或稽其要道著書以垂法篇籍斯著圖制咸在以至議論之流布部曲之講習皆可徵焉

周太公望為武王師尚父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伐紂謀居

多撰六韜六卷後世之言兵皆宗太公為本隋唐志載太公

陰謀一卷太陰符鈴錄一卷太公金匱一卷太公兵法六卷又太公雜兵書六卷太公符伏陰陽謀一卷

太公書禁忌立成集一卷太公枕中訣一卷

孫叔敖為楚令尹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楚

人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敖進之寧我薄人

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車在前

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

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

田穰苴為大夫景公尊為大司馬穰苴死齊威王用

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

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

穰苴兵法隋書經籍志司馬穰苴兵法三卷

公子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仁而下士魏王以上將

軍印授公子逐秦軍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

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

將帥部



圖七卷藝文志魏公子  
兵法二十一一篇圖十卷

孫武齊人以兵法見于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  
篇吾盡親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  
可試以婦人乎曰可于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  
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  
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  
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  
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于是  
鼓之右婦人爲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  
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笑孫子曰約束不

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  
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下觀見且斬愛姬  
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  
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  
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于是  
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  
用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  
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于是闔廬  
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疆楚入郢北威齊晉



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漢書藝文志孫子有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魏文帝

註為三卷

吳起魏人好用兵魏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于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文侯以起善用兵乃以為西河守 魏文志吳起有兵法四十八篇

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為將軍而自以為不能及孫臏疾之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齊威王以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大破梁軍孫臏以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漢書藝文志載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

公孫鞅為秦太良造 秦官也 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有兵法二十九篇

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為善

項梁楚名將項燕子也避仇吳中嘗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

項羽少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季父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爾于是梁竒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漢韓信既破趙諸較効首虜休皆賀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營也効

致也謂各致其所獲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

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

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爾顧念

也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致之亡地而後存乎

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馘市人而戰之也

經一謂兵法也忽入市馘取其人令戰言非素所習其勢非致死地人人自為

戰今即于生地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

所及也藝文志韓信兵法三篇

廣武君李左車有兵法一篇

趙克國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定北地上郡西河

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畧少好將帥之節而

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馮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涉大

義讀兵書前將軍韓增奏為軍司空令

黥布反擊走荆王劫其兵渡淮擊楚發兵與戰徐僮

間三縣之間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不聚一處分為三欲以相救出奇譎

或說楚相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

其地為散地謂在其本地戀土懷安故多逃散今別為三彼敗吾一

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



後漢耿秉傳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號將帥之畧以父任爲郎數上言兵事嘗以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詔詣省闈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畧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帝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心

馮緄少學春秋司馬兵法

皇甫規安定朝那人也永和六年西羌圍安定郡將知規有兵畧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鄒舉上規計椽

馬援爲伏波將軍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魏鄧艾爲征西將軍討蜀破姜維之衆維退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繇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城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王昶爲兗州刺史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青龍中奏之



賈逵自爲兒童戲弄嘗設部曲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有將率才授兵法數萬言逵終豫州刺史

蜀諸葛亮爲丞相率衆南征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旣得使觀于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吾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穢如此卽定易勝爾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經籍志諸葛亮有兵法五

吳朱才爲偏將軍爲人精敏又學兵法名聲始聞于遠近

晉陳勰特有才用解軍令武帝甚重兵官故軍較多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先是勰爲魏文帝所待帝爲晉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後令勰受諸葛亮陣圖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較標之勢勰悉緒練之遂以勰爲殿中典兵中郎將

桓溫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率衆伐蜀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嘗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

宋沈攸之除東海太守未拜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據虎檻時王



玄謨爲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更致駭亂敗之道也乃就軍請號衆咸從之

蜀李庠初至蜀趙厥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立序蓋一時之關張也以爲冠軍將軍宋王鎮惡初歸晉客居荊州頗讀諸子兵書論軍國大事騎乘非所長開弓亦甚弱而意畧縱橫果決能斷

梁杜龕崩第二兄岑之子少驍勇善用兵後歸元帝亦爲忠武將軍

後魏王宜弟爲占授著作郎造兵法孤虛立成圖三百六十

源賀爲征南將軍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之說畧採至要爲十二陳圖以上之獻文覽而嘉焉

賀拔岳尖山人能左右馳射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闇與之合識者咸異之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邇

江忱之初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將畧吳明徹來寇



武成勅領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畧謂所親人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吾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以身免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有口辯好說兵事

後周史寧爲大將軍荊州刺史盡識兵權臨敵指揮皆如其策甚得當時之譽

隋宇文欣爲驃騎將軍封英國公欣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欣所建天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者如此

史萬歲少英武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唐李靖少有文器材畧其舅韓擒虎號爲名將每與論兵未嘗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吳之術者惟斯人矣

鄭元璿初仕隋爲右候將軍後歸國爲太嘗卿元璿少在戎旅久閑軍法高祖令巡諸軍教其兵事

裴行儉累爲大總管安撫使置軍營行陣部統尅料勝負甄別器能等四十六訣則天令秘書監武承嗣



請宅並密收入內 行儉初為倉曹參軍時大將軍蘇定方甚奇之盡以用兵奇術授行

儉

魏元忠則天朝累年不調時有左史蓋屋人江融撰

九州設險圖備載古今用兵成敗之事元忠就傳其

術

王忠嗣以父海沒於王事年九歲養於官中及長雄

毅有武畧玄宗以其兵家子與其論兵應對縱橫帝

甚異之

樊澤建中初為都官員外好讀兵書朝廷以其有將

帥才尋兼御史中丞充和番使後至山南節度使

馬燧父季龍嘗舉明孫吳儻善兵書官至嵐州刺

史幽州經畧使燧畧涉群書尤善兵法大曆中為河

東節度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

又造戰車象以狻猊象刺戟於後行載兵甲止則為

營陣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後討魏博

田悅悅求救於淄青鎮州燧軍次於漳悅遣將王光

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為固軍不得渡燧乃於下

流以兵車數百乘維以鐵鑱絕中流實以土囊以遏

水水稍淺諸軍畢渡是時軍糧 少 深壁不戰欲老燧

師燧令諸軍持十日糧深進次倉口悅等夾洹水而



軍李抱真等問曰糧少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  
兵法善於致人今田悅與淄青鎮州三軍為首尾計  
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  
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固當戰也燧  
為諸公合而破之

郝廷玉代宗時為神策將軍時吐蕃迴紇犯京畿廷  
王率兵屯中渭橋軍容使魚朝恩聞廷王善戰欲觀  
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為  
陣箕張翼舒乍難作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歎  
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訓練耳治戎若此

豈有前敵耶廷王凄然謝曰此非末較所長是臨淮

王之遺法也臨淮王李光弼也

梁謝彥章幼事葛從周為養父從周憐其敏慧教以  
兵法嘗以千錢於大盤中存其行陣偏伍之狀示以  
出沒進退之節彥章盡得其訣事太祖為騎將

王擅少英悟美形儀好讀兵書洞曉韜畧初太祖鎮  
大梁擅為小將

趙珣字有郎幼而剛毅器宇沉深既冠好書籍及壯  
工騎射元精三畧為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

後唐周德威初仕武皇為帳中騎督久在雲中諳熟



邊事望烟塵之警懸知兵勢

高渤海裔人少好兵術釋褐右金吾衛曹參軍

李再豐為右武衛大將致仕再豐故鎮帥王鎔之裨

較家世從軍再豐粗通星氣式法之學每征伐戰陣

自用其法鮮有敗失軍中目為李靖

申令

師出以律易象明乎乃真武之善經春秋著為嘉話

在乎威克厥愛戒之用休示先甲後庚之期協三令

五申之典金鼓有節稽進退之宜鈇鉞必誅懲驕情

之伍若乃申嚴示整出奇應卒約束素定防禁無越

喻以激勸縣諸信賞所麾咸集所戰必勝或著為新

令或脗合古法軍之善政其在斯乎

宋義為楚上將號鄉子冠軍北救趙下令軍中日猛

如虎狼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

漢韓信高祖三年為大將軍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

里止舍舍息也夜半傳發傳令軍中選輕騎二千人人

持一赤幟旌旗之屬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草謂隱於山

也見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直入拔趙幟立漢

幟若汝也令其裨將傅餐日今日破趙會食小飯曰餐

當共飯食也諸將皆莫信陽應諾乃入趙壁擒趙王歇

將帥部



周勃高后六年為太尉至北軍下令軍中曰為呂氏  
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

勃子亞夫封條侯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亞夫為  
將軍軍細柳以備胡帝自勞軍至灞上及棘門軍直  
馳大將軍下馬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  
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  
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  
無何帝至又不得入於是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  
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士吏謂從車騎曰將軍  
約例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

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介

者不天子為動容軼車

李陵為騎都尉將步卒五千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  
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  
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弓弩令曰聞鼓聲而

縱聞金聲而止金謂鉦也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建武二年擊蘇茂於廣樂為劉  
永將周建所攻漢墮馬傷膝還營乃勃然裹創而起  
推牛饗士令軍中日賊衆雖多皆劫掠群盜勝不相  
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際諸



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大破之

岑彭爲大將軍建武十一年伐蜀與大司馬吳漢等會荊門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乃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

蜀諸葛亮爲丞相治戎講武率諸軍北駐漢中及據武功五丈原著軍令上中下三卷

吳呂蒙爲虎威將軍既降南郡入據城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

晉齊王攸爲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三司降身虛已待物以信常歎公府不案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

威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馭世明罰飭法鞭朴作教以正逋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嘗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遑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嘗節度詳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何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俾佐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內外祇肅

宋柳元景爲冠軍將軍從孝武入討元凶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因此破賊



唐竇軌初爲高祖丞相諮議參軍時胡賊掠軍君令軌討之不利乃率數百騎殿於後令衆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鼓士卒爭進擊賊破之

李光弼爲兵馬副元帥時史思明已至偃師光弼悉軍赴河陽賊恃衆直逼其城光弼登城望曰彼雖衆亂而囂不足懼也當爲公等日午而破之遽令郝王倫惟貞往擊之令之曰爾等士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緩任爾觀望便宜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歿以之少退者斬無捨途大破賊軍

李晟德宗興元和初爲副元帥既收復京城乃勒兵屯

於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號令三軍曰晟不佞上憑睿筭次順人心今得克滅兇渠肅清天禁皆三軍之力也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弔人之義晟與公等各有家累離別數年今已事成相見非晚五日內不得輒通家信違命者斬

鄒士美憲宗元和中爲昭義軍節度使時討鎮州有兵馬使王言爲前鋒逗撓士美立斬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既合而賊軍大破

李遜爲忠武軍節度陳許潁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是時親羅兵戰難遽完緝及遜至集大軍與之約束



嚴具示賞伐必信號令數百言士皆感悅

示信

夫荷推轂之任當鑿門之權非沈幾無以制勝非示信無以御下必在夫絕憎愛一賞罰賞既明而足勸罰既嚴而可畏故宣父以為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也傳曰信申也相申束使不相違也又曰信國之寶也民之庇也是知臨賊示信義遠矣哉若乃戍及期而必伐兵當下而不停或約賞家財或克日必戰俾敵人之服義得我衆之歡心故謀無不成功無不集者也

楚司馬子反從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

勝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

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堙具堙上城具司馬子反曰子之軍何

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問憊意也曰易子而食之折骸而

炊之折破人骸骨也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雖如所言吾聞

之也圍者古有見圍者掛馬而秣之秣以粟置馬口中攝者以木御其口不欲

令食示有畜積使肥者應客亦飽足也是何子之情也猶曰何華

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厄則矜之矜憫小人見人之厄

則幸之幸僥倖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

馬子反曰諾諾受語辭勉之矣勉猶努力使努力堅守之吾軍亦有七



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楫而去之反于莊

王反報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

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雖已

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

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

為我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區區小魏猶有不欺

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先以諾受

絕子反語舍而止更令築舍而止示無去計雖然大宋已知我雖短吾猶取此

然後歸爾示宋以待勝也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

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

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

樊遲魯人齊伐魯孟孺子洩帥右帥顏羽御邴洩為

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師及齊師戰于

郊齊師自稷曲稷曲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

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如遲言乃

也踰

魏徐邈為梁州刺史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

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

威

蜀諸葛亮為丞相帥師出祁山魏明帝自征蜀幸長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三百九十一



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備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疆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與戰往者憤勇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王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

晉陶璜初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阯郡吏呂興以郡內附武帝拜興交阯太守尋爲其功曹李統所殺南中監軍霍弋遣犍爲楊稷與將軍毛煦自蜀出交阯吳遣璜爲蒼梧太守討稷初霍弋之遣稷毛等與之誓曰若賊圍之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益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去殺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爲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訖期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



羊祐爲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與吳人交兵  
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

隋何稠開皇末討桂州賊有欽州刺史竇猛力帥衆  
迎軍初猛力偪強山洞欲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  
稠以其疾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州與之約曰八九  
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高祖意不釋其年十  
月猛力卒帝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  
曰猛力共臣爲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  
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誠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爲  
約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真如言

入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唐蘇定方爲左驍衛大將軍顯慶五年討思結闕候  
斤都曼俘還東都法司請斬之定方請曰都曼之叛  
罪合誅夷臣欲生致闕廷與之有約述陛下好生之  
德必當待以不死今既面縛待罪臣望丐其餘命高  
宗曰朕屈法伸恩全卿信誓乃命宥之  
馬燧爲河東節度使討田悅悅兵大敗先戰遂誓於  
軍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戰盡其私積以頒將士德  
宗聞而嘉之乃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其家財

示開暇



傳稱好暇適臨事之宜志謂以舒得交兵之道夫制  
 勝則尚速示寇則宜逸故有攝飲於行陣數闔於城  
 壘解鞍而縱馬啓關而延敵故策畫可以先勝行伍  
 可以立成故能雍容而觀變驚恐而無撓其或卧息  
 旗鼓輕煖裘帶登樓而清嘯隱几而高談不匆遽以  
 失律務優游而集事者斯又得為將之大體也  
 樂鍼晉大夫也魯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樂鍼見  
 于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于重之麾也彼其子重  
 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公之勇臣對曰好以  
 衆整曰又何如又問臣對曰好以暇暇問今兩國治

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

言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

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

不得為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

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受而飲之免使者

而復鼓免晚也

范鞅晉大夫也魯襄公十八年晉伐齊十二月戊戌

及秦周伐雍門之荻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范鞅門

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孟莊子

斬其柎以為公琴莊子孫子速已亥楚雍門及西郭

也柎木名



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

二子晉大夫

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楊門

齊西門

州綽門於東

閭

齊東門左驂伯還于門中以枚數闔

枚馬槓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

不恐

漢李廣為上郡太守時匈奴侵上郡廣上山匈奴數

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

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

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廣

今日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今日皆下馬解鞍騎

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

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

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縱馬

卧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

後漢孔融領青州刺史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

所餘裁數百人流矢兩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

笑自若

蜀諸葛亮為丞相益州牧率衆南征屯於陽平遣魏

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

萬衆拒亮而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八十里所偵候

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



與相逼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灑晉宣帝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軍北趣山

晉羊祜爲征南大將軍在軍嘗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

劉琨爲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守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晚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南齊沈文季爲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建武二年虜寇壽春豫州刺史豐城公遥昌嬰城固守數遣輕兵相抄擊明帝以爲憂詔文季領兵鎮壽春文季入城正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備守虜軍尋退百姓無所傷損

梁馮道根爲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魏將党法宗傳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多莫不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萬人出擊魏軍敗之



陳侯安都為仁威將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高祖東討社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游騎至于闕下安都閉門偃旗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唐郝處俊為淇江道副總管高宗乾封中高麗反叛處俊嘗次賊城未遑置陣賊眾奄至軍中大駭處俊獨據胡床方餐乾糧乃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多服其膽畧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三百九十二

威名

夫將之為用也戎昭果毅整軍經武號令精明辛乘競勸人不敢犯法在必行故能風生於三軍名震於鄰國折衝千里隱若長城茲所謂王者之爪牙生民之司命也繇是處以衛社稷則敵不敢加兵出以守



邊防則虜不敢近塞豈惟震讐虓虎叱咤風雲蓋亦  
義勇兼聞策謀宏遠者也傳曰有威可畏又曰懷德  
而畏威其是之謂乎

楚得臣為令尹與晉戰敗于城濮晉伐衛救之晉文公猶

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鬪況國

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也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于顏色

曰莫余毒也已一云子玉為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

魏公子無忌在趙秦伐魏公子歸救魏魏王以上將

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

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

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

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

吳起為西河守以拒秦韓甚有聲名

趙廉頗者趙之良將惠文王十六年頗為趙將伐齊

大破之取楊晉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李牧北邊之良將嘗居代鴈門大破殺匈奴十餘萬

騎滅襜褕胡名在代北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

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秦白起為左更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振天下

蒙恬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恬將三十萬衆北逐

胡  
册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三十九 二



戎狄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鎮匈奴漢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鄧都為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鄧都節舉邊為引兵去

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以木為人象都之形也偶

對也令騎馳射莫能中其憚如此匈奴患之

李廣為驍騎將軍在北平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

趙充國為後將軍征西羌西至西部都尉府在金日城

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數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

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闔而死可得邪

馮奉世為執金吾歷右將軍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

辛慶忌為左將軍當時號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陳湯為西域副較尉誅鄧支單于後坐事徙燔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鄧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

徙安定



後漢齊武王演為更始司徒既破王莽軍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象於塾屋旦起射之塾門側堂也

彭寵父宏哀帝時為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飯有威於邊

岑彭為征南將軍與諸將伐公孫述彭首破荆門長

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貴本越雋夷殺大守

枝根自立為王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薨光武

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

蔡邕為遼東太守數破斬鮮卑自是鮮卑震懼畏邕不敢復闕塞後率勵鮮卑往擊斬赤山烏桓塞外振警彤之威聲暢於北方

陳俊為琅琊太守行大將軍事時琅琊未平齊地素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

賈宗字武孺大將軍復之子為朔方大守匈奴嘗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為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邪曰是皆放遣還是後更不入塞

張堪為漁陽太守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李恂為武威太守坐事免歸鄉里會西羌反叛恂到



田舍爲所執獲羗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  
陳禪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叛以禪爲漢中太守夷  
賊素聞其名聲卽時降服

郭涼雖爲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畧尤曉邊事有名北  
方

徐淑爲度遼將軍有名於邊

鄧訓爲護烏桓較尉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徒邊  
鮮卑聞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

陳龜爲度遼將軍旣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  
近塞

种嵩爲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叛復轉遼東太  
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

傅育爲武威太守威聲聞於匈奴

第五訪爲護羗較尉邊境服其威信

李膺爲烏桓較尉虜甚憚攝以公事免官永壽二年  
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先是  
羗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  
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  
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

皇甫規爲度遼將軍在事數歲北邊威服



段紀明父爲邊將威震西土其後賈詡察孝廉爲郎以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詡實非段甥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

公孫瓚爲降虜較尉兼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讐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嘗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遠竄塞外

呂布初爲騎都尉便弓馬齊力過人號爲飛將魏龐德爲立義將軍與曹仁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嘗言曰我受國恩義在効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嘗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

于禁爲偏將軍太祖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爲禁部下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



張遼爲前將軍屯合肥時孫權復叛文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勅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初遼爲孫雄所圍遼潰出復入雄衆破走繇是威鎮江東兒啼不肯止其父母以遼恐之張郃爲盪寇將軍與都督夏侯淵守漢中拒劉備時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爲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初劉備憚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爲邪後爲征西車騎將軍識變數猶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

曹真爲大將軍督諸軍擊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安定民楊條等畧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爾遂自縛出三郡皆平夏侯淵從太祖起兵爲別部司馬每赴急疾嘗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爲之語曰典軍較尉夏侯淵三日五



百六日一千

文聘爲江夏太守典北兵委以邊事在郡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

田豫爲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蜀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會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郟陸渾群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振華夏曹公議徙都以避其銳張飛爲右將軍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

諸葛亮爲丞相出師揚聲繇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出軍攻祈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饗震亮卒及軍退司馬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奇才也

馬忠爲庾降都督威恩並立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闡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

陳叔至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嘗亞趙雲俱以忠勇稱



王平爲鎮北將軍統漢中時鄧艾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同郡句扶爲左將軍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於平後與張翼廖化並爲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吳周瑜字公瑾爲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劉備領荊州牧詣京見大帝備自京還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昭肅等先出帝獨與備留語因言次嘆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

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爲人臣爾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與帝書曰赤壁之役值有疾

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譖之

董襲爲揚武都尉時大帝初統事鄱陽賊岑龍彭虎等衆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較尉張昭爲輔吳將軍容貌矜嚴有威風大帝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

朱桓爲前將鎮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爲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



里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度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因逼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此

晉義陽成王望初仕魏爲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蜀將姜維屢寇關中及望至廣設方畧維不得爲寇關中賴之王沈爲征虜將軍督江北諸軍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爲救蜀振蕩邊境沈鎮御有方寇聞而退

荀晞行兗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爲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爲柵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騎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卽等滅之

祖逖爲豫州刺史進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脩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時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逖卒始得意焉

索綝爲新平太守時劉聰將蘇鉄劉五斗等劫掠三輔除綝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綝有威恩華戎嚮服賊



不敢犯

劉弘爲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鎮烏丸較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爲幽朔所稱

周訪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聞王敦有不臣之心訪嘗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

紀瞻爲鎮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嘗疾病六軍敬憚之

陶侃爲廣州刺史初廣州人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爲交州刺史敦從之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温邵及交州秀

才劉沈謀反侃擊機破之執劉沈又遣部將討機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温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爾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後侃爲征西大將軍督七州軍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裔輒領江州侃聞之遣將出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進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爲戍將侃告勒以故勒



召而殺之

劉毅爲荊州刺史初屬桓玄篡位與宋高祖何無忌起義兵桓玄聞毅及高祖何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以爲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其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

劉牢之爲謝玄參軍玄鎮廣陵牢之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

桓石虔從伯父溫入關叔父冲爲符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特有患瘡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

宋沈林子從高祖討姚泓于長安林子威聲遠聞三輔震動關中豪左望風請附長安既平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爲聲援

沈慶之爲建威將軍患頭風好着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檀道濟鎮廣陵率軍繼到彥之以討謝晦彥之戰敗退保隱圻會道濟至晦本謂道濟與羨之等共罪同



誅謂徐美之也忽聞來至人情恟懼遂不戰自潰

劉胡為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憚之小兒啼語之云劉胡來便止

周山圖為振武將軍時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領二千人迎軍至武原為虜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眾稱其勇呼為武原將南齊桓康隨世祖起義權堅陷陣斃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以避瘡無不立愈

梁韋叡為輔國將軍既平合肥高祖詔眾進次東陵魏甓城二十里將會戰有詔班師去賊既近懼為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張齊為信武將軍巴西泮潼二郡太守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親勞辱與士卒同其勤苦自畫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人無所困乏既為物情所附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蜀

柳仲禮為電威將軍鎮襄陽大通中西魏將賀拔勝



來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稍遷司州刺史武帝思見其面使畫工圖之初侯景潛圖反噬仲禮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兼蓄雍司精卒與諸藩赴援見推總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諸將莫已若也

程文秀爲安遠將軍每戰嘗爲前鋒北齊深憚之謂爲程虎

陳歐陽頴爲衡州刺史時蕭勃在廣州兵強位重及荆州陷頴委質於勃周文育擒送于高祖釋之蕭勃死後嶺南擾亂頴有聲南土且與高祖有舊乃授頴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始興縣侯未至嶺南頴子紇已尅定始興及頴至嶺南皆懾伏

沈恪監會稽郡會余孝頃謀應王緝出兵臨川攻周廸以恪爲壯武將軍率兵踰嶺以救廸孝頃聞恪至退走

孫陽爲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出鎮公安增修城池懷服邊遠爲隣境所憚

後魏于栗磾明元時爲河內鎮將劉裕伐姚泓栗磾禁防嚴密裕遣栗磾書遠引孫權求討關羽之事假



道西上題書曰黑稍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明元許之因授黑稍將軍栗磾好持黑稍以自標裕望而異之故有是語

奚眷少有將畧明元時為尚書假安南將軍虎牢鎮將為寇所憚

周觀為高平鎮將觀善撫士卒號有威名

河間公齊初坐事免官爵會宋將裴方明陷仇池大

武授齊前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尅仇池威振羗

氏復賜舊爵

陳留王崇為荊州刺史從大武討蠕蠕別督諸軍出

大澤越祁山威懼漠北

叔孫建為廣河鎮將群盜斂跡威名甚震後為徐州

刺史大武以建威名甚震為宋所憚除平原鎮大將

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都督冀青徐濟四州諸軍

事建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內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

數有及之南方憚其威畧青兗輒不為寇

古弼為西安將軍鎮長安甚著威名

陸真為長安鎮將咸陽民趙昌鄠縣民王稚兄弟聚

眾五千據洽容堡真擊破之斬昌等并誅其黨與雍

州民夷莫不威服在鎮數年甚著威稱



周幾爲寧朔將軍大武以幾有智勇遣鎮河南威信著於外境

辛紹先爲下邳太守唯教民治產禦賊之備及宋將陳顯達蕭道成蕭順之來寇道成謂順之曰辛紹先未易侵行宜共慎之於是不歷郡境遂逕屯呂梁尉元爲統萬鎮都將齊高祖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震徵爲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未率諸軍以討之元討五固賊桓和等皆平之東南清宴遠近恬然

城陽王長壽爲沃野鎮都大將性聰惠善撫接在鎮甚有威名

長孫稚爲揚州刺史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稚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長孫肥爲平南將軍率衆鎮北境威名甚著蠕蠕憚之

穆羆爲征東將軍山胡劉什婆寇掠郡縣羆討滅之自是部內肅然莫不敬憚

庾岳爲將有謀略治軍清整嘗以少擊多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

李陽爲伏波將軍隨蕭寶寅西征其下每有戰功軍



中號曰李公騎

鄭模爲安東將軍時將督敗歿者多模挫敵持重號爲名將

鄭楷爲伏波將軍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故時人語曰摸鴟儼付鄭楷

李崇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崇沈深有將畧寬厚善御衆在州凡經十年嘗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虎賊甚憚之

劉藻爲龍驤將軍雍城鎮將先是氏豪徐成楊里等驅逐鎮將故以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里等斬之以殉

群氏震懼

楊大眼初以軍敗不能禁徙爲營州兵後徵爲平南將軍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大眼爲將帥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預皆畏懼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爲關張弗之過也大眼爲荊州刺史嘗縛蒿爲人衣青布而射之召諸蠻



渠桓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正如此相殺也又北清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于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嘗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盜

崔延伯善將撫得衆心與奚康生楊大眼為諸將之冠延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

樊子鵠為平北將軍兼尚書行臺治有威信山胡率服

韓茂膂力絕人又善騎射為徐州刺史征南將軍為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為朝廷所稱

賀拔勝為荊州刺史將圖襄陽乃攻馮翊安定鄴城

等平之時有梁人書勅蕭續續梁武帝子鎮襄陽云賀拔勝北

間驍將汝宜慎之勿與爭鋒其見憚如此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知閩縣事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三百九十三

威名第二

北齊万侯雒字受雒于從高祖與西魏戰于河陰諸軍北渡雒以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侯受雒于在此能未可來也西人畏而去高祖以雄壯名其所營地爲廻雒城雒慷慨有氣節勇銳冠時當世推爲名將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三百九十二



李密爲襄州刺史在州十餘年甚得安邊之術威信聞於外境高祖頻降手書勞問并賜口馬

慕容紹宗東魏末爲徐州刺史侯景叛紹宗與大都督高岳等討之時景軍甚衆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爲其所輕及聞紹宗與岳將至深右懼色謂其屬曰岳所部兵精紹宗舊將宜共慎之

王則爲三荆二襄南雍六州都督則有威武邊人畏服之

上嘗黑王渙以文宣天保六年率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時進裴之橫等威名甚盛

盧潛在淮南十二州任總軍民太尉大樹風績甚爲陳主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壽陽聞其何當還北此虜不死方爲國患卿宜深備之高昂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惟憚服於昂

東方老爲南益州刺史領宜陽太守頻爲二郡出入數年境接群蠻又隣西敵至於攻城野戰率先士卒屢以少制衆西人憚之

斛律光爲大將軍左丞相與祖珽穆提婆不協誣光謀反殺之光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隣敵所懼



憚罪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痛惜之周武帝聞光死大喜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柱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能至鄴初宜陽之役光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能取爾十倍周人即歸之在西境築定誇諸城馬上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

獨孤永業爲雒州刺史行臺尚書周人寇雒州永業每先鋒以寡敵衆周人憚之武成河清末徵爲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蹙弱河雒人情騷動傳伏爲東雍州刺史後降于周周帝謂後主曰朕前

三年教習兵馬決意往取河陰正爲傳伏能守城不可動是以收軍而退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

後周李弼魏末爲爾朱天光別將從天光西討破万侯醜奴弼嘗先鋒陷陣所向披靡賊咸畏之皆曰莫當李將軍

蔡祐爲平東將軍與齊神武戰於邙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或曰此是鉄猛獸也皆遽避之獨孤信魏末爲隴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刺史信有奇謀大畧太祖初啓霸業唯有關中之地以隴右形



勢故委信鎮之既爲百姓所懷聲震隣國東魏將侯  
之南奔梁也魏收爲檄梁文矯稱信據隴右不從宇  
文氏乃亡爲關西之憂欲以威梁人其爲隣國所重  
如此

韓果魏末爲帥都督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  
阻人跡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  
號爲着翅人太祖聞之笑曰着翅之名寧減飛將

韋瑱爲瓜州刺史胡人畏威不敢爲寇公私安靜夷  
夏懷之

陸騰爲陸州總管蠻獠反所在蜂起山路險阻難得  
掩襲騰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  
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葛亮桓溫舊道

王德從太祖征伐累有戰功河渭間種羗屢叛以德  
有威名拜河州刺史群羗率服

怡峯爲車騎大將軍與諸將征討每皆克捷沈毅有  
膽得士卒心當時號爲驍將

達奚寔爲大行臺郎中鎮潼關及潼關失守卽與大  
都督楊山武拒魏於關東魏人甚憚之

陳忻爲驃騎大將軍時東魏爲雒州刺史獨孤永業  
號有智謀往來境上倚伏難測忻與韓雄等嘗令間



謀觀其動靜齊兵每至輒擊破之故永業深憚忻等不敢爲寇

王軌爲上大將軍解徐州之圍擒陳將吳明徹遂爲徐州總管軌性嚴重善謀畧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

于翼爲幽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居民失業翼素有威武兼嚴斥侯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

楊標爲建州刺史鎮車箱及齊神武圍王壁乃命侯景趣齊子嶺標恐入寇邵郡率騎禦之景聞標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

裴寬爲車騎大將軍鎮孔城十三年與齊雒州刺史獨孤永壽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若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或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出兵邀擊無不克之永業嘗戒其所部曰但好慎孔城自外無足慮其見憚如此

裴孝仁爲長寧鎮將扞禦齊人甚有威邊之畧梁士彥以軍功拜儀同三司武帝將有事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



宇文神舉自京兆尹出為熊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後周崔弘度說之子襲爵為安平縣公至隋開皇初為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所在令行禁止盜賊屏跡後梁蕭琮來朝帝以弘度為江陵總管鎮荊州陳人憚之不敢窺境

隋源雄初仕後周為朔州總管突厥有來寇掠雄輒捕斬之深為北夷所憚

韓擒虎有文武才用夙著威名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憚陳平後突厥來朝高祖謂之

日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帝命左右引突厥詣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然顧之突顧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

楊素為行軍元帥伐陳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舩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曰清河公

即江神也清河素所封郡

長孫晟為秦州道行軍總管取晉王節度出討突厥達頭晟追之斬首千餘級王別晟同宴有突厥達官來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



司

魚俱羅爲豐州總管初突厥數入境爲寇俱羅輒擒斬之自是突厥畏懼屏跡不敢畜牧於塞下

杜彥爲雲州總管突厥來寇彥輒擒斬之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爲朔州總管突厥復寇雲州高祖令楊素擊走之是後猶恐爲邊患以素爲突厥所憚復拜雲州總管

李寬號勇善戰幹畧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

李克開皇中頗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後爲朔州總管甚有威名爲虜所憚

賀婁子幹上大將軍開皇中虜寇泯洮二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勒兵赴之賊聞而遁去高祖以子幹曉習邊事授榆關總管十鎮諸軍事歲餘拜雲州刺史甚爲虜所憚

史萬歲爲河內刺史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帝令晉王廣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弘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問曰隋將爲誰侯騎報史萬歲突厥復問曰得非燉煌戍卒乎

先是萬歲除名配燉煌爲



戊卒每與戊主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讐北夷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反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而還

吐萬績爲青州總管頗有治名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績有畧徙爲朔州總管甚爲北夷所憚

楊武通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有功拜左武衛大將軍時黨項羗屢爲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歷岷蘭二州總管以鎮之

來整榮國公護兒之子爲武貴郎將尤驍勇善撫士衆討擊郡盜所向皆捷諸賊甚憚之爲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抱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  
陰世師拜張掖太守先是吐谷渾及黨項羗屢爲侵掠世師至郡有來寇者親自捕擊輒擒斬之深爲戎狄所憚

元胄歷豫亳等州刺史開皇中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之

韓僧壽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於鷄頭山破之後爲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

達奚長儒爲夏州總管六州方鎮都將事匈奴憚之



不敢窺塞

賀若誼爲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誼時年老而筋力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爲夷狄所憚

李崇爲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懼其威畧爭來內附

王辯爲武賁郎將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刁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擊之所在皆捷深爲群賊所憚

唐闕稜齊州人隋末杜伏威據有江淮之地署稜爲左將軍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遷越州都督及輔公拓僭號稜從軍討之與陳正通相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賊衆曰汝不識我邪何敢來戰其衆多稜舊之所部繇是各無鬪志或有還拜者

李大恩爲代州總管率兵鎮鴈門突厥頡利可汗與苑君璋尋率兵圍之大恩拒戰賊遂敗走俄而突厥復以盛兵來寇大恩遣刺史王孝基出戰一軍皆沒賊進圍崞縣大恩衆寡不敵據城自守賊憚其勇亦不敢逼月餘引兵而去

河間王孝恭高祖武德中歷總大藩專制方面及平



輔公柘之後吳楚尅定閩越服從威名大盛  
李靖武德中副河間王孝恭平蕭銑輔公柘後爲東  
南道行臺兵部尚書高祖每云李靖是蕭銑輔公柘  
膏肓古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

程名振貞觀末爲平壤道行軍總管前後攻沙卑城  
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稱爲名將

薛仁貴高宗顯慶中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上元  
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高宗思其功尋召拜右領軍  
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又率兵擊突厥元彌等於雲  
州斬首萬餘級獲生口二萬餘人駝馬牛羊三萬餘

頭賊聞仁貴復起爲將素憚其名皆奔散不敢當之  
黑齒嘗之開耀年爲河源軍副使在軍七年吐蕃深  
畏憚之不敢復爲邊患

程務挺則天文明中爲左武衛大將軍單于道安撫  
大使督軍以禦突厥務挺善於綏禦威信大行偏裨  
已下無不盡力突厥甚憚之相率遁走不敢近邊及  
則天就軍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樂  
相慶仍爲務挺立祠每出師攻戰即祈禱焉

唐休璟聖曆中爲梁州都督假節隴右諸軍州大使  
久視元年吐蕃大將鞠莽布支率衆數萬屯於洪源



各將圍昌松縣休璟以奇兵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  
斬首三千餘級是後吐蕃使朝宴于大極殿晏覘視  
休璟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時此將軍雄猛  
無比殺臣將士甚衆故欲識之則天益加歎異降璽  
書勞勉擢拜右武衛大將軍

賀蘭進明玄宗天寶中爲北海太守本郡招討使祿  
山亂進明訓兵千人引之渡河以張平原之勢收河  
北鄴縣賊徒振懼朝廷壯之

來瑱爲潁川郡太守充招討使肅宗以瑱有武畧尤  
加任委遷兼御史大夫比收河維屢挫賊鋒賊頗來  
攻皆爲瑱所敗賊等懼之號爲來嚼鐵

郭子儀爲中書令領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鎮河中  
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率諸蕃雜虜及山賊任數  
鄭庭郝德劉開元等三十餘萬南寇先後數萬人略  
同州期自華陰趨藍田以扼南路懷恩率重兵殿其  
後京師震恐悉徵子儀子儀至涇南而虜已合子儀  
大軍僅萬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高昇  
拒其東魏楚王當其南陳迺光當其西朱元宗當其  
北子儀率甲騎三千出沒於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  
此誰也報曰郭令公迺統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謂



吾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殂謝中國無主故從其來  
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子儀報曰皇帝萬壽無疆迺  
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使喻之曰公等頃年遠涉萬  
里剪除兇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  
何日可忘今忽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誤也且僕固  
懷恩棄君忘親於公等何有迺紇曰謂令公沒矣不  
然何以及此令公誠在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  
皆曰戎狄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  
衆今力不敵奈何且至誠感神況虜輩乎諸將曰請  
選鐵騎五百爲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乃傳呼曰

令公來虜初疑皆持蒲注目以待之子儀乃以十數  
騎徐出免胄而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此迺  
紇皆捨兵降馬拜曰是吾父也子儀招首領等飲以  
酒與之重錦歡言如初子儀性忠信事上誠盡田承  
嗣方跋扈狼傲無禮子儀嘗遣使至魏州承嗣輒望  
拜之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若下歲矣今  
爲公拜李靈曜據汴州公私財賦皆竭絕獨子儀封  
幣經其境莫敢留必持兵衛送其爲豺虎所服如此  
李光弼爲江北副元帥議者稱自艱難已來唯光弼  
行軍治戎沉毅有籌畧將帥中第一後爲河南淮南



山南東道荆南等道副元帥出鎮臨淮時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揚府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兗鄆來瑱旅拒於襄陽朝廷患之及光弼輕騎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瑒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闕

崔寧蜀之偏將初蜀劔山賊擁絕不通道代宗憂之嚴武薦寧爲利州刺史既至山賊遁散繇是有名辛雲景大曆中爲大原節度廻紆恃舊勲知朝廷優容之每入我界必肆貪狼之性至太原雲景以戎狄之道待之虜畏雲景莫不惕息數年間太原大理無烽警之虞

段秀實大曆末爲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

陽惠元德宗建中初爲神策京西兵馬使忠勇果毅多權畧稱爲名將

張萬福建中初以和州刺史宿衛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埭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下不敢過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表卿也朕以爲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身也復賜名萬



福慰遣之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  
兵士倚岸睥睨不敢動諸道船繼進改泗州刺史  
李晟與元初爲神策軍使與河中節度使李懷光同  
討朱泚每將合戰必自異衣錦裘繡帽前行親自指  
導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自表飾  
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  
其先識以奪其心爾及其克京城至于白華忽有賊  
騎千餘出於官軍之背晟以麾下百餘騎馳之左右  
呼曰相公來賊聞之驚潰及爲四鎮北庭行營副元  
帥吐蕃相尚結贊頗多詐謀尤惡晟乃相與議云唐  
之名將李晟與馬燧渾瑊爾不去五人必爲我憂乃  
行反間遣使因馬燧以請和既請和即請盟復欲因  
盟以虜瑊因以賣燧

馬燧與元初爲河東節度領晉慈隰節度兵馬副元  
帥德宗詔燧及渾瑊駱元光同討李懷光於河中燧  
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合軍次于長春宮懷光遣驍  
將徐廷光以精卒六千守城兵械甚嚴燧度長春不  
下則懷光自固攻之則曠日持久死傷必甚乃挺身  
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懼燧威名則拜於城上  
李觀貞元初爲右龍武將軍四鎮北庭行營副元帥



李晟表爲涇原節度使吐蕃深畏之

郝玼貞元中爲臨涇鎮將勇敢無敵聲振虜廷後爲涼州刺史玼出自行間前無堅敵在邊三十年每戰得蕃俘必剝剔而歸其屍蕃人畏之如神贊普下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玼者賞之以等身金蕃中兒啼者呼郝名以懼之十三年簡較右散騎嘗侍渭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涇原行營節度平涼鎮遏都知兵馬使封保定郡王吐蕃畏其威紀綱欲圖之朝廷慮失驍將移授慶州刺史竟終牖下

李景略貞元中爲侍御史豐州刺史西授降賊使豐州北扼廻紇廻紇發使來中國又其通道前爲刺史者多懦弱虜使至則敵禮抗坐時廻紇遣梅錄將軍隨中官薛盈珍入朝景略思以氣制之郊迎傳言欲先見中使梅錄初未喻景略既見盈珍乃使人謂梅錄曰知可汗初殞欲申弔禮乃登高隴位以待之梅錄俯俛前而哭景略因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虜之驕容盛氣索然盡矣遂以父行呼景畧自此廻紇使至景畧皆坐拜之于庭中繇是甚有威名後爲河東節度李說行軍司馬廻紇使梅錄將軍入朝說置宴會有梅錄爭上下坐說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



前過豐州者也識景畧語音疾趨前拜曰非豐州李端公耶不意在此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再拜遂命之居次坐將吏賓客顧景畧皆嚴憚

王似貞元中爲神策將軍吐蕃寇涇原似伏卒擊尚結贊幾獲之繇是深爲所畏

范希朝貞元中爲振武節度使異蕃雖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虜甚憚之曰有張光晟苦我久矣今聞是乃更姓名而來其見畏如此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爲橫希朝自近代號爲名將人多比之趙克國

段佑貞元末爲涇原節度使練卒保邊爲西蕃畏憚劉潼貞元末爲保義軍節度隴右經略等使蕃戎畏之不敢爲寇

郝士美以憲宗元和初爲昭義節度使討王承宗于時四面七八鎮聚兵十餘萬士美兵事最理威聲甚振承宗大懼指期有破亡之勢會詔班師至今兩河間稱之

野詩良輔元和中爲鳳翔大將與靈武大將史敬奉涇原將郝玘各以名雄邊上吐蕃嘗謂漢使曰唐國旣與大蕃和好何妄語也問曰何謂妄語曰若不安語何因遣野詩良輔作隴州刺史其畏憚如此



裴度以穆宗長慶二年自河東節度除東都留守至  
 關又以度為司空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初度發太  
 原中途得朱克融王廷奏復書皆許退兵度不敢發  
 以其書奏穆宗穆宗喜因遣中使宣慰克融并廷奏  
 入深州取牛元翼又令先於途中命度更發書與廷  
 奏度書因言朝謝後即歸留務中使見書慮廷奏知  
 度東歸無兵權即背前約遽請度易其即歸之辭并  
 上其書草穆宗方憂深州之圍得度前後書喜甚及  
 度至又自有以悟帝恩待益至故復得兵符

段文昌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文昌少在西蜀素

熟蜀人情至是用寬政嚴靜有斷蠻夷畏服長慶二  
 年雲南寇黔中觀察使崔元畧上言朝廷憂之不及  
 乃詔報文昌文昌走一介之使以遏之蠻寇遂退  
 薛平為平盧軍節度使敬宗寶曆元年五月加檢較  
 左僕射兼戶部尚書不踰月復檢較司空初元和十  
 四年誅李師道分其地為三鎮其一淄青齊登萊五  
 州平領之及長慶元年幽鎮叛杜叔良統橫海全軍  
 討伐不勝棣州為賊所窘朝廷乃委平以偏師援棣  
 州平即遣將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居數月刺史王  
 稷餽給稍薄兵士怨怒叔佐不能戰宵潰而歸仍推



突將馬狼兒爲帥行及青城鎮劫鎮將李自勸并其衆以至博昌鎮復劫其鎮兵共得七十餘人徑取青州城城中兵少力所不敵平悉府庫并家財厚賞二千精卒逆擊之仍先以騎兵掩其家屬輜重賊衆惶惑反顧因大敗狼兒與其同惡十數輩脫身竄匿餘黨降稍後者猶斬於鞠場其明日狼兒亦就擒戮繇是遠近畏服平之威畧平在鎮六周歲兵甲犀利井賦均一至是入覲百姓遮道乞留數月乃得出時人以爲近日節制罕有平比

張仲武爲幽州節度大破回鶻烏介可汗繇是威加

北狄

李罕之僖宗末爲河南尹每討賊無不擒之曾縱兵于蒲降之地有山曰摩雲土人設堡於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罕之至則下焉自此日爲李摩雲梁王重師唐僖宗文德中董左右長劍軍太祖伐上蔡重師力戰有功及討兗鄆擢爲都指揮使重師枕戈環甲五六年於齊魯間凡經百餘戰繇是威振敵人

王彥章累典禁兵從太祖征伐所至有功嘗持鐵鎗衝堅陷陣敵人畏之目之爲王鐵鎗後唐莊宗初爲



晉王聞彥章授招討使自魏州急赴河以備衝突至則德勝南城已爲所拔晉王嘗曰此人可畏當避其鋒一日晉王領兵迫潘張寨大軍隔河未能赴援彥章援槍登船比舟人解之招討使賀瓌止之不可晉王聞彥章至抽軍而退其驍勇如此

牛存節開平中爲鄆州節度使慷慨有大節野戰壁守皆其所長威名聞於境外

謝彥章以末帝貞明中爲排陣使賀瓌爲北面招討使與彥章同領大軍駐於行臺寨與晉人對壘彥章時領騎軍與之挑戰晉人或望我軍行陣整肅則相

謂曰必兩京太傅在此也不敢以名呼其爲敵人所憚如此是時咸謂賀瓌能將步軍彥章能領騎士後彥章爲賀瓌疑之會爲行營馬步都虞侯朱珪所誣瓌遂與珪協謀因享士伏甲以殺彥章及僕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等於軍因謀叛聞晉人聞之喜曰彼將帥如是亡無日矣審澄溫裕亦善將騎軍然所領不過三千騎多多益辨唯彥章有焉

後唐史建瑋爲招德軍較梁將李思安之圍上黨也建瑋爲前鋒與總管周德赴援時汴人夾城深固援路斷絕建瑋日引精騎設伏擒生夜犯汴營驅斬千



計敵人不敢蕩牧皆相戒曰宜避史先鋒  
周德威小字陽五從武皇爲內衙軍副光化二年三  
月汴將氏叔宗率衆逼太原有陳章者以虓勇知名  
衆謂之夜叉言於叔宗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願擒  
之請賞以郡陳章嘗乘驄馬朱甲以自異武皇戒德  
威曰我聞陳夜叉欲取爾求郡宜善備之德威曰陳  
章大言未知鹿死誰手他日致師戒部下曰如陣上  
見陳夜叉爾等但走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僞退陳章  
縱馬追之德威背揮鐵搥擊墜馬生擒以獻繇是知  
名德威身長面黑笑不改容凡對敵列陣凜凜然有  
肅殺之風中興之初號爲名將及其歿也人皆惜之  
符存審少在軍中識機知變行軍出師法令嚴明決  
策制勝動無遺悔功名與周德威相匹皆近代之良  
將也

安金全爲騎將時梁國未平兩軍對壘汴之游騎每  
出必爲金全所獲故賊之偵邏者咸懼之目爲五道  
蓋比陰鬼將有五道之名以取人命故也

夏魯奇初在梁事王彥章爲軍吏與主將不協遂歸  
于莊宗以爲護衛指揮使故城之戰軍中識魯奇皆  
憚之曰此乃夏七也北師嘗言王彥章驍勇畏之魯



竒曰王鐵鎗膽如芥子吾最知之無足可畏  
晉李承約初仕後唐為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邛  
蠻蜚不敢犯境

漢朱漢賓為安州節度使至郡募年敵不敢犯一境  
賴之

周安審暉仕晉為鄧州節度晉祖幸鄴安重榮據棠  
山起兵襄陽帥安從進與之連謀南北俱起從進率  
襄漢之衆攻南陽州無城壁僅守署衙而已賊逼城  
下審暉登陴召賊帥而讓之以審暉家世戰將聞其  
言愧畏而去從進不能止二安平就加太尉

終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五十五

勇敢

夫勇敢強有力者聖王之所貴也天下有事用之於  
戰勝則無敵矣是故為三軍之帥專四征之任也非  
抗威奮厲孔武有力何以率乎下非致師當寇先登  
敢死何以成其功哉歷代而下當其任者固有英果



邁衆臨敵賈勇冒矢石而靡憚衽金革而無厭推鋒  
 陷亦雄呼直盪用能摧堅陣破勅寇扶危紆難樹勳  
 揚烈圖鍾鼎而不朽載策府而垂裕詩曰舍命不渝  
 傳曰率義之謂勇蓋與夫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異  
 矣

高固齊大夫也魯成公二年齊帥師會晉師及齊侯  
 戰於鞏鞏齊也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禽之而乘  
 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繫桑木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  
 樹擊車而走以自異車而載所獲者車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賣也言已勇有餘故賣也  
 解張晉大夫鞏之戰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

張御郤克鄭丘綏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

姑且也介甲不介馬而馳之介甲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履

未絕鼓音中軍將自旗鼓故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

合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

子忍之張侯解侯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

言今人謂赤黑爲殷色言血多汚車輪御猶不綏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

病矣以其不識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

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若之何其以病

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病未及

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抱而鼓而馬逸不能止師



從之晉師從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 山名

孟孺子速魯人也襄公十六年秋齊侯圍成成魯孟氏邑

晉故孟孺子之子莊孟孺子速微之子速也微要也齊侯曰是好勇

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

涉他晉大夫魯定公十年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齊

衛伐晉夷儀故初衛侯伐邾邾午於寒氏邾邾廣平

伐衛以為報邾邾大夫寒城其西北隅而守之宵燔午衆及晉圍

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日請報

韓氏之役衛開門涉他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

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但門焉坐左右皆至而立如

植至其門七步行左右然後日中不啟門乃退

冉求魯人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孟孺子洩

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戰于郊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

不能師不得整宵諒曰齊人遁諒周冉有請從之三

季孫弗許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

也言能以義勇

彌庸吳王孫也魯哀公十三年越子伐吳為二隧隧

也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先及郊吳太子友王

子地王孫彌庸疇於姚自泓上觀之觀越師彌庸見

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宋縣彌庸父日吾父



之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天子曰戰而不克將士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也王子地助之戰

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

荀瑤晉大夫智伯襄子也魯哀公二十三年荀瑤伐

齊荀瑤荀躒之孫智伯襄子齊高無丕帥師禦之智伯視師馬駭

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

戰于犁丘犁丘濕也齊師敗績知伯親擒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

漢黥布六人六人縣名陳章邯之滅陳勝布引兵擊秦左

右較破之引兵而東擊景駒秦嘉等布嘗冠軍言其號勇

為衆軍之最

樊噲初號武威君時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

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

謂之中亞父欲謀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

公項伯嘗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

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營衛謂營壘之守衛

者噲直撞入立帳謂以以盾撞撞擊人項羽目之問謂誰張良

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

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樊噲曰臣

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灑

上以待大王時項羽未為王故云以待將軍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



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灞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亦因遂已已止也無誅沛公之心

曹參沛人也高祖為沛公參以中涓從攻轅戚及亢父先登比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陣

夏侯嬰為太僕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陣郤敵

周勃沛人也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固陵

下方與方與戰郤敵又下下邑先登擊章邯車騎殿

攻齧桑先登殿之言噴也謂鎗軍后以扞敵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殿音丁見切鄴商

以將軍從擊燕王臧荼戰龍脫地名在燕趙之地先登陷陣

破荼軍易下易縣也郤敵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垣方陣也

陷兩陣得以破布軍

李廣為上郡太守匈奴侵上郡景帝使中貴人從廣

內臣之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將數十騎

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

騎且盡中貴人走走趨也廣曰是必射鵬者也鵬大鷲鳥

也一名鷲黑色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疾馳逐三人

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旁引其騎若鳥翼然

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



射鵬者也後為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  
 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  
 十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  
 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出其右而還報廣曰胡  
 虜易與爾軍士乃安為圍陣外鄉胡悉擊矢下如雨  
 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蒲毋發注矢於  
引蒲之不而廣身自大黃射其裨將黃肩弩即黃間  
發矢也也大黃其大者而廣意  
 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言懼  
 氣自如自如猶益治軍巡部曲正軍中服其勇也明  
云如舊日復力戰而博望侯亦至匈奴乃解去

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兒之子再從大將軍受詔

予壯士為嫖姚較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

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

軍失士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

李陵廣之孫武帝以為陵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

入匈奴二十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

都尉

趙充國為人沉勇有大畧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

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

充國迺與將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



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  
武帝親視創嗟歎之

辛慶忌為較丞隨長羅侯嘗惠屯兵烏孫赤谷城與

歙侯戰歙即翁字也歙侯烏孫官名陷陣卻敵

後漢王嘗為漢中將軍從光武進攻下邳嘗部當城

門戰一日數合及賊走入城嘗追迫之城射矢雨下

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嘗戰力甚馳遣中黃門

詔使引還賊遂退

來歙為中部將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畧陽遵道病還

分遣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

番須回中並地名番音盤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前書音義巨回中在汧汧今龍州汧源縣也

徑至略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

其神也

張宗為偏將軍從鄧禹軍到拘邑赤眉大眾且至禹

以拘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

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

中令各探之宗獨不肯探云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

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

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

今擁兵數千以承天威何遽知其必敗乎遂留為後



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以死當之禹到  
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  
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  
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乃得還  
營於是諸將服其勇還到長安夜將銳士入城襲赤  
眉中矛貫髀又轉攻諸營堡爲流矢所激皆幾至於  
死馮異爲征虜將軍時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  
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光武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  
與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嘗  
爲衆軍鋒

賈復爲都護將軍從光武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  
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  
復曰先破之然後食爾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  
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較戰於真定大破  
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  
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  
薊相見甚懽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復從  
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  
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嘗自從之故復

少方面之勲

吳漢擊蜀未破復上書請自助上不遣



吳漢光武卽位拜爲大司馬嘗脩弓戰之具每當出師朝受詔卽引道物無辨嚴之日

嚴卽裝也

陳俊爲安集掾從光武擊銅馬於清陽進至蒲陽拜疆弩將軍與五較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

臧宮初爲較尉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及至河北以爲偏將軍從破群賊數陷陣却敵後爲輔威將軍討公孫述於蜀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時大司馬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懼謂官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定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

耿弇爲大將軍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爲軍鋒輒破走之後遷建威大將軍討張步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大破之有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至暮罷明旦復勒兵出大戰自旦及昏大破之殺傷無數



鈿期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  
 下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憤攝尤正也  
 復戰遂大破之拜虎牙大將軍又從擊青犢赤眉於  
 射犬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  
 創而戰方力遂破走之

祭遵為征虜將軍與諸將入箕關南擊弘農厭新栢  
 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  
 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

祭彤為遼東太守虜每犯塞彤嘗為士卒先鋒數破  
 走之

景丹為偏將軍號奉義侯從光武擊王郎將兒宏等

於南燕兒音五郎兵迎戰漢軍退卻續漢書曰南燕賊迎擊上營得

上鼓車輜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

者縱橫丹還光武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  
 其戰樂可言邪

堅鐔為揚化將軍與右將軍方脩徇南陽諸縣而堵  
 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麟鐔乃引兵赴宛  
 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閔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  
 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脩病卒鐔獨孤絕南  
 拒鄧奉北當董訢每急輒先當矢石身被三創以此



能全其衆

馬武爲振威將軍從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進至安定次小廣陽武常爲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又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爲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囂軍乃退

馬援爲伏波將軍援嘗有病梁松來候之援不言松由是恨之及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光武愍其老未許之

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

以示可用帝笑曰嬰鏢哉是翁也

嬰鏢勇貌也

遂遣援率

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喬徐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

魯奇爲偏將軍時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单下江關擊破馮俊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闔樓立橫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南征大將軍岑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舩冒突露撓數千艘乃命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



風狂急彭竒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住鈎不得去

又云時天東風甚攢住有其把鈎船不得去

竒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

焚之風怒火盛橋船皆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

耿秉為駙馬都尉明帝永平十七年詔舉奉軍都尉

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

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

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

以為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

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

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牛馬十餘萬頭遂降前後王

定車師而還

秉性勇壯而簡易於是軍行嘗自披甲在前

梁慳孝殤延平初為西域副較尉受詔當屯金城間

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

陽閔懂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

獲馬畜財物甚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

委以西方事令為諸軍節度

李膺為烏丸較尉時鮮卑數犯塞膺嘗蒙矢石每破

之虜甚倅懾

謝丞書曰膺嘗率步騎臨陣交戰被創痍拭血進戰遂破寇斬首二千級

蓋勳靈帝中平中為漢陽長史時叛羌圍護羌較尉



夏育於畜官勲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為羗所破  
 餘衆百餘人為魚麗之陳羗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  
 死勲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表標也曰必尸我於此  
 句就種羗滇吾句就羗別種也素為勲所厚乃以杆  
 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勲仰罵曰死  
 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勲  
 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羗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  
 漢陽

馬騰字壽成靈帝末為軍司馬先是涼州刺史取鄙  
 任信姦吏民王國等及氏羗反叛州郡募發民中有

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之署為軍行事典  
 領部衆討賊有功

呂布為奮威將軍布既殺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  
 等復舉兵攻長安城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  
 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  
 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布歸袁紹紹  
 與布擊張燕於嘗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嘗御良  
 馬曰赤兔能馳城飛塹時人語曰人中有與其健將  
 成廉魏越等十數騎一日或至三四馳陳皆斬首而  
 出連戰十數日遂破燕軍



公孫瓚爲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車  
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如奔  
走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  
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

閻健行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爲小將隨韓約  
建安初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爲健行嘗刺超  
矛折因以折矛槌超項幾殺之

丁原爲執金吾麤略有勇善射受使不辭有警急追  
寇虜輒在前

魏曹仁爲督騎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  
二千餘人太祖軍還爲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  
率勵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後封都亭侯從太  
祖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  
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  
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  
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  
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  
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  
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麾下壯士數  
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以爲仁當住溝上爲金



形勢也仁徑渡溝直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衆未盡  
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  
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  
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

李通爲征南將軍時蜀主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  
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  
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

張遼爲盪寇將軍從太祖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  
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  
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及陳簡梅成叛太祖討之簡

入潛山中有天柱山遼遂進軍斬簡成首太祖論功  
曰登山山履峻險遼之功也贈封假節孫權率十萬  
衆圍合肥遼募其敢死者八百人登鋒陷陣大破之  
于禁爲裨將軍從太祖還官渡與袁紹連營起土山  
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  
戰氣益奮紹破授偏將軍

許褚爲都尉從太祖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較尉  
又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  
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赴會超負其力陰欲前  
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



侯安在太祖顧指褚瞑目眇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復  
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軍  
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

典韋拜司馬時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  
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  
兵至三面戰戰時布親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  
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  
衣而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戟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  
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步十  
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

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  
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  
將親兵數百人嘗繞大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卒  
每戰鬪嘗先登陷陣遷爲較尉好酒飲食噉兼人每  
賜食於前大飲長歡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  
之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  
將軍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  
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日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  
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  
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



韋較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一人八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畧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傳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瞑目大罵而歿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

孫觀爲青州刺史太祖從征吳於濡須口假節攻孫權爲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爲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田豫文帝初爲護烏丸較尉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軍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懼不敢動使以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

夏侯霸淵之子淵爲蜀所害故霸嘗切齒欲有報蜀意文帝黃初中爲偏將軍子午之役霸召見爲前鋒進至興世圍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然後解

孫禮齊王正始初爲揚州刺史伏波將軍時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



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  
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  
蜀關羽爲先主別部司馬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禽  
羽以歸拜偏將軍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  
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  
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  
當者遂解白馬圍及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  
事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  
骨嘗疼痛醫曰矢鏃有毒入于骨當左臂作創刮骨  
去毒然後此患乃除爾羽使舉臂令醫劈之時羽適  
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  
酒言笑自若

張飛字翼德爲中郎將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  
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聞曹公卒  
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瞑目  
橫矛曰身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  
遂得免

黃忠初爲劉表中郎將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  
後從先主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嘗先登陷  
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討虜將軍又於漢中定



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摧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

趙雲爲刼軍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護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四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爲曹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偏遂前突其陣且戰且却曹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輒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迎著曹公軍追至圍沔陽長張翼在圍內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曹公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振天惟以弓弩於後射曹公軍曹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軍中號雲爲虎威將軍

吳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爲左右服事恭謹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畧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亦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唯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



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得之

程普爲丹陽都尉從孫策征討策嘗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

凌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嘗冠軍履鋒黃蓋初爲郡吏孫堅舉義兵蓋嘗從之堅薨又隨策及大帝擐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讎難理之縣輒用蓋爲守長

潘璋爲武猛較尉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鬪歿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一人兵皆還戰大帝甚壯之拜偏將軍

周瑜爲中護軍時曹仁圍甘寧於夷陵寧告急於周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櫟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卧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舉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繇是遂退

凌統行破賊都尉從大帝征江夏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嘗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獲舩人還以白大帝引軍兼道水



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大帝以統爲承烈都尉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從征合肥爲右部督時大帝徵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去更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杆大帝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大帝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大帝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大帝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返者悲不自勝大帝引袂拭之呼其字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統創甚大帝遂留統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

董襲爲大帝偏將軍大帝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楫間大纜繫石爲砮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舩舸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纜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會大帝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纜之功也徐盛爲中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大帝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時乘蒙衝遇汎風舩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



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大帝大壯之

甘寧巴郡臨江人後歸大帝遂授兵屯富口後隨魯

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

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有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

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

之保羽聞吾咳唾不敢涉水即為吾禽肅便選萬兵

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砦後名其處營為關羽瀨

大帝嘉寧功拜西陵太守後從攻皖為斥城督寧手

持練身緣城為吏士先卒破獲朱光拜折衝將軍後

曹公出濡須寧為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營大帝特

賜米酒衆看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

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前持

時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

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

厲即起拜持酒次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枚

出斫敵敵警動遂退寧益貴增兵二千人又云曹公出濡須號

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大帝率衆七萬應之使寧領

三千人為前部都督大帝密勅寧使夜入魏軍寧乃

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拔鹿角壘入營

斬得數十騎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

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大帝大喜曰足以警駭

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即賜絹千匹刀百口大帝曰

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後從攻合肥會疫疾軍

敵也停住月餘北軍便退



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寧從大帝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後權尤嘉之

丁奉廬江安豐人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嘗冠軍每斬將搴旗身被瘡痍稍遷偏將軍會稽王卽位爲冠軍魏諸葛誕等攻東興諸葛恪率兵拒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

進時北風奉航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披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從兵斫之大破敵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爲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于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大平二年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魏人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將力戰有功



朱績字公緒爲建忠都尉領督父兵隨太嘗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

留贊爲屯騎校尉諸葛恪征東贊爲前部合戰先陷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贊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晉吳彥字士則初爲小將吳大司馬陸抗奇其勇略將擢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狂人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

周訪爲振武將軍征杜弢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蕤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蕤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破彥其臨陣斬彥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郭默爲右將軍默爲人勇健嘗身被重甲跳三丈矛時人莫不憚之

陶輿侃之兄子爲武威將軍及侃與杜弢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色輿率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尅賊又率衆將焚侃輜重輿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輒尅賊望見輿軍相謂曰避陶武威無



敢當者

桓石虔有才幹矯捷絕倫爲寧遼將軍嘗從桓溫入關叔冲爲符健所圍垂没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衆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

朱伺爲明威將軍石勒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乘船投水死

毛寶爲廬江太守祖約遣祖煥桓撫等欲襲淝口陶侃使寶擊之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爲煥撫所攻求救於寶衆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重請寶即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械濫惡大爲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流血蒲鞞夜奔舩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又與陶侃等討蘇峻峻既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鬪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

劉遐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爲塢



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  
鄧遐爲冠軍將軍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  
噲數從桓溫征伐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嘗爲人害  
遐遂拔劍入水蛟龍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  
劉牢之爲謝玄參軍玄鎮廣陵牢之領精銳爲前鋒  
百戰百勝

蔡裔仕僞趙爲振武將軍少有武力呼聲若雷嘗有  
盜入室裔撫几一呼賊衆皆殞時人憚之

宋檀韶爲寧朔將軍從征廣固率向彌胡蕃等五十  
人攻臨朐城克之及圍廣固慕容超夜燒樓當韶圍  
分降城陷之日韶率所鎮先登

劉懷肅爲振武將軍劉道規司馬桓振襲江陵荊州  
刺史司馬休之出奔懷肅自雲杜馳赴晝夜兼行七  
日而至振勒兵三萬旗幟蔽野躍馬橫矛躬自突陣  
流矢傷懷肅額衆懼欲奔懷肅瞑目奮戈膽氣益壯  
於是士卒爭先臨陣斬振首江陵既平休之反鎮執  
懷肅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

胡藩爲鎮軍參軍從高祖征司馬休之加建武將軍  
領游軍於江津徐達之敗沒高祖怒甚即日於馬頭  
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休之臨岸置陣無繇可登



高祖呼藩令上藩有疑色高祖奮怒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藩寧前死爾以刀頭穿岸劣容脚指於是直上隨之者稍多既得登岸殊死戰賊不能當引退因而乘之一時奔散

劉榮祖以戰功參太尉軍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内史徐達之敗歿諸將意阻榮祖請戰愈厲高祖乃解所著鎧以授之榮祖率所領陷陣身被數創會賊破走加振威將軍尋參世子征虜軍事

劉康祖爲左軍將軍太祖北伐蕭斌王玄謨沈慶之入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謨等敗歸魏軍引大衆南渡南平王鐔在壽陽帝患爲所圍召康祖速反康祖迴軍未至壽陽數千里會魏永昌王庫仁真以長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威武康祖凡有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附山依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吾受命本朝掃蕩河洛寇今日逆不復遠勞王師犬羊雖多實易摧滅吾兵精氣練去壽陽裁數十里援軍尋至亦何患耶乃結車營而進魏軍四面來攻大戰一日一夜殺戮填積

薛安都世祖孝建初爲輔國將軍時豫州刺史魯爽反安都與副將譚金追爽於小峴爽自與腹心壯騎



斷後譚金先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  
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累世驍猛  
生習戰陣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  
皆云關羽之斬顏良不是過也

沈慶之世祖大明中爲車騎大將軍討竟陵王誕每  
攻城輒身先士卒帝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令處分有  
方何蒙楯城下身受矢石耶脫有傷挫爲損不少  
武念新野人蕭思話爲雍州遣龐道符統六門田念  
爲道符隨身隊主後太府以念有健名且家富有馬  
召出爲將世祖臨雍州念領隊奉迎時沔中蠻反世  
祖之鎮緣道討伐部伍至大嚴堤數千人忽至矢射  
平乘雨下念馳赴奮擊即時摧退即擢爲參軍督護  
其後每軍旋嘗有戰功

殷孝祖明帝泰始中爲統軍屯軍鵠洲沈冲之謂陶  
亮曰孝祖驍將一戰便歿孝祖與賊合戰嘗以鼓蓋  
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以賊交  
鋒而以羽儀自顯欲不斃得乎

王宜興明帝泰始中爲將在壽陽關擊魏師每以少  
制多挺身深入無所畏憚虜衆值宜興皆引避不敢  
當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三百九十五

勇敢第二

南齊張敬兒仕宋為寧蠻府行參軍隨同郡人劉胡領軍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胡陽蠻官軍引退蠻賊追者數千人敬兒單馬在後衝突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左腋賊不能抗



王廣之仕宋爲寧朔軍主隸寧朔將軍劉懷珍征殷琰於壽春琰將劉從築壘拒守臺軍相守移日琰遣長史杜叔寶領五千人運車五百乘授從懷珍遣廣之及軍主辛慶祖黃廻于道連等要擊於橫塘寶結營拒戰廣之等鹵薄攻營自晡至日沒大破之殺傷千餘人遂退燒其運車從聞之棄壘奔走

王宜爲屯騎較尉與黃回同石顯之謀宜奉捷善舞刀楯回嘗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

周山圖爲振武將軍時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領二千人迎軍至武原爲虜騎所追合戰

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衆稱其勇呼爲武原將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尤便弓馬隨軍討赭圻賊躬自鬪戰陷陣先登後爲右將軍時魏寇淮陽圍肉城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結陣魏萬餘人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稍直奔虜陣自稱曰周公來魏素畏盤龍驍名卽披靡時奉叔已大殺敵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擾數萬人魏衆



大敗盤龍父子繇是名播北國

梁曹景宗為屯騎較尉督峴南諸軍事魏大武攻赭

陽景宗為偏將衝堅陷陣輒有斬獲

柳慶遠自高祖義兵起雍州以慶遠為征東長史從

軍東下身先士卒

韋放為尋陽太守高祖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

音渦

戈陽以放為明威將軍帥軍會之魏大將費移帥衆

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

果有勇力一軍所仗放令洵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

馬亦被傷不能進胃又三貫流矢衆皆失色請放突

去放勵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

牀處分於是士皆殊戰莫不一當百魏軍遂退

王珍國為左衛將軍魏任城王元澄寇鍾離高祖遣

珍國因問討賊方略珍國對曰臣嘗患魏衆少不苦

其多高祖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討焉魏軍退班

師

馬仙琕為寧朔將軍天監四年王師北討仙琕每戰

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不摧破

陳昕為文德主帥右衛伏主勅遣助防義陽魏豫州

刺史堯雄北間驍將兄子寶樂特為勇敢昕父慶之



圍懸瓠雄來赴寶樂乘單騎斬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散潰仍陷湊城

陳慶之爲文德主帥率軍二千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後豫章王棄軍奔魏衆皆潰散諸將莫能制止慶之乃斬關夜追軍士得全

柳仲禮爲司州刺史大清中侯景反陷東府城仲禮與衡州刺史韋粲皆赴援粲營壘未合爲景所敗仲禮不遑胄甲與數十騎馳赴之遇賊交戰斬首數百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人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

陰子春爲信威將軍梁泰二州刺史與右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嘗冠諸軍蕭嗣鄱陽王範之子也性驍果有膽略倜儻不護細行而復傾身養士皆得死力範之魏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皆乏絕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勸諸將嗣按劍叱之曰今日之戰蕭嗣効命死節之秋及戰遇流矢中頸不許拔帶箭手殺人賊退方命拔之應時氣絕妻子爲任約所擒

陳周文育字景德高祖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克蘭裕援歐陽頴皆有功高祖破蔡路養於南



野文育爲路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  
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因與杜僧明等  
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之累遷智武將軍散騎嘗侍  
又高祖以侯瑱擁江州命文育討之仍除都督南豫  
州諸軍事嚴威將軍南豫州刺史率兵襲湓城未克  
徐嗣徽引齊寇渡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京嗣徽等  
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  
噪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驍將鮑碎獨  
以小艦殿軍文育單舳舻與戰跳入碎艦斬碎仍牽  
其艦而還賊衆大駭仍留船蕪湖丹陽步上時高祖  
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相會將戰風急高祖曰兵  
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將決之何用古法抽槳上馬  
馳而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  
營莫府山文育徒對頓之頻戰功最加平西將軍進  
爵壽昌縣公并給鼓吹一部

蕭摩訶爲巴山太守大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  
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軍尉破胡等率  
衆十萬來援其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  
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城胡妙於弓矢弦無  
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



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示其形狀當為公取之徹乃召降人有識者云胡着絳衣華皮裝弓兩端骨彌明徹遣人覘視知胡在陣乃自酌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發弓發摩訶遙擲銃銳小鑿也立中其額應手而赴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退走九年明徹進圍宿軍呂梁與齊人大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摩訶於語言恂恂長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摩訶子世廉少警俊勇敢亦有父風

魯廣達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上流詔司空淳于量率衆軍進討軍至夏口皎舟師強盛莫敢進者廣達首率驍軍直衝賊軍戰艦既交廣達憤怒大呼登艦樓獎厲士卒足跌墮水沉溺樊毅為梁興太守領三舟遊軍隨宜豐侯蕭循討陸納於湘州軍次巴陵營頓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營中將士皆警擾毅獨與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斬十餘級擊鼓申令衆乃定焉樊猛字智武幼儻有幹畧既壯便弓馬膽氣過人在梁以戰功為威武將軍梁安南侯蕭方矩為湘州



刺史以猛爲司馬會武陵王蕭紀舉兵自漢江東下方矩遣猛率湘郢之卒隨都督陸法和進軍以拒之紀已下樓船戰艦據巴江爭峽口相持久之不能決法和揣紀師老卒望因令猛率驍勇三千輕舸百餘乘衝流直上出其不意鼓譟薄之紀衆人卒警駭不及整列棄艦登岸赴水以歿已數千時紀心膂數百人猶在左右猛將部曲三千餘人蒙盾戈直登舟瞋目大呼紀侍衛皆披靡相枕籍沒不敢動手擒紀父子三人斬於艦中

後魏長孫肥道武時爲鎮遠將軍善策謀勇冠諸軍每戰嘗爲士卒先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故每有大難令肥當之

于栗磾爲冠軍將軍道武畋于白登山見熊領數子道武顧謂栗磾曰能縛之乎栗磾曰能道武曰若縛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將士邪栗磾曰自可能致御前坐而制之尋而擒之

尉眷諾之長子也明元時爲司衛監後征河南叔高車騎臨陣衝突所向無前賊憚之

來大千爲內幢將嘗從明元校獵見虎在高巖上大干持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明元嘉其勇壯後從討



赫連昌共長孫道生與賊交戰道生馬倒爲賊所擊大千馳救衆散走大千扶道生上馬遂得免

穆頭忠謹有材力明元時爲中散轉侍御郎從大武征赫連昌勇冠一時大武嘉之後爲龍驤將軍曾從大武敗於崞山有虎突出頭搏而獲之大武歎曰詩所謂有力如虎頭乃過之

乙瓌大武時爲鎮南將軍瓌便弓馬善射手格猛獸膂力過人從駕南征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每戰身先士卒勇冠三軍

呂溫有文武林畧大武伐赫連昌以溫爲幢將先登陷陣每戰必捷以功拜宣武將軍奉車都尉

源賀爲征西將軍從大武臨江爲前鋒大將賀爲人雄果每遇強寇輒自奮擊帝戒之曰兵凶戰危不宜輕犯卿可運籌處分勿恃身力也又擊叛胡白龍及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陣加平西將軍

陸真代人也大武以真膂力過人拜內三郎數從征伐所在摧鋒陷陣宋將王玄謨衆數萬人寇滑臺真從大武討之夜與數人乘小船突玄謨軍入城撫慰登城巡行賊營中乃還河至明玄謨敗走

豆代田爲內三郎從討赫連昌乘勝追賊入其營



門門閉代田踰營而出大武壯之拜為勇武將軍  
苟頹為中散太武南討以頹為前鋒子都將每臨敵  
對戰嘗先登陷陣

毛猛虎為散騎嘗侍獻文皇興中蠕蠕犯塞從獻文  
討之有武決之稱

畢仲敬為寧南將軍年已七十鬢髮皓白而氣力未  
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

宇文福孝文時為武衛將軍從征南陽齊遣其尚書  
崔惠景黃門郎蕭衍率眾十萬來救孝文指麾將士  
勅福領高車羽林五百騎出賊面南奪其橋道遏絕

歸路賊眾大恐六道來戰福據鞍警眾身先士卒賊  
不得志遂大奔潰

楊播為左將軍假前將軍隨李文南討至鍾離師廻  
詔播領眾卒三千騎五百為眾軍殿時春水初長賊  
眾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嚴陳南岸身  
自居後諸軍渡盡賊眾遂集於是圍播數重播乃為  
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甚多相距再宿軍人食盡  
賊圍更急孝文在北而望之既無舟船不得救援水  
勢稍減播領精騎三百歷其船大呼曰今我欲渡能  
戰者出賊莫敢動遂擁眾而濟孝文甚壯之



奚康生爲柔玄鎮都將李晃前驅軍主頻陷陣壯氣有聞由是爲宗子隊主後從駕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梁衆據渚邀津路孝文勅曰能破中渚者以爲直閣將軍康生時爲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尅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大丈夫今日何爲不決遂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舩艦依烟直飛刀亂砍投河溺歿者甚多仍假康生直閣將軍

傅永宣武初爲揚武將軍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過其南門梁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凶豎豕突意在決戰雅山

形要宜早據之英沉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往明朝必爲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通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張懷等列陣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走仙琕乘勝直趣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步軍千人南逆仙琕擐甲揮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矣突陣過橫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琕子仙琕燒營席卷而遁英於陣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



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

趙遐爲滎陽太守時齊將馬仙琕率衆攻圍朐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爲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於鮑口去朐城五十里夏雨頻降厲涉長驅將至朐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徑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陣奔退遐孤軍奮擊獨破仙琕斬其直閣將軍軍主李魯生仙琕先分軍於孤城之西阻水別柵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爲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柵遂釋固城之圍

蕭寶寅爲鎮東將軍南伐梁宣武正始元年三月寶寅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棲賢寺值賊將姜慶真內侵士民響附圍逼壽春遂據外郭寶寅躬貫甲冑率下擊之自四更交戰至明日申時賊旅彌盛時寶寅以衆寡無援退入金城又出相國東門率衆力戰始破走之當寶寅壽春之戰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

源懷爲車騎大將軍時蠕蠕南寇宣武詔懷禦之又詔懷子直寢徽隨懷北行詔賜馬一疋細鎧一具禦稍一枚懷拜受訖乃於其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顧



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悍之衆足以擒其首帥獻俘闕下其時年六十一

楊大眼為平東將軍大眼自為將帥嘗身先兵士衝突堅陣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挫

楊津孝明時為大都督時賊帥鮮于脩禮攻定州賊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搔擾不敢出戰津欲禦賊長史許被守門不聽津手劍擊被不中被乃走津開門出戰斬賊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

李崇為尚書令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孝明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

裴慶孫為員外散騎侍郎時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為王聚黨作逆衆至數萬詔慶孫為募人別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胡賊屢來逆戰慶孫身先士卒每摧其鋒遂深入至雲臺郊諸賊更相連結大戰郊西自旦及夕慶孫身自突陣斬賊主郭康兒賊衆大潰勅徵赴都除直後自是賊復



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亮徒轉盛復以慶孫爲別將從軹闕入討至齊子嶺東賊帥范多范安族等率衆拒慶孫與賊戰斬多首乃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

賀拔岳孝莊時爲衛將軍討万俟醜奴于關中醜奴自率大衆圍岐州遣行臺尉遲菩薩等向武功南渡渭水爾朱天光遣岳率騎赴之岳身先士卒擊之退走

賈智爲都督諫大宰上黨王天穆征邢杲臨陣流矢中胸仍戰不已

源延伯爲統軍隨叔父子恭西討戰必先鋒子恭見其年幼嘗訶制之而不能禁源子雍在夏州表乞兵援孝莊詔延伯率羽林一千人赴之城闕野戰武勇寇三軍後遷龍驤將軍率領義衆還赴子雍共平黑城在鬲索橋戰先鋒陷陣身擒維摩及至白水首摧阿非隨子雍至都進爵浮陽伯增封百戶

爾朱兆孝閔時爲柱國大將軍兆果於戰闕每有征伐嘗居鋒首當時諸將伏其材力

長孫子彥西魏出帝時爲中軍大都督子彥嘗少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陰乃命開肉鐸骨流血數升



言戲自若時以爲踰於關羽

北齊彭樂爲汨陽郡公肆州刺史從高祖西討與周  
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衆賊少  
百人取一羗不可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  
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挫不利  
而還神武每追論以戒之

段韶爲親信都督韓陵之戰韶督率所部先鋒陷陣  
後從高祖禦周文帝於邛山高祖身在行間爲西魏  
將賀拔勝所識率銳來逼韶從傍馳馬引弓反射一  
箭斃其前驅追騎懾憚莫敢前者西軍退賜馬并金

斛律光字明月金之子也少工騎射以武藝知名魏  
末從金征周文帝長史莫暉者時在行間光馳馬射  
中之因擒於陣光時年十七高祖嘉之卽擢爲都督  
薛孤延爲車騎將軍從高祖西伐至蒲津竇泰於河  
南失利高祖班師延殿後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刀十  
五口還轉梁州刺史高嘗閱馬於牧道逢暴雨大雷  
震地前有浮圖一所高祖令延視之延乃馳馬按稍  
直前未至四十步震火燒面延唱殺繞浮圖走火遂  
滅延還鬚眉及馬尾踪皆焦高祖歎曰薛孤延乃能  
與霹靂鬪其勇決如此



堯雄爲二豫揚郢四州都督梁司州刺史陳慶之率衆逼州城雄出與戰所向披靡身被二創壯氣益厲慕容紹宗爲徐州刺史侯景叛紹宗與大都督高岳討之諸將持疑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而大捷景遂奔遁

高昂魏孝莊時在鄉里陰養壯士爾朱榮執送於晉陽禁於馳牛署後榮死孝莊卽引見勞勉之時爾朱世隆還逼官闕孝莊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卽免縲紲被甲橫戈志凌勅敵乃與其從子長命等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卽除直閣將軍

尋值京師不守乃據信都起義殷州刺史爾朱羽生潛軍來襲奄至城下昂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之羽生退走人情遂定至東魏孝靜初轉司徒時高祖方有事關隴以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雒山道峻隘爲寇守險昂轉鬪而進莫有當其鋒者遂尅上洛獲西魏雒州刺史泉企并將帥數十人綦連猛爲開府時突厥侵逼晉陽救猛將三百騎覘賊遠近行至城北十五里遇賊前鋒以敵衆多遂漸退避時賊中有一驍將超出來問猛遙見之卽亦挺身獨出與其相對俯仰之間刺賊落馬因卽斬之



皮景和為親信副都督魏武定三年征步落稽世宗  
 疑賊有伏兵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中值賊百  
 餘人便共格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後從  
 襲庫莫奚加左右大都督又從廣黃龍張契丹定稽  
 胡尋從討茹茹至奄羅辰於陁北又從平茹茹餘廬  
 景和趨捷有武用每有戰功

楊愔為高祖行臺右丞韓陵之戰愔每陷陣先登朋  
 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  
 非虛論

後周賀拔勝魏孝莊時為太師從太祖戰於邛山時

太祖見齊神武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配勝以犯  
 其軍勝與齊神武相遇因呼之曰六渾賀拔破胡  
 必殺汝也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持稍追齊神武數  
 里亦垂及之會勝馬為流矢中死比副騎至齊神武  
 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太祖  
 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嘗真  
 大勇也

李弼初為魏爾朱天光別將從天光西討破万俟醜  
 奴弼嘗先鋒陷陣所向披靡賊咸畏之皆曰莫當李  
 將軍後為秦州刺史從太祖平弘農與齊神武戰於



沙苑而左軍將爲敵所乘弼將步騎身先士卒橫截之分賊爲二遂大破之拜特進又從太祖與齊戰於河橋弼深入陷陣身被七創遂爲所獲弼陽殞絕於地守者稍解睥睨傍有馬因躍上西馳得免李標爲太祖帳內都督標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從復弘農破沙苑標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太祖初亦聞標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歎之謂標曰但使膽決如卿何必要須八尺之驅也

賀若敦爲都督嘗從太祖較獵於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逃逸太祖大怒人皆股戰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掣之而下太祖太悅諸將因得免責劉亮以都督從賀拔岳西征嘗先鋒陷陣

若干惠爲右衛將軍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惠每先登陷陣

蔡祐爲平東將軍從太祖戰於河橋祐下馬步鬪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遂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



君似是勇士但拖甲來降豈慮無富貴邪祐罵之曰  
死卒吾今取汝頭自當封公何假賊之官號也乃彎  
弓持蒲四面拒之東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長刀者  
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  
命在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  
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因比戰數合惟  
矢中一人敵乃稍却祐徐引退又爲京兆郡守東魏豫  
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太祖率軍援之與齊神武  
遇戰於邛山祐時着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  
是鐵猛獸也皆遽避之

辛威爲寧遠將軍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  
先鋒陷陣勇冠一時

庫狄昌爲衛將軍從太祖破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昌  
皆先登陷陣

裴果魏初爲陽平郡丞孝莊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  
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爲黃  
驄年少至西魏文帝時從戰河橋解王壁圍摧鋒奮  
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又從戰邛山於文帝前挺身  
陷陣擒東魏都督賀婁爲邏蘭勇冠當時衆人莫不歎  
服以此文帝愈親待之補帳內都督又從大將軍尉



遲迺伐蜀果率所部爲前軍開劔閣破季慶堡降楊  
乾運皆有功

陸通初爲西魏文帝大都督大統九年高仲密以地  
來附通從若干惠戰於邛山衆軍皆退唯惠與通率  
所部力戰至夜中乃陰引還敵亦不敢逼

韋祐字法保爲河南尹時李延孫被害祐乃率所部  
據延孫舊柵頻與敵人交戰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  
是以戰必被傷嘗至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  
口中出當時氣絕輿至營久之乃蘇

獨孤信爲別將從征韓婁信匹馬挑戰擒賊漁陽王

表肆周

周田弘爲驃騎大將軍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  
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稍朝廷壯之

權景宣爲祠部郎中曉兵權有智畧從太祖拔弘農  
破沙苑皆先登陷陣

王熊爲驃騎大將軍鎮華州嘗脩月城未畢梯在外  
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從如河東霄濟襲熊熊不之  
覺比曉軌衆以乘梯入城熊尚卧未起聞閣外洶洶  
有聲便袒身露結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  
驚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投城遁走



王思政為驃騎大將軍募精兵從獨孤信取雒陽仍共信鎮之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着破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免

侯莫陳崇為建威將軍隨賀拔岳入關破万侯醜奴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於是大呼衆悉披靡莫敢當之後騎集遂大破之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寶劍賞之

終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五十七

勇敢第二

後周李遷哲為驃騎大將軍與田弘同討信州遷哲每率驍勇為前鋒所有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後為信州都督時蠻酋蒲微為鄰州刺史舉兵反遷哲將討之諸將以途路阻遠並不欲行遷哲怒曰蒲微曩爾



之賊勢何能為擒獲之畧已在吾度中矣諸君見此小賊便有憚心後遇大敵將何以戰遂率兵七千進擊拔其五城虜獲三千餘口

柳檜字季華為防城都督從太祖戰於河橋先昇有功

王雅有膽勇善騎射太祖召入軍除都督東魏將竇泰入寇雅從太祖擒之於潼關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以嘗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命世股肱王室以順討逆豈計衆寡丈夫若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為乃擐甲以戰所向披靡太祖壯之又從戰邛山時大軍不利為敵所乘諸將皆引退雅獨迴騎拒之敵人見其無繼出騎競進左右奮擊頻斬九級敵衆稍却雅乃還軍太祖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

王雄為柱國大將軍從晉公護東征至邛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接戰雄馳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失又進唯餘一奴一矢存焉雄按稍不及明月者丈餘

韓雄為中州刺史都督忠徐虞洛四州諸軍事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



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  
王勇爲寧朔將軍初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氣蓋  
衆軍所當必破太祖歎其勇敢拜鎮南將軍後加通  
直散騎嘗侍兼太子武衛率邛山之戰勇率敢死之  
士三百人並執短兵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  
敵人無敢當者是役也大軍不利唯勇及王文達耿  
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

王傑本名文達初魏孝武賜爵都昌縣子太祖奇其  
才擢授揚烈將軍羽林監尋加都督帝謂諸將曰王  
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大過耳復潼關破沙苑爭  
河橋戰邛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賞賜加於倫等  
高琳爲衛將軍從擒莫多婁貸文仍戰河橋琳先驅  
後擊勇寇諸將太祖嘉之謂之曰公卽我之韓白也  
齊將東方老來寇琳率衆禦之老持其勇健直前趣  
琳短兵接琳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謂其左右曰吾  
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

耿豪本名令史爲征虜將軍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  
豪先鋒陷陣加前將軍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  
甲裳盡赤太祖見之歎曰令史武猛所向無前觀其  
甲裳足以爲驗不須更論級數也後從太祖戰於邛



山豪謂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  
欲慎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  
咸謂豪歿俄然奮刃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  
繼

楊忠為安西將軍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城忠從  
獨孤信討之信令忠為前驅馳至其城門叱門者曰  
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散  
退忠與都督康維即乘城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莫敢  
禦遂斬纂以徇城中懾伏太祖召居帳下嘗從太祖  
於龍州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  
之北臺謂猛獸為擒于因以字之又從太祖擒竇泰  
破沙苑遷征西將軍河橋之役忠與壯士五人力戰  
守橋敵人遂不進邛山之戰又先登陷陣除侍中驃  
騎大將軍魏恭帝初行同州事于謹之伐江陵忠為  
前軍梁人束劼於象鼻以戰忠射之三象反走及江  
陵平孝閔踐祚入為宗伯及司馬消難降忠與柱國  
達奚武投之於是兵卒騎士五千各兼馬一匹從間  
道馳入齊境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北  
豫州三千里武疑有變欲還忠獨以千騎夜趣城下  
四面峭絕徒聞擊拆忠侯門開而入乃馳召武時



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三千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寶以消難先歸忠以二千騎爲殿到洛南皆解鞍而卧齊衆來追不敢逼武歎曰達奚武自言是天下健兒今日服矣

楊纂爲征南軍大都督從文帝解雒陽圍經河橋卽山之戰纂每先登軍中咸推其勇敢

楊紹爲驍衛將軍郟城太守時稽胡恃衆與險屢爲抄竊紹率群兵從侯莫陳崇討之馳馬先登破之於默泉之上後爲輔國將軍從柱國燕國公于謹圍江陵紹爲流矢中面而力戰不衰

元定魏孝武時爲前將軍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定皆先鋒當其前者無不披靡以邛山之役敵人如堵定奮稍衝之殺傷甚衆

宇文貴字永貴賀拔陵作亂圍夏州刺史渾子雍嬰城固守以貴爲統軍前後數十戰軍中咸服其敢勇貴每縋而出戰賊莫當其鋒

梁臺爲大將軍圍雒陽久而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率兵禦之乃有數人爲敵所執已去陣三百餘步臺望見之憤怒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執者遂得還公憲每歎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後爲郟



州刺史年過六十猶能披甲跨馬足不躡鎧馳射戈

獵矢不虛發

鄭偉為北徐州刺史從戰河橋及解王壁圍偉嘗先  
鋒陷陣

宇文慶為驃騎大將軍從高祖攻河陰先登攀堞與  
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迺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日卿  
之餘勇可以賈人也

樊叔畧為驃騎大將軍從高祖伐齊叔畧部卒精銳  
每戰身先士卒

隋段文振少有膂力膽氣過人初為周宇文護親信  
知其幹用擢為中外府兵曹後從武帝攻齊海昌王  
斛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為內應文振  
扞禦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文振隨景嵩至  
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

宇文弼初為周內都上士時武帝時計大舉伐齊弼  
於是募三輔俠少年數百人以為別隊從帝攻拔晉  
州身被三創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後遷南司州刺  
史後司馬消難之奔陳也弼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  
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虜獲三千除黃州刺  
史



宇文慶深沉有器局在周以應募從征有功授都督衛王直之鎮山南也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

史萬歲仕周為開府儀同三司從梁士彥擊尉遲迥於相州及與迥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于是坐事除名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數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今殺之但當各遣一將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

榮定遣萬歲去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

張定和為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瘡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高祖聞而壯之遣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

周羅喉為開遠將軍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為流矢中其左目齊圍明徹於宿預也諸將相顧莫有鬪心羅喉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因而副之斬獲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



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喉進救拔摩訶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

魚俱羅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楊素率兵將出靈州道擊突厥路逢俱羅大悅遂奏與周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靡出左入右往返若飛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

達奚長儒為使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嘗侍平蜀之役嘗為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破之累遷大將軍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眾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為行軍總管率眾二千繫之遇於周槃眾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為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創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有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

裴仁基少驍勇便弓馬開皇初為親衛平陳之役先登陷陣

陳永貴隴右胡人本姓白氏以勇烈知名高祖甚親愛之數以行軍總管鎮邊每戰必單騎陷陣



斛斯萬善爲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鴈門也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每賊至必出當其鋒

賀若誼開皇中爲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而筋骨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爲北狄所憚

楊素仕周爲車騎大將軍從齊王憲拔晉州憲屯兵鷄棲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而宵遁爲齊兵所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死戰憲僅而獲免至高祖開皇十八年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討突厥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

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之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突厥達頭可汗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韓洪字叔明擒虎季弟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圍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歎伏焉元壽爲行軍元帥壽爲長史壽每遇賊爲士卒先登錢拔爲車騎將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卽位漢王諒反於并州又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



楊義臣為太僕卿時征遼東以將軍詣肅慎道至鴨  
 渌水與乙友文德戰每為先鋒一日七捷  
 楊屯大業中應募擊高麗力戰於遼東見稱勇敢宇  
 文述之敗也煬帝夜焚攻具詰朝遁還恐為高麗所  
 躡選壯士殿後以捍禦之及將度遼而高麗追至屯  
 先登力戰其功居最  
 閻毗領武賁郎將典宿衛煬帝軍圍遼東城令毗詣  
 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矢中所乘馬毗顏色不變辭  
 氣抑揚事卒而去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九十六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五十七

勇敢第三

唐張瑾初仕隋世歷職顯貴煬帝被圍彖鴈門也瑾  
 以驍果出城擊戰一日九捷煬帝登城望之大悅賜  
 物二千段拜右翊衛大將軍

田留安性驍武善戰隋末以校尉從通守張須陀討



捕山賊以膽氣知名

秦叔寶初為隋將來護兒帳內及盜起從通守張須  
陀擊盧明月於下邳賊連營十餘萬須陀所部纔萬  
人力勢不敵去賊六十里立柵相持經十餘日糧盡  
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兵若出營  
內即虛以千人襲營可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  
皆莫對惟叔寶與士信皆曰願行是須陀委而遁  
使二人分領千兵潛伏草莽既而明月悉兵追之叔  
寶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趨昇其樓拔  
幟各殺數人營中亂叔寶斬關以納外兵因散縱火  
焚其三十餘柵煙焰張天明月奔還須陀却逐之火  
破賊眾後降高祖高祖令事秦府拜馬軍總管從擊  
王世充每為先鋒拒竇建德于武牢也叔寶以精騎  
十數陷其陣焉太宗每大陣望賊中驍將銳士炫耀  
人馬出入來去者意頗怒之輒命叔寶往取焉叔寶  
應命躍馬負鎗而進必刺之萬眾之中人馬俱倒太  
宗因以是重之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貞觀以後嘗  
多疾出血每血出數升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經二  
百餘陣屢中重鎗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何能不病  
者乎



段志玄隋大業末隨父在太原因蒙太宗引接義兵起志玄召募得千餘人授軍頭從屯霍邑隋將宋老生率萬餘人拒戰志玄從太宗擊殺二千餘人老生大敗又從劉文靜捍屈突通於潼關文靜爲通步將桑顯和所襲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十騎往攻殺數十人而還爲流矢所中忍而不言又將兩騎更入賊陣入而後出者再三顯和軍振擊遂破之前後以軍功累遷左光祿大夫封武安郡公後從討王世充深入陷陣馬倒爲賊所擒兩騎挾持其髻志玄踴其身奮二人俱墮馬於是奪其馬仗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王世充平轉右二護軍

王君廓爲右領軍高祖謂侍臣曰吾聞相如叱秦皇目皆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出陣徐勣遇之君廓發奮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關陵武德中爲越州都督容貌魁岸勇而多力每臨陣手持大刀長一丈一舉輒死數人前無當者梁禮爲上郡太守行軍副總管拒梁師都頻有戰功稱爲勇敢

尉遲敬德初爲秦府統軍從獵於榆窠王世充出步騎數萬來戰賊將單雄信恃其驍悍領騎直入以趨



太宗敬德乃躍馬大呼橫刺雄信中之賊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圍從擊竇建德于柵渚太宗與之挑戰乃先伏李勣程節秦叔寶等諸軍太宗持弓矢令敬德執稍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建德營中大擾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却敬德爲殿引賊以入伏中於是李勣等縱兵奮擊大破其後王世充兄子偽代王琬使于建德軍中乘隋主所御駿馬鎧甲鮮華出于軍前太宗眇之曰彼之所乘真良馬也敬德曰請往取之因與高甌生梁建方兩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顛持其肘以歸賊衆無敢當者

程知節少曉習善用馬稍爲秦府左三統軍破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竝領左一馬軍總管每陣先登以功封宿國公

李君美武安人也少以勇氣聞太宗在藩引爲左右從破宋金剛杀介休單騎先入無敢當其鋒者又從破竇建德於汜水加授秦王府右三統軍劉黑闥反于洛州從往征之所至未嘗不先登陷陣丘行恭善騎射勇敢絕倫爲光祿大夫從太宗討王世充會戰于邛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虛實強弱乃與十騎衝之直出其後衆皆披靡莫敢當其鋒所殺傷



甚衆旣而限以長堤與諸將相失唯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發無不中餘賊不敢復前然後下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乘御馬前步執長刀巨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軍貞觀中有詔刻石爲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

牛達進初爲秦王府左一軍馬總管從擊王世充率騎直攻其軍殺十萬人流矢貫目勇氣彌厲戰罷始令拔箭又吐谷渾反以進達爲鄯善行軍副總管嘗爲前鋒深入歷海島經犁山窮至河源爰至雪山建于黑党項摧鋒接戰身先士卒俘馘甚衆

薛萬徹爲統軍李靖之擊吐谷渾也請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萬徹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率與虜數千騎相遇萬徹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浴血勇冠三軍

蘇定方爲正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石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馳掩

薛萬均爲殿中少監貞觀初柴紹之擊梁師都也以



萬均爲副未至朔方數十里突厥四面而至官軍稍却萬均與弟萬徹橫出擊其驍勇虜陣亂因而乘之殺傷被野鼓行而進遂圍師都突厥不敢來援萬均後爲屯衛大將軍侯君集之擊高昌也以萬均爲副進逼交河城君集名麴智盛喻以利害城中堅守萬均怒麾軍疾進智盛懼而遂降

阿史那社爾爲右軍大將軍檢校北門左屯營太宗征高麗駐驛之陣領屯衛飛騎及長上宿衛之兵奮不顧命所向無前頻遭流矢拔而又進其所部兵士人百其勇

楊弘禮隋尚書令越公素弟之子也太宗以弘禮有文武才擢爲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太宗征遼弘禮入叅謀議出則統衆攻戰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敬宗等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

王文度爲征遼副總管至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唯西門有攻取之勢亞將程名振督軍夜襲文度先登士卒繼進城中潰散遂拔其城

馬文舉爲果毅都尉太宗征遼新城國內二城步騎



四萬來援遼東江夏王道宗率行軍總管張君仁騎  
四千逆擊之及與賊遇衆寡勢懸士皆色動文舉自  
指其身言杀道宗曰此壯士也不逢勅寇安能識律  
兒哉道宗目而壯之文舉遂策馬突進所當皆斃衆  
心始安

契苾何力爲左領軍將軍時太宗征遼李勣攻白巖  
城烏骨城遣兵萬餘爲之聲援何力以勅騎八百遇  
而合戰何力挺身陷陣被槊中腰爲賊所害尙輦奉  
御薛萬單馬而進殺數騎拔何力杀羣賊中與之俱  
出力氣益奮束瘡而戰騎士齊奮賊乃退何力逐之  
轉鬪數十里斬首千餘級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也太宗征遼東仁貴應募從行  
及大軍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高惠真  
率兵一十五萬來拒戰依山結營太宗分命諸將擊  
之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易其服色著白衣握  
戟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披靡大軍乘之賊乃大  
潰高宗顯慶中爲右領軍郎將與梁建方契苾何力  
杀遼東共高麗大將温沙門戰杀横山仁貴匹馬先  
入莫不應弦而倒高麗有善射者于石城下射殺十  
餘人仁貴單馬直往衝之其賊弓矢俱失手不能舉



便生擒之

黑齒嘗之爲左領軍員外將軍高宗儀鳳中吐蕃入寇從河西道大總管李敬玄拒之總管劉審禮没于陣敬玄欲抽軍却阻泥溝而計無所出嘗之夜率敢死五百人進砍賊營吐蕃大將跋地設軍宵遁薛訥仁貴子也爲朔方軍大總管沉訥寡言臨大敵而益壯

王忠嗣爲左威衛將軍專治河西兵馬會吐蕃大下晨壓官軍衆寡不敵師人皆懼焉忠嗣乃以所策馬而前後左右馳突當者無不辟易旣出復合殺數百人賊衆亂遂三翼而擊之吐蕃大敗

王難德爲騎將天寶元年吐蕃大寇河源難德爲軍鋒贊普有二十日瑯文都恃其趨悍乘諸真馬寶鈿鞍軍前亦較鬪者難德揚鎗突往刺殺之斬其首以馬歸虜衆無敢追者軍士以聞玄宗召至御殿問之因令馳突作殺瑯支都狀上大壯之衣以錦袍令引過視都人拜左金吾衛郎將後安祿山薦一騎將曰此人不可減隴右難德其有聲如此難德至德元年爲試衛尉卿至鳳翔爲都知兵馬兼興平軍等使嘗有裨將斬元曜當合戰墜馬呼難德難德俯馬馳救之賊



射難德中眉臉穿披下障目難德乃拔去箭并皮掣棄勇冠其軍繇是衆多附之

王方翼爲安西都護大破突厥之衆而三姓因悉發衆與車薄勢合以拒方翼屯兵熱海與賊連戰流矢貫臂徐以佩刀截之左右莫有覺者

哥舒翰年四十慨然仗劍爲河西節度王忠嗣使翰別將討吐蕃其後吐蕃大寇邊翰拒之于苦海吐蕃之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翰持半段鎗當其鋒逆擊之無不摧靡又擊其次軍復走之又擊其後軍皆大破繇是知名翰常逐馬驚墜于河立于水中吐蕃三

人擬鎗方刺之翰大叫賊驚駭俱廢失鎗而走救騎至賊便解散翰有家臣曰左車年十五每隨翰出陣翰使鎗追賊及以鎗搭其肩而過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丈而墜左車輒下斬其首率以爲嘗

李嗣業初爲中郎將玄宗天寶七年安西都知兵馬使高仙芝奉詔總管軍專征勃律選嗣業與郎將田珍爲左右陌力將于時吐蕃取十萬衆來婆勒城據山因水塹斷崖谷編木爲城仙芝夜行軍渡信曷河奄至城下仙芝謂嗣業與田珍曰不午時須破此賊



嗣業引步軍持長刀亂上山山頭拋礮蔽空而下嗣業獨引一旗示絕險處先登諸將因之齊上賊不虞漢軍暴至大潰填溪谷投水溺死僅十八九遂長驅至勃律城擒勃律王吐蕃公主後安祿山反嗣業自安西赴難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常犄角爲先鋒將嗣業每持大棒衝擊賊衆披靡所向無前香積之戰賊將安思忠李歸仁悉以前軍來逼我師殆亂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讐決戰取勝三軍之士無子遺矣言訖乃仗長刀立於陣前解衣袒而大呼手殺數十人陣容方駐錄是前軍之士皆執長刀如墻而進所向摧靡陝西之陳王師小却嗣業旁南山領蕃兵數百橫截擊之應手奔潰安慶緒北奔因收河雒竝復與九節度同圍相州是時築堤引漳水灌城經月餘城不拔師老其將各圖其全人無鬪志嗣業獨被堅衝突親當矢石爲流矢所中數日瘡欲愈示帳下忽聞城下金鼓聲作聞之知戰因大噉倉中血出數升流注于地遂卒至今稱爲驍將郝廷玉者驍勇善格鬪事太尉李光弼爲帳中愛將乾元中史思明再陷絳陽光弼拔東都之師保河陽時三城壁壘不完芻糧不支旬日賊將安太清等軍



數萬四面急攻光弼懼勢西犯河潼極力保孟津以  
倚其後晝夜嬰城血戰不解將士夷傷光弼名諸將  
訊之曰賊黨何面難抗或對曰西北隅最爲勅敵迺  
急召廷王謂之曰兇渠攻西北者難奈爾爲我決勝  
而還辭曰廷王所領步卒也願得騎軍五百光弼以  
精騎三百授之光弼法令嚴峻是日戰不利而還者  
不解甲斬之廷王奮命先登流矢兩集馬傷不能軍  
而退光弼登堞見之駭然曰廷王奔還吾事敗矣促  
令左右取廷王首來廷王見使者曰馬中毒箭非敗  
也光弼命易馬而復徑騎衝賊陣騎馳突數四俄而  
賊黨大敗于河壩廷王擒賊將徐黃而還繇是賊解  
中渾之圍信宿走去

白孝德安西胡人驍悍有膽力肅宗乾元中事李光  
弼爲禪偏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  
千臨城挑戰龍仙健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嫚罵  
光弼光弼登城望之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  
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歷選其次左右曰孝德  
可光弼乃招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加幾  
何人而可乎曰獨往則可捷加人則不可光弼曰壯  
哉終問所欲對曰願備五十騎于軍前候入而繼進



及請大軍鼓噪以假氣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兩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尅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尅懷恩曰觀其攬跋便辟可萬金者龍仙始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又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予致辭非他也龍仙去三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息馬伺便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國之大將白孝德也龍仙曰是猪狗乎孝德發聲虓然執矛突前城上鼓噪五十騎亦繼進龍仙矢不及發還走堤上孝德逐之遂斬首提之而歸賊徒大震

李重倩淮西李忠臣之裨將代宗大曆七年忠臣討李靈耀頓兵汴州西時田承嗣使姪悅率師來援屯于州之北數里與靈耀軍合忠臣遣重倩輕騎候夜斬賊營重倩素以勇敢稱旣聞命持鎗上馬突入賊營斬賊數十人而還賊不之覺忠臣軍威因是增氣

李正己初爲淄青裨將驍健有勇力寶應中衆軍討史朝義至鄭州廻紇方強暴恣橫諸節度皆下之正己時爲軍候獨欲以氣吞之因共角逐衆軍聚觀約



日後者披之既逐而先正已擒其領而披其頰迴紇  
屎液俱下衆軍呼笑虜大慙繇是不敢暴

渾瑊爲京畿渭北節度觀察使德宗建中四年朱泚  
頻驅逆黨圍逼奉天瑊勤力拒討之嘗爲流矢所中  
竟不自言忍瘡痛格戰不已

王武俊爲成德軍節度與元初朱滔圍貝州武俊與  
澤潞節度李抱真合軍于貝丘抱真爲方陣武俊用  
奇兵朱滔空營合戰武俊不釋甲而馳之滔望風奔  
潰自相蹂踐死者十四五收其輜重器甲馬牛不可  
勝筭

馬燧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河陽等城使  
時汴州大將李靈曜反詔燧與淮西節度李忠臣合  
軍討之靈曜選銳兵八千號爲餓狼軍燧獨引軍擊  
破之進至浚儀是時河陽兵冠諸軍

高固少隨渾瑊從戎於朔方德宗幸奉天固當在瑊  
麾下是時賊兵已突入東壅門固引甲士亂揮長刀  
連破數賊拽車塞闔一以當百賊乃退以功封渤海  
郡王

張茂昭爲義武節度使憲宗元和四年王承宗叛茂  
昭使長男克讓渡木刀溝南與賊合戰屢捷茂昭親



披介冑當賊前鋒者數矣累獻戎捷幾覆承宗會朝  
廷赦承宗詔班師

李光顏為忠武軍節度元和九年討淮西吳元濟營  
于時曲賊境晨壓光顏之壘而陣光顏不得出乃自  
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圍之光顏將數騎冒堅而衝  
之出入者數四賊眾盡識光顏故矢集其身如蝟毛  
焉其子攬光顏馬鞅止其深入光顏鋒乃叱退之十  
是人爭踴躍賊遂大潰

史奉敬為朔方軍裨將予矢在手前無疆敵倭甥及  
使倭連二百人每以自隨臨陣入敵輒分其隊為四五

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虜倭元和中西戎犯邊奉敬  
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倭率三千人備一月糧深入蕃  
界叔良與之二千五百人奉敬既以眾行十餘日人  
莫知者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繇他道深入突出蕃  
眾之後戎人驚潰奉敬率眾大破之殺戮不可勝計  
奉敬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茶野外馳逐能擒奔  
馬自執鞍勒隨鞍躍上然後羈帶予矢在手前無疆  
敵

劉澗為忠武軍節度李光顏帳中親將光顏討吳元  
濟用為前鋒蔡將有董重質者守洞曲其部下乘驟



即戰號驟子都最為勁悍官軍當警備之澠澠澠澠善射每與驟軍接戰必冒刃陷陣俘馘而還又云澠為忠武軍小

投討淮西前後遇賊血戰終乃所傷死者數百

石雄為徐州捉生兵馬使勇敢善戰氣凌三軍文宗

時王智興討李同捷雄先驅渡河前無堅戰

梁寇彥卿唐天復中太祖迎昭宗于鳳翔累與岐軍

對陣時彥卿為諸道馬步三軍排陣使常躬擐甲胄

乘其所賜烏馬騁于陣前太祖目之曰真神王也昭

宗還京師賜為迎盜殺勇功臣

李思安本宋人也祖父皆隸職于宣武軍之靜戎鎮

思安幼拳捷有膂力所為不當未弱冠長六尺超超

然有拔行伍取富貴意唐乾符廣明間盜火互起思

安棄州里投盜中太祖始鎮夷門自巢軍諸隊間烏

逝歸我初以為騎士思安善用槊每從上征伐嘗飛

馬出敵陣之後測其厚薄而還或敵有恃猛悍炫執

者太祖多命取之必鷹揚颺馳擒馘於萬甲之際出

入自若如蹈無人中繇是疊委戎事累授劇郡

王景仁為淮南西北面行營招討應接使伐壽州俄

而朱瑾以大軍至景仁力戰不屈嘗以數騎身先奮

擊寇不敢逼乃引兵還及濟淮復自殿軍



氏叔宗爲後院馬軍都將時東伐徐驪多歷年所叔宗身當矢石奮不顧命

朱珍徐州豐縣人太祖鎮汴兼領招討使署珍爲宣武右職以總腹心從太祖以汴宋毫之師入西華破王夏寨勇冠軍鋒

張存敬唐中和中從太祖赴汴以其壯節頗見親暱首爲右騎都將從討巢蔡凡歷百戰多於危蹙之間顯有奇畧光啟中晉軍圍張宗奭於盟津太祖遣丁會葛從周存敬同往馳救存敬引騎軍先犯虜騎諸將翼之虜騎大敗乃解河橋之圍

葛從周爲邢州留後時幽州劉仁恭率衆寇魏州屠其郡從周自邢臺馳入魏州燕軍突上水關攻館陶門從周與賀德倫率五百騎出戰謂門者曰前有敵不可返顧命闔其門從周等極力死戰大敗燕人擒都將薛突厥

王重師爲潁州刺史唐乾寧中太祖攻濮州縱兵壞其墉濮人因屯火塞其壞壘煙焰亘空人莫敢越重師方苦金瘡卧其軍次諸將或勉之乃躍起命壯士悉取軍中氈罽投水中擲赤火上重師然後率精銳持短兵突入諸軍踵之濮州乃陷重師爲劍所傷身



被八九鎗丁壯荷之還營且將斃矣太祖驚惜尤甚  
日雖得濮壘而失重師奈何亟命以奇藥療之彌月  
始愈昔金太祖其軍大勝漢軍以奇藥治命其士  
劉知俊爲軍校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冠諸將太祖  
命左右義勝兩軍隸之尋爲左開道指揮使故當時  
人謂之劉開道

張歸霸初爲宣武軍劇職唐光啟三年夏與秦宗賢  
戰于萬勝翼日秦宗權遣將張邳來寇列寨於赤堋  
一日出騎將較勝歸霸爲飛戈所中卽拔馬却逸控  
弦一發賊洞頸而墜遂兼騎而還太祖時於高丘下  
瞰備見其狀面加賞激賞以金帛其所獲馬賜之  
嘗被命以控弦之士五百人伏于壕內太祖統數百  
騎稍逼其寨蔡人果以銳士摩壘來追歸霸發伏兵  
掩殺千餘人奪馬數千匹尋奏授左散騎嘗侍

張歸厚爲太祖軍校時淮西兵力方壯太祖之師尙  
寡歸厚以少擊衆往無不捷唐光啟三年春與秦賢  
戰于萬勝大破之其夏蔡將張脗以數萬衆屯于赤  
堋歸厚嘗與脗單騎闖于陣脗不能支而奔師徒乘  
此大捷太祖大悅立署爲騎軍長仍以鞍馬器幣錫  
之及佐朱珍討時溥寨于豐蕭之間歸厚來往徐



如行坦途甚爲諸將嘆服龍紀初奏遷檢校工部尚書其年冬復伐徐歸厚以偏師逕進至九里山下與徐兵遇時我之叛將陳璠在賊陣中歸厚忽見之瞋目大罵單馬直往期于必取會飛矢中左目而退徐我甚衆莫敢追之

霍存爲曹州刺史始朱友裕以大軍伐鄆臨其壁旣而師陷圍中以急來告存領二百騎馳赴擊退之太祖喜拔爲諸軍都指揮使

王檀初爲汴小將汴將楊彥洪破巢將尙讓李謙柔尉氏門外檀在戰中摧鋒陷陣遂爲太祖所知稍蒙擢用蔡賊張存敢乘亂據絳陽檀與勇士數十人潛入賊柵邀其輜重存敢遁走檀初爲汴小將從擊秦賢柔鄭州西北河灘之上柔太祖馬前射賊將孫安應弦而斃

徐懷玉爲鄜坊節度使材氣剛勇臨陣未嘗折退平生金瘡被體有戰將之名焉

王彥章以驍勇見稱累歷刺史不知書行師將兵無法術能先登陷陣奮不顧身每入陣使二鐵鎗一橫馬鞍一秉在手酣戰揮擊敵人避之

謝彥章臨敵御衆則肅然有上將之威每敦陣整旅



左旋右抽雖風馳雨驟亦無以踰其迅速也故當時  
騎士爲用及其遇害衆皆惜之

牛存節字贊貞青州博昌人也少以雄勇自負初授  
宣義軍小將屬蔡冠至金堤驛犯酸棗靈昌存節日  
與之鬪凡二十餘往每往必執俘而還前後斬首二  
千餘級獲輜畜甚衆太祖擊蔡賊於板橋赤墻酸棗  
門封禪寺枯河北存節皆豫其行與諸將於濮州南  
劉橋范縣大破鄆衆自此深爲太祖獎遇

後唐周德威小字揚五從武皇爲內衙軍副唐光化  
二年三月汴將氏叔琮率衆逼太原有陳章者以健

勇知名衆謂之夜叉言于叔琮曰晉人所恃者周揚  
五願擒之請賞以郡陳章嘗乘駿馬朱甲以自異武  
皇戒德威曰我聞陳夜叉欲取爾求郡宜善用備之  
德威曰陳章大言未知鹿死誰手他日致師賊部下  
日如陣上見陳夜叉爾等但走德威微服挑戰部下  
僞還陳章徒馬追之德威背揮鐵鎗擊墮其馬生獲  
以獻纒是知名天祐九年五月七日劉守光令驍將  
單廷珪督精甲萬人出戰德威遇於龍頭崗初廷珪  
譟左右曰今日擒周揚五旣臨陣見德威廷珪單騎  
持鎗窮追德威垂及德威側身避之廷珪少退德威



奮擣擊墮其馬生獲廷珪黨大敗斬獲三千級獲大將李山海等五十二人

少儼代州鴈門人以便騎射給事於武皇爲帳中親將驍果絕衆善擒生設伏望塵揣敵所向皆捷自武皇入定三輔誅黃巢每出師皆從

高行珪燕人也家世勇悍與弟行周俱有武藝初仕燕爲騎將驍果出諸將之右

李嗣忠從武皇爲左廂馬軍都將救應河府與梁接戰應弦斃者甚衆而稍中其口酣戰未解及退莊宗視其傷深加慰勉轉內衙門都步將遼州刺史

朱洪實不知何許人以武勇累歷軍校長興申爲馬軍都指揮使秦王爲元帥以洪實驍果尤寵待之

李存孝驍勇冠絕常將騎爲先鋒梁祖令張全義攻澤州李罕之告急于武皇武皇遣存孝率騎五千援之初汴人攻澤州呼罕之日相公常恃太原輕絕太國今張相國已圍太原葛司空已入潞府旬日之內沙陀無穴自處相公何路求生耶存孝聞其言不遜選精騎五百繞汴營呼日我沙陀未穴者候爾肉饌軍可令肥者出鬪汴將有鄧季筠者亦以驍勇聞乃引軍出戰存孝激勵部衆舞稍先登一戰敗之獲馬



千匹生擒季筠殺軍中是夜汴將李讜收軍而遁存  
孝擊至馬牢山俘斬萬計遂退攻潞州存孝初爲太  
祖紀綱給事帳中後鎮邢州存孝每臨大敵被重鎧  
橐弓坐稍僕人以二騎從陣中易騎輕捷如飛獨舞  
鐵搥挺身陷陣萬人辟易蓋古張遼其寧之比也

李存審事太祖爲五院都知兵馬使常從討赫連鐸  
存審冒刃死戰血流盈袖太祖手自封瘡且夕臨問  
後爲蕃漢副總管戰于胡柳晡晚之後存審引魏州  
銀鎗軍敗賊于山下是日周德威不利師逗撓賊鋒  
四集存審與其子彥饒彥圖冒刃血戰俄陷賊陣與  
帝軍合大破汴軍

李建及爲衛軍被天祐七年相繼之殺汴將韓勅追  
周德威至高邑南野河上鎮定兵扼橋道韓勅選精  
兵堅奪之莊宗登高而望鎮定兵將卬謂建及曰如  
賊邏橋則勢不可遏卿許如何建及殺部下選士二  
百挺鎗大噪刺汴軍却之殺橋下胡柳之役前軍逗  
撓際晚汴軍登土山建及一戰奪之莊宗欲收軍詰  
朝合戰建及橫稍當前日賊大將已亡乘此易擊王  
但登山觀臣破賊卽引銀鎗効節軍大呼奮擊三軍  
增氣繇是王師復振遷魏博內外衙都將十六年梁



將賀環寇德勝南城圍塹既周又以礮撞戰艦斷我  
津渡百道攻城萬旅齊進負芻運石填塞池塹我營  
將士氏延賞柔城中多蓄芻草每賊乘城束蘊灌膏  
燔焰騰天賊焦爛柔下不可勝紀莊宗馳騎而往柔  
陣北岸津河不通延賞告矢石將盡上積錢帛柔軍  
門募能破賊船者如是獻伎者數十或言能吐火焚  
舟或言能游水破艦或言能釀呪兵刃悉試之卒無  
成功城中危急所爭晷漏虎臣不能勇智士不能謀  
莊宗憂形柔色建及擐甲而進日賊帥傾巢賊死與  
茲一舉如我師不南則彼爲得計今豈可限一衣帶  
水而縱敵憂君今日勝負臣當効命遂以巨索聯舟  
十艘選勁節卒三百人持斧披鎧鼓柁而行中流擊  
之賊樓船三層蒙以牛屎懸板爲楫如埤堦之制我  
船將近流矢雨集建及率持斧者入賊艦撞間斬其  
竹破賊懸楫以稍刺之于上流取獲百以木夾口竹  
笨維之又以巨索牽制積芻薪于上灌脂沃膏火發  
亘天別維巨艦中實甲士乘燭鼓譟賊斷縶而下沉  
溺者殆半我軍餘是得渡莊宗曰周瑜得黃蓋而挫  
曹公吾有建及卒破賊艦奇才猛將何代無之  
史敬思爲先府都督從入關破黃孽定三輔平陳蔡



衛嘗爲騎將挺身酣戰勇冠三軍當太祖上原之難敬思方大醉從者喻之厥然而起登驛樓控絃射賊矢不虛發汴人橫死樓下旣而遇雨翼解圖太祖登尉氏門敬思迷墜擁門故陷賊太祖還營流涕久之史建塘爲前鋒時梁太祖攻菑縣建塘以三百騎雜芻牧者突賊營梁人燒營而遁

李嗣昭爲昭義節度汴將李思安將兵攻潞州嗣昭嘗享諸將登城張樂賊矢中足嗣昭密拔毀之坐客不之覺酣飲如故以安士心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幼有雄傑之志初試宣武軍爲軍校與主將不協遂歸于我莊宗以爲護衛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幽州燕將有單廷珪元行欽時稱驍勇魯奇每與之接戰莫不氣勢凌制每鬪不能自解將士皆釋兵而觀軍中稱賞梁將劉鄩在滹水莊宗深入致師劉鄩設伏魏縣西南河曲間葭蘆中莊宗不滿千騎汴人伏兵萬餘人大譟而起圍莊宗五六重魯奇與玉門關烏得兒等奮命決戰俄而李存審外救至方解魯奇持鎗攜劍專衛莊宗手殺百餘人是役烏得兒被擒魯奇所傷盈膚

李嗣肱爲裨將時梁太祖新屠棗彊其將賀德倫急



修攻蓆縣梁祖率師五萬合勢營柔蓆之西嗣肱自下博率騎二百薄晚與梁之樵芻者相雜日既晡人梁軍營門諸騎相合大譟弧矢星發燒關馳突汴人不知所爲營中大擾旣曉殿騎而退是夜梁祖燒營而遁解蓆縣之圍

安敬思少給事帳中及壯便騎射驍勇冠絕常將騎爲先鋒未嘗挫敗

安金全爲振武軍節度使時梁孽未平兩軍對壘汴之游騎每出必爲金全所獲故賊之偵邏者咸懼之目之爲五道蓋比陰鬼將有五道之名以取人命故也金全累爲刺史以老病退居太原天祐中汴將王

擅率師三萬乘莊宗在鄴來襲并州時城無備兵敵軍奄至監軍張承業大恐計無所出閱諸司丁匠登陴捍外攻甚急金全遽出承業曰老史退居抱疾不任軍事然吾王家屬在此王業本根之地若一旦爲敵所有大事去矣請以庫甲見授爲公備寇承業卽時授之金全披甲躡馬召率子弟及退閑諸將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賊柔羊馬城內梁人驚潰餘是退却

白奉進初爲裨將時梁人圍李嗣昭于潞潞人苦之



勇敢三  
卷之三十一  
俄而莊宗嗣位率親兵赴之奉進挺身首犯賊鋒諸將繼之莊宗覩而壯焉

西方鄴事莊宗爲奉義指揮使每從征討咸以身先元行欽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紹榮莊宗好戰勇忝大敵或臨陣有急兵行欽必橫身解鬪翼衛之莊宗營未得勝與汴軍戰于潘張王師不利諸軍奔亂莊宗得三四騎而旋中野爲汴軍數百騎攢攻之事將不測行欽識其幟急馳一騎至奮劍斷二矛斬一級汴軍乃解圍翼莊宗還宮流涕言曰富貴與卿共之自是冠諸將寵

郭延魯天成中汴將朱守殷叛命延魯從車駕東幸至其地攻壘先登尋平守殷以功授汴州步軍都指揮使

晉潘環初事梁累遷右雄威指揮使時梁人與唐莊宗對壘于河上環每豫戰先登陷敵金瘡徧體莊宗知其名及平梁令典禁軍全賴其兵  
張廷蘊初仕唐武皇爲小校及莊宗救上黨戰栢仁攻蒯丘下邢魏皆從之後戰莘縣胡柳陂繼爲流矢所中瘡痍盈於面首莊宗寵之統御營黃甲軍嘗在左右



史建塘武略出人善騎射事唐莊宗出軍攻伐多爲先鋒將敵人畏之謂之史先鋒累立戰勲歷澶洛相三州刺史

安友謙爲供奉官晉天福五年馬全節爲安州節度使會李金全據州叛因命全節引兵討之友謙登鋒獨戰奮不顧身所當之者無不敗潰

白延遇歷典禁軍累遷至檢校司空天福中晉祖在白延遇歷典禁軍累遷至檢校司空天福中晉祖在鄴安鐵胡叛于鎮州帥衆數萬指闕而來晉祖命杜重暉統諸將以禦之時延遇不豫其行乃立告晉祖願以身先及陣于宗城延遇帥其統屬犯之斬級數

百戰旣酣而劍亦折諸將繇是推伏晉祖聞之旣命  
中將使以寶劍良馬賜之常山平以功授檢校司徒  
充馬軍左廂都校

相里金初爲唐莊宗親衛小校後與梁師戰于栢鄉  
及胡柳陂襲德勝口攻廣邊軍擒元行欽圍幽州及  
慈丘翊所至登鋒奮武軍罕出其右

萇從簡陳州人也初事唐莊宗爲小校每遇攻城名  
人爲梯頭從簡應募莊宗愛其武勇領帳前親衛兼  
步軍都指揮使一日莊宗領大軍對陣登高而坐敵  
人有執大幟楊其武者莊宗指之謂左右曰猛士也



從簡曰臣爲大王取之莊宗慮其不捷不許從簡退  
乃潛領十數人挺身而入奪幟以歸萬衆鼓譟莊宗  
壯之而賜賚甚厚又嘗中箭而鏃入于骨使醫工出  
之以刀鑿骨恐其痛也良久未能搖動從簡瞋目謂  
曰何不深鑿洎出之左右無不惻然從簡顏色白若  
其勇壯皆此類也

張方進少而無賴初享唐武皇以騎射著名攻城野  
戰勇不顧命嘗與梁師對陣時短刀躍馬獨進  
務逞其志殺而不獲及兵乃毀弱則易以大鎗左右  
奮擊出沒往返彌縫皆斷無敢當者莊宗明宗素憐  
其雄武威復獎其戰功故累典大郡

王清爲奉國軍都虞候時襄州安從進叛從高行周  
討之踰年不下一日清請先登諸衆繼其後會有內  
應者遂拔其城清以中重劄有詔褒慰

皇甫遇爲滑州節度使開運三年虜長率衆屯耶戰  
遇與安審琦慕容彥超等禦之遇使渡漳河虜前鋒  
大至遇引退轉鬪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  
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至未戰百  
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而死遇有紀綱杜知  
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顧杜知敏已爲



寇獲遇謂彥超曰知敏蒼黃之中以馬輟我義也安  
可使陷于寇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胡騎壯  
之俄而軍士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  
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虜騎所圍若不  
救則成擒矣從恩曰虜勢甚熾無以支吾將軍獨往  
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假若  
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  
虜見塵起謂救軍并至乃引去遇彥超中數鎗得還  
時諸軍嘆曰此三人者真猛將也遇累官至檢校大  
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石公霸以天福九年契丹入寇少帝親征公霸爲先  
鋒指揮使遇賊數萬騎于城之北爲賊所圍高行周  
符彥卿在城之東南方息于林下忽聞賊至駭愕督  
軍而進纔數千騎衆寡不較行周遣人馳告景延廣  
請益師延廣遲留候帝進止旣而行周等爲賊圍之  
數重三人大譟瞋目奮擊賊衆傷死者甚多帝自御  
親兵援之獲免

漢張鵬晉開運中爲前鋒監押時契丹逼澶州鵬奮  
身擊虜被創而還其後累爲邊城戍守士伍服其勇  
劉在明後唐明宗時爲捧聖左廂都指揮使領和州



刺史從幸汴州至滎陽聞朱守殷叛用爲前鋒至汴城率先登城賊平授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

周王殷後唐天成中爲陵武都指揮使張令昭據鄴叛朝廷命將討之殷冒矢石率先登城以功授邢州刺史漢祖受命從征杜仲威于鄴下會慕容彥超請收城殷與劉詞皆率先登梯衝力戰殷矢洞于首久之出鏃于口以是漢祖嘉之

劉詞晉天福中從杜重暉敗安鐵胡于宗城及圍鎮陽詞自登雲梯身先士卒以功加檢校司徒泌州刺史

孫行友爲義武軍節度留後性豪邁有膽氣在郡屢挫胡寇累上章言契丹離合臣願得勁兵三千乘輿平定幽州太祖雖未允請行壯其雄健故以義武軍留後授之

史彥超爲鄭州防禦使劉崇之寇潞州也車駕親征以彥超爲前鋒都指揮使高平之戰先登陷陣以功授葉州節度使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九十六 十一月二十三日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册府元龜 勇敢三 卷之三百九十六

上音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九十七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五十八

懷撫

傳載招撫之訓書紀柔遠之說斯懷撫之謂矣其奉  
辭為將受命致討總戎作鎮守邊固圉而能推以恩  
信布之仁惠招輯流散收恤孤弱綏懷新附撫柔異  
類俾鄰邦敵境愛之如椒蘭外夷殊俗歸之如父母

册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三百九十七



用能固守疆場謚清靜塞成勞徠安定之績致和平  
富庶之美詩曰民之攸暨又曰懷我好音自非誠心  
內著德聲延暢亦何以致其感悅哉

漢段會宗再為西域都護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

迎小昆彌安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

謁諸翎侯止不聽遂至龜茲諸城郭甚親附謂城郭諸國

後漢鄧禹為前將軍建武初光武分麾下精兵二萬

人使鄧禹西入關時赤眉入長安三輔連覆敗赤眉

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剋而師行有

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

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

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各振關西帝嘉之數賜書

褒美

祭彤為遼東太守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

偏何鮮卑名也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物稍復親

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麗之屬遂駱驛款塞彤為人質

厚重毅撫夷狄以恩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

鄧講章帝時為謁者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

桓恐恨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變漢

儀日中興以幽冀并州克定天下故於黎按尉張紆

陽立官以謁者監之狐奴縣屬漁陽郡也



誘誅燒當種羗迷吾等繇是諸羗大怒謀欲報怨朝  
 廷憂之公卿舉鄧訓代紆為校尉諸羗激忿遂相與  
 解仇結婚交質盟詛衆四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  
 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  
 富彊每與我戰嘗以少致多雖首施兩端首施猶漢首鼠也  
 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羗合兵萬  
 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擁衛稽故稽故稽謂稽留事故稽故字一作諸故  
 之利以夷禁我不立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  
 羗大動經營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州

更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  
 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  
 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羗掠無所得  
 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繇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  
 常關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  
 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  
 少年勇者數百千以為義從  
 竇憲為車騎將軍和帝永元元年出鷄鹿塞遣軍司  
 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  
 後時虜中乘亂泄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



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

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言依附漢家自

保護其國也宣帝時呼韓邪單于款塞朝于其泉宮請留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居單于喜

悅即將其眾與諷俱還到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

弟右温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

身致奏還其侍弟明年單于復遣車詣儲王等款居

延塞欲入朝見請願大使竇憲上遣大將軍護軍班

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為南單于

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

陳禪左轉玄菟候城陣尉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遼

東太守胡憚其威疆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

卒往曉慰之單于隨降還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

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物而去

种暲為尚書會匈奴寇并凉二州桓帝以為度遼將

軍暲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羗虜先時有主見獲

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餘是羗

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

劉虞為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扶餘

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後前中山相張

純等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復以虞為幽州牧



虞到薊罷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烏桓峭王等以  
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純等走出塞餘皆降  
散

魏蘇則爲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  
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羗胡得其牛羊以  
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日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  
家

毋丘典爲武威太守內撫吏民外懷羗胡卒使柔附  
及羣雜胡棄惡詣典典皆安卹使盡力田

率指爲使持節赴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  
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誘布德恩招  
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  
使還本郡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皆令款  
塞

吳孫歆爲鎮北將軍爲邊將數十年青徐汝沛頗來  
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徹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  
居者各數百里

陸遜爲大將軍太帝嘉禾五年北征遜遣將軍周峻  
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盛峻等奄至人  
皆捐物入城城門益不得關其所生獲皆加營護不



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卽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携而歸者隣境懷之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竝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孫皎爲征虜將軍督夏口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今日今所欲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也往不得擊其老弱錄是江淮間多歸附之

魯肅代周瑜鎮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

呂蒙爲左護軍虎威將軍討關羽于南郡蒙入據城盡得關羽之將士家屬皆撫慰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大帝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使還私相叅譚咸知家間無恙見待過予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荆州遂定

晉羊祜鎮荆州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併



之心每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謀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祐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顛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祐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殮景尚子弟迎喪祐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祐募生縛香旣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游獵嘗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所得者皆封還之杜預爲征南大將軍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

張華爲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華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二十餘國并遣使朝貢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

王渾爲安東將軍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無不悅附

周浚爲折衝將軍揚州刺史移鎮秣稜時吳初平屢有逃亡者頻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吳人悅服



劉琨為并州刺史時東瀛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  
 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  
 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屍滿地  
 其有存者飢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剪  
 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至來掩襲嘗  
 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盾以耕屬鞭而耨琨撫循勞  
 俸甚得物情在官未朞流人稍復鷄犬之音復相接  
 矣士奔逆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  
 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相繼剋期與猗盧討劉  
 聰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振皆病死徒屬四散琨子  
 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質澹等率盧衆三  
 萬人牛馬羊十萬悉衆歸琨琨繇是復振率衆百騎  
 自平城撫納之

祖逖為奮威將軍討樊雅陳川遣將李頭率衆接之  
 力戰有勲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  
 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嘆曰若得此人為主吾  
 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數百  
 人歸于逖後鎮乘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茂漸感  
 候騎嘗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  
 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為逖所破勒



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逃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授逃節度逃愛人下士雖踈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繇是黃河已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密以間前後剋獲亦繇此也

荀羨監青州諸軍事領兗州刺史先是石季龍死胡中大亂羨撫納降附甚得衆心

魏浚爲武威太守以亂不之官及雍陽陷屯于雍北石梁塢撫養遺衆漸修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喻

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歸之者甚衆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感悅襁負至者甚衆

詹應爲南平太守都督平天門武陵軍事天門武陵谿蠻竝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并謀背叛詹名蠻首破銅券與盟繇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又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

陶侃爲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亡者歸之



盈路侃竭資賑給焉

桓宣爲平北將軍鎮襄陽宣久在襄陽綏撫僑寓甚有稱績又監沔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石勒荊州刺史郭敬成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軍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平李陽又破新野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委宣鎮之以其淮南郡曲立義成都宣招懷初附

桓伊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冲卒遷都督江州荊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宰卹爲豫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今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

褚裒爲豫州司馬督司馬軍事太傅叅軍王玄代裒爲郡時梁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勢裒嘗優遇之玄爲政旣急裒知其不能容奴因之曰卿威殺已多而人情難戒一宜深慎之玄納裒言外羈縻奴而內懷憤及遷爲陳留將發乃收奴斬之餘黨聚衆殺玄梁郡旣有內難而徐州賊張平等欲掩襲之郡



人遑惑將以郡歸平荀組遣往撫之衆心乃定  
郗恢爲梁秦雍司荆楊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  
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恢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  
千計

瑯琊武王佃起家爲寧朔將軍監守鄴城有綬懷之  
稱

宋柳元景爲建威將軍北伐斬魏將張是提又斬三  
千餘級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元景輕騎晨至魏兵  
之面縛者多河內人元景詰之日汝等怨王澤不接  
請命無所今并爲魏盡力便是本無善心順附者存

惟從惡者誅滅欲知王師正如此也耳皆曰虐虜見  
驅後出赤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非  
敢背中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曰今王  
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乃悉而遣之家在關裏者符  
守關諸軍聽出皆稱萬歲而去

檀道濟爲冠軍將軍武帝北征道濟爲前鋒至雒陽  
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以戮爲京觀道  
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再道之於是戎夷感  
悅相率歸之者甚衆

梁孫謙宋明帝泰始初事建安王休仁休仁以爲司



徒參軍言之明帝擢爲明威將軍巴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常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聯勅募千人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因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喻而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俸罷出吏民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信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爲撫軍中兵參軍

徐文盛武帝大同末爲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羣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却奪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改

張興世爲游擊將軍北伐次下邳號令嚴明所至獨剋下邳人多有欲來降惠紹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失鄉非朝廷弔人本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感悅

陳沈恪宣帝時都督廣衡交越城定新合羅愛德宜利安石雙等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恪未至鎮前刺史歐陽紇舉兵拒險恪不得進朝廷遣司空章昭達督衆軍討紇紇平乃入州州罹兵荒所在殘毀恪綏懷安輯被以恩惠嶺表賴之



裴忌以大建五年爲都官尚書吳明徹督諸軍北伐  
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軍師將軍豫州刺  
史忌善於綏撫甚得民和

後魏寇讚初爲後秦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千有餘  
家推讚爲主歸順拜綏遠將軍魏郡太守其後秦雍  
之民來奔河陽滎陽河內戶至萬數拜讚安遠將軍  
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治于雒陽立雍州之郡縣以撫  
之繇是流民襁負自遠而至三倍於前

于栗磾明元時爲鎮遠將軍河內鎮將撫導新邦甚  
有威惠

乃雍爲鎮東將軍與叔孫建攻青州建先攻東陽雍  
至招集義衆得五千人遣撫慰郡士人盡下送租供  
軍又詔令南入以亂賊境雍攻克項城會有勅追令  
隨機立効雍於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  
十七營遷鎮濟陰

東平王漢太武時鎮抱罕以信惠撫衆羗戎敬服改  
封東平王

陸侯爲都督雜豫二州諸軍事虎牢鎮大將軍源休  
屠金崖羗狄于玉等叛復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平  
西將軍安鎮大將旣至懷柔羗戎莫不歸附



盧度世爲假節鎮遠將軍齊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  
數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  
趙逸爲寧朔將軍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百  
姓安之

叔孫建爲平原鎮大將征南大將軍在平原十餘年  
綏懷內外甚得邊稱

陸真文成時爲安西將軍長安鎮將東平王道符反  
于長安殺雍州刺史魚玄明關中草草以真爲長安  
鎮將賜爵河南公長安兵民素服威信真到撫慰之  
皆怡然安靜

尉撥爲晉昌鎮將綏懷邊民甚著稱績後爲名城鎮  
將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餘家上都徙收盧  
水胡八百餘落盡附于民

王斤爲平北將軍時并州胡茵田卜謀反諸餘衆不  
安遣斤鎮虎威以撫慰之斤綏靜胡醜甚收聲稱  
李洪之獻文時爲內都大官河西羗胡鎮部落反叛  
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與  
駕至并州詔洪之爲河西都將討山胡山胡皆保險  
拒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鷄原以對之諸將悉欲  
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



之遷并尚書外都大官

李崇爲鎮西大將軍孝文時巴夷擾動詔崇以本將軍爲荊州刺史鎮上雒勅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轡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懷懼也孝文從之乃輕發數十騎直到上洛宣詔綏慰當卽帖然尋勅邊戍掠得南齊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之口二百許之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治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

莫雲爲鎮西大將軍時初平河西人心未一雲撫慰

新舊皆得其所

杜纂除積弩將軍領衆詣淮迎降民楊廂等脩立楚鎮招納山蠻李天保等五百戶

李輔爲鎮遠將軍潁川太守帶長祛戍輔綏懷招集甚得衆和任城王澄爲征南大將軍都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梁州氏帥楊仲顯婆羅楊卜兄弟及符叱槃等自以居邊地險世爲山狡澄至州量彼風俗誘道懷紆表送婆羅授仲顯循城鎮撫之將楊卜爲廣業太守叱槃固道鎮副將自餘首帥各隨才而用之附者賞違命者加誅於是仇池帖然西南欵順



丹房元... 懷撫  
盧淵為京兆王愉徐州刺史南徐州長史沈陵殺將  
佐勒宿預之衆逃叛陵在邊歷年結構既廣二州人  
情咸相扇惑陵之餘黨頗見執送淵皆撫而赦之唯  
歸罪於陵錄是衆稍安

崔敬邕為龍驤將軍管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百匹  
因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

韓均為冀州刺史都督定冀相三州諸軍事均親身  
率下明為耳目廣設方略禁斷姦邪於是趙郡屠谷  
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為業者均皆誘慰追捕  
遠近震跼先是河內未賓民多去就均撫懷之民咸

### 受優復

皮喜為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開府仇  
池鎮將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深  
恩布惠民夷大悅酋帥强好子等各率戶歸附於是  
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

傅豎眼宣武時為建威將軍討揚州賊破之仍鎮於  
合肥齊民歸之者千戶又詔假節行南兖州事豎眼  
善於綏撫南人多歸之又為益州刺史進號冠軍將  
軍撫蜀人以恩信為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竊有  
掠數民入境者移送還本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



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爲魏民矣是以蜀民請軍者旬月相繼宣武甚嘉之

李紹爲撫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時隴右新經師旅之後百姓多不安業紹善撫納甚得夷夏之心

彭城王勰爲司徒領揚州刺史既定壽春進位大司馬獲南齊汝陰太守王果豫州治中庾稷等數人勰傾衿禮之常叅坐席果承問進曰果等契濶生平皓首播越顧瞻西夕餘光幾何今遭聖化正應力茲愚老申展尺寸但在南百口生死分張乞還江外以申德澤勰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殿下賜處有過國士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其爲遠人所懷如此

王肅爲散騎嘗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以誠綏納咸得其心

安豐王猛子延明孝明時爲尚書右僕射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梁武帝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人譽招懷舊土遠近歸之



爾朱天光孝莊時爲鎮東將軍初元顥入繼天光與天穆會爾朱榮於河內榮發之後并肆不安詔天光以本官兼尚書僕射爲并肆雲恒朔燕蔚顯汾九州行臺仍行并州委以安靜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尋還京師

北齊盧潛爲揚州道行臺左丞與陳隣接潛輯諧內外甚得邊俗之和又爲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任總軍民顯祖初平淮南給十年優復平滿之後建後主天統永平中徵稅煩雜高文海執正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

陳德信從其所往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勅送突厥馬數千匹揚州管内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勅括江淮間馬并送至官廐錄是百姓搔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政故得寧靜

辛術爲東徐州刺史爲淮南經畧顯祖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稅術率諸軍渡淮繼之租還鎡下邳人隨術北渡淮者三千餘家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携安撫城鎮相繼欵附前後來二十餘州

斛律羨爲幽安平南北營東燕六年都督突厥來寇州羨禦之望見軍威不敢戰來欵附慮其有詐且喻



之曰爾輩此行非朝貢見機始變未是宿心若有誠實宜速歸巢穴別遣使來於是退走後主天統初突厥木汗遣使請朝獻羨始以聞自是朝貢歲時不絕羨有力焉

後周韋旭後魏永安二年拜右將軍南幽州刺史時氏賊數為抄竊旭隨機招撫竝卽歸附

李賢初為西魏原州刺史賢雖少從戎旅而頗開政事撫導鄉里甚得民和文帝大統十二年隨獨孤信征涼州平之又撫慰張掖等五郡而還

宇文測為大都督行汾州事政存簡惠頗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設酒殺宴勞放還其國并給糧餼衛送出境自是東魏六慙乃不為寇汾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弔不復為仇讐矣時論稱之比於羊叔子

赫連達初從賀拔岳西征為都督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達馳詣太祖太祖引軍向高平令達率騎據彈箐峽山百姓惶懼奔散多者有數村民方扶老弱驅畜牧欲入山避難軍士爭欲掠之達曰遠近民黎多受制於賊今若值便掠縛何謂伐罪弔民不如因而



撫之以示義師之德乃撫以恩信民皆悅附於是迭相曉諭咸復舊業太祖聞而嘉之

尉遲迥既平蜀爲都督益等十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刺拜及黜陟迥乃明賞罰布德威綏輯新邦經畧未附夷夏懷而歸焉

侯莫陳穎爲開府儀同三司從滕玉追擊龍泉文城叛胡穎與柱國竇盧勣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爲奴至是詔胡有厭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言爲胡林所隱匿者勣將斬之穎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遇脅爲亂今撫慰之自可不戰而定如卽誅之轉相驚恐爲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附之令自歸首則羣胡可安勣從之諸胡爭附北土以安

楊敷孝閔帝時爲使持節蒙州諸軍事刺史先是蠻左等多受齊假署數爲亂逆敷推誠布信隨方撫慰諸蠻左等感之相率歸附敷乃送酋帥四十餘人赴闕請因齊所假而授之諸蠻等愈更感悅州境獲寧司馬喬自孝閔踐祚爲驃騎大將軍後爲御正中大夫及大軍東討與少卿楊標守軹關卽授懷州刺史



武帝天和初隋上庸公陸騰討信州反蠻令賢等齊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羣蠻率服

齊王憲討北齊任城王湝廣憲王孝珩於信都憲至信都登張耳冢以望俄而湝領軍尉相願僞出戰略陣遂以衆降相願湝之腹心也衆駭因破之擒湝及孝珩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厚加資給又問孝珩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發俯仰有節憲亦爲之改容

韋世康自武帝平齊授司馬總管長史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庶胥附

楊雄爲通維防主雄處疆場務在保境息民接待敵人必推誠伏信齊維州刺史獨孤永業深相欽尚移書稱美之

楊忠爲大將軍再舉盡定漢東之地寬以御衆甚得新附之心

隋虞慶則初仕後周爲并州總管長史時稽胡數爲反叛越王盛御史下大夫高穎討平之將班師穎等咸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卽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境內清肅稽胡慕義而歸者八千



餘戶

高頴爲左軍大將蕭巖之叛也詔頴綏集江漢甚得民和

韋冲開皇初爲開府時發南汾胡千餘州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高祖呼冲問計冲曰夷狄之性易爲反覆皆繇牧宰不稱之所致也臣謂以禮綏靜可不勞兵而定帝然之命冲綏懷叛者月餘皆至并赴長城下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後爲營州總管冲容貌都雅寬厚得衆心撫鞅羯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開皇中爲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冲旣至南寧帥爨震及西爨首領皆詣府叅謁帝大悅下詔褒揚之

韋洸開皇中平陳之後爲江州總管進圖嶺南旣至廣州說陳渝州都督王猛下之嶺表皆定帝聞而大悅許以便宜從事光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長孫晟爲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俟雍問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貫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并遣奏知仍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口晟安置之繇是突厥悅



附後都藍大亂為其部下所殺晟因奏請曰今王師  
 臨境戰數有功賊內橫離其王被殺乘此招誘必竝  
 來降請遣染恭部下分頭撫慰帝許之果盡來附  
 慕容三藏以功授大將軍又授廓州刺史州極西界  
 與吐谷渾隣接姦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  
 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襁負日至吏民  
 歌頌之  
 周法尚為桂州總管桂州人李光仕作亂詔法尚討  
 之光仕率勁兵保白石洞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  
 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

唐韋仁壽初為雋州都督府長史時南寧州內附朝  
 廷使安撫類皆受賄邊人患之或有叛者高祖以仁  
 壽素有能名令簡較南寧州都督寄聽政於越雋使  
 每歲一至其地以慰之仁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  
 承制置八州十七縣授其豪帥牧宰法令清肅人懷  
 權悅

許紹為陝州刺史行軍總管紹與王世充蕭銑疆境  
 深接紹之士卒為賊輒殺之紹執得敵人皆資給放  
 去諸賊感媿自是以後不復侵掠合境獲安  
 張士貴高祖起義初遣經略河南士貴勒兵遇桑顯



和擊破之台所俘虜三千餘人慰喻遣還

盧士良武德中為河南刺史吐谷渾及黨項入寇士

良擊破之前後歸附者六十餘戶後檣較晉州事及

在河南既兵亂之後戶口去散到官之始城邑蕭條

裁數百家士良撫納夷夏大弘恩信數載之後復業

者三千餘家時黨項羗依阻山谷頻為寇盜士良戰

捷之後諸羗畏懼相率內屬卒不為患

劉咸為廣州總管武德六年崗州刺史馮士翹以新

會反咸討降之復其位

李靖為兵部尚書討蕭銑降之仍渡嶺至桂州遣人

分道招撫其大首領馮盎李光度等皆遣子弟來謁

自餘州縣莫不服從量其誠效授以官爵凡所招慰

戶數十萬優詔勞勉授靖嶺道安撫大使檣較桂州

總管靖以南方去朝廷遙遠喪亂以來不見恩德若

不遵以禮樂兼示兵威無以變其風俗遂率所部兵

馬發往桂州南巡所經之處靖請自存撫耆老問其

疾苦遠近悅服又突厥種落離叛朝廷進取以靖為

代州行軍總管撫納降附輕騎先據定襄城突厥部

落望風逃散繇是突厥頡利可汗率眾歸效進封代

國公

國公



張儉貞觀初為朔州刺史突厥頡利敗後恩給部落  
 飢寒離散儉招慰安輯之其不來者便居磧北既親  
 屬分往私相往還儉雅得其情亦不禁止但存綱紀  
 羈縻而已及儉移勝州都督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  
 聞詔起儉為使觀動靜儉單馬推誠入其部落名諸  
 首領布以腹心咸匍匐稽顙應時而至便移就代州  
 即令簡較代州都督恩給部落竟無離叛儉遂勸其  
 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富實易生驕侈表請和糴  
 擬就貯備蕃人喜悅銳意營田長城之北有同中壤  
 餘是邊儲實馬

李素立為揚州大都督府司馬時突厥鐵勒部落相  
 率內附太宗於其地置瀚海都護府以統之以素立  
 為瀚海都護又有闕泥熟別部尤為邊患素立遣使  
 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率牛以饋素立唯收其酒一  
 杯餘悉還之建立廨舍開屯田久之轉綿州刺史  
 蘇定以高宗顯慶二年為伊麗道行軍總管破阿史  
 那賀魯于金牙山盡收其所據之地於是悉命諸部  
 歸其所居間通道路列置館驛埋瘞骸骨所在問疾  
 苦分其疆界復其產業賀魯所擄掠者悉括還之於  
 是西域諸國安堵如故



裴行儉以麟德二年爲安西大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降

薛仁貴總章元年爲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高麗仁貴恤孤老儉約盜賊有幹者隨才任使忠孝節義咸加旌表高麗大衆莫不欣然慕化

薛訥爲幽州都督睿宗太極元年爲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和戎軍大使訥鎮幽州二十餘載邊人懷之未嘗深入虜亦不敢犯

李晟德宗時鎮涇原嘗曰河隴之陷也非吐蕃能之皆以將帥貪暴種落攜二人不得耕稼展轉東徙自棄之耳且土無絲絮人苦征役思唐之心豈有已乎乃傾家財賞降者以懷來之降虜浪息曩晟奏封王每蕃使至晟必置浪息曩別座衣以錦袍金帶以寵異之蕃人皆相指因榮羨息曩

李復爲嶺南節度使瓊州久陷於蠻僚中復累遣使降之因奏瓊州都督府以綏撫

韋臯爲劍南節度使貞元四年四月東蠻鬼王驃旁等自陷雋州臣於吐蕃絕朝貢者二十餘年及是臯招誘之始棄吐蕃內附來朝特封爲和義順政等郡王且衣以冠帶仍給兩林勿鄧等部落功而遣之又



臯以雲南蠻衆十萬與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蠻爲前鋒於是遣使通雲南蠻以離吐蕃之助其王異牟尋因遣使願受正朔於是朝廷命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持節冊異牟尋爲南詔王自是遂修朝貢而吐蕃不寇蜀邊

馬總憲宗時爲淮西節度使總以申光蔡等州久陷賊寇人不知法威刑勸導咸令率化奏改彰義軍曰淮西賊之僞迹一皆削盪

李遜爲濠州刺史先是濠之都將楊騰刻削士卒州兵三千人各謀殺騰騰覺走揚州而家屬皆死濠兵不自戢因行攘剽及遜至郡餘亂未殄徐驅其間爲陳逆順利害之勢衆皆釋甲請罪因以寧息

鄭權爲德棣滄景節度使朝廷用兵討淄青李師道權奏於安德平原二縣之間置歸化縣以集降民李夷簡爲西川節度使時有雋州刺史王頤以貪虐爲蠻戎所怒相率攻之雋州遂亂夷簡發使曉諭戎人畏伏

盧簡求凡歷四鎮皆接邊郵屬雜虜寇邊因之移授所至撫御邊鄙晏然太原素管退渾契苾沙陀三部落或撫納不至多爲邊患前政或要之誑盟質之子



弟然為盜不息簡求撫之德接以恩信所執子弟一切遣之故五部之人欣然聽命

崔從為鄜坊丹延節度使鄜時內接畿甸外連羗落從鎮撫甚得其制黨項有以羊馬來致之從皆撫慰還之

後唐魏王繼岌以莊宗同光三年冬平蜀遣使齎書

詔南詔蠻

時郭崇韜欲聲教達於南荒募蜀川曾使南詔者有秦州副使徐蕩詣雲南苴羊城

途路且云中和二年僖宗在蜀令嗣王龜年使雲南蕩李父虔為副使蕩為判官時不到苴羊城只達於善闡回時約為甥舅許出降安化公主雲南使來迎公主次驛報收長安黃巢東走乃託以佗歲

霍彥威初仕梁為邠州節度使鳳翔李茂貞攻圍半

年竟不能下或得俘掠悉放之歸秦人懷之遂無侵擾

王處直為定州節度使處直為人精簡好求吏理雖地處一隅介於大國招懷撫納甚得人和

樂彥稠明宗時授邠州節度使詔會兵制置鹽州蕃戎逃遁獲陷蕃士庶千餘竝遣復鄉里

張希崇鎮靈武閔帝應順元年正月沙州瓜州遣牙將各以方物朝貢迴鶻可汗仁美遣使獻故可汗仁

裕遺留貢物鞍馬器械仁美又獻美玉圓玉鞞礮礮砂羚羊角波斯寶縹玉帶蓋希崇招懷邊鎮內附故



也

張敬詢爲大同軍節度使至鎮招撫室韋曷刺鉢于  
鉞萬餘帳以捍北邊

晉馮暉爲滑州節度使移鎮靈武初張希崇鎮靈州  
以久在北蕃頗究邊事能駕御河西胡虜而數年之  
間侵盜屏息希崇卒未有主帥蕃部寇鈔無復畏憚  
而暉彊暴之名聞於遐徼及暉到鎮蕃部集慶暉大  
張宴席酒殺豐備羣夷告醉爭陳獻賀暉皆以錦綵  
酬之蕃情大悅黨項柘拔彥超者州界部族之大者  
暉至來謁厚加待遇仍爲在城治第豐其服玩因留  
五千匹而蕃部歸心

漢薛懷德爲邢州節度上言昨契丹侵逼諸縣人戶  
入山逃避臣已散差人招攜安撫漸已復業

周向訓知延州太祖廣順三年六月上言所屬蕃部  
侵盜漢戶臣已招喚諸部酋率設酒食仍令誓約更  
不敢侵犯

王景爲鳳翔節度使世宗顯德二年五月上言今月  
七日收下黃牛新城大忌等三砦相次又收下鬼迷  
黃花下湛滴水皂莢等五砦其鄉村人戶竝已招攜



也

張敬詢為大同軍節度使至鎮招撫室韋曷刺鉢于  
鉞萬餘帳以捍北邊

晉馮暉為滑州節度使移鎮靈武初張希崇鎮靈州  
以久在北蕃頗究邊事能駕御河西胡虜而數年之  
間侵盜屏息希崇卒未有主帥蕃部寇鈔無復畏憚  
而暉彊暴之名聞於遐徼及暉到鎮蕃部集慶暉大  
張宴席酒殺豐備羣夷告醉爭陳獻賀暉皆以錦綵  
酬之蕃情大悅黨項柘拔彥超者州界部矣之者

之不令歸部河西養馬所產易為交市暉昔年得馬  
五千匹而蕃部歸心

漢薛懷德為邢州節度上言昨契丹侵逼諸縣人戶  
入山逃避臣已散差人招攜安撫漸已復業

周向訓知延州太祖廣順三年六月上言所屬蕃部  
侵盜漢戶臣已招喚諸部酋率設酒食仍令誓約更  
不敢侵犯

王景為鳳翔節度使世宗顯德二年五月上言今月  
七日收下黃牛新城大忌等三砦相次又收下鬼迷  
黃花下湛滴水皂莢等五砦其鄉村人戶竝已招攜



册府元龜 懷撫

卷之三百九十七

安撫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九十七

十一月三日校

正十四日... 文不... 册府元龜... 懷撫... 卷之三百九十七... 十一月三日校...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九十七... 十一月三日校...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九十七... 十一月三日校...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九十八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將帥部 五百九十八

明天時 擇地利 撫士卒 冥助

明天時

執筒律以聽軍聲觀天文以察時變蓋吉凶之將至必兆朕之豫章雖子產謂天道焉知鄭不復火而師曠歌南風弗競楚果無功故有推轂授符受詔引導

册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三百九十八



察陰陽之變辨星緯之祥避危就安候敵觀變若能旁擇地利兼取人和先勝而行何往弗利

周太公從武王伐紂到邢丘輒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之曰紂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輒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二也天雨三日欲洒吾兵也

晉祖逖爲鎮西將軍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逖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

謝艾爲前涼張重華將石季龍遣將王擢麻秋等侵重華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逖遣王擢略地至于曲柳艾臨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時索遐爲軍正將軍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遐白風爲號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

南齊張欣泰武帝永明八年出爲鎮軍中兵叅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帝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譖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兵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改此行勝旣



無名負誠可耻彼兇狡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繇自潰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屯江津尹略等見殺

北齊曹魏祖爲殿中將軍神武爲東魏大將軍東魏孝靜武定四年八月將西伐至鄴會兵於晉陽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武不從九月神武圍玉壁五旬不拔死者七萬人十一月神武與疾班師

隋長孫晟爲上開府儀同三司鎮大利安撫新附高祖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軍元帥晟爲受降使北伐二年軍次坎河值賊帥思力侯斤等領兵拒戰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里賊衆多降

唐薛萬均爲右屯兵將軍沃沮道行軍副總管從李靖等擊吐谷渾攻青海與弟萬徹率軍先通路遇虜於赤海萬均將十數騎擊走之追奔至積石山南大風折旗拔木萬均謂左右曰虜將至矣各爲備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一賊將於是大潰殺傷略盡進至



圖倫磧而還與靖會於青海太宗聞而大悅聖書勉勞以功拜兼屯衛大將軍

薛仁貴爲右威衛大將軍高宗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帝以仁貴爲邏婆道行軍大總管爲吐蕃敗于大非川初仁貴謂人曰今年太歲庚午歲星在於降婁不應有事於西方軍行逆歲鄧艾所以死于蜀吾知其必敗也

裴行儉爲禮部尚書尤曉陰陽筭術兼有人倫之監凡遇賢俊無不甄採每制敵推兇必先期捷日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高宗以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軍至單于之北際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崇岡將士皆云士衆已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促之此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伏問行儉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日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李晟德宗時爲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京畿渭北鄜坊丹延招討使進討朱泚建中四年四月四日破賊初晟屯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勸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死節垂象高遠吾安知天道耶至是謂叅佐



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不  
可使之嘗謂五緯盈縮無准晟懼復來守歲則我軍  
不戰而自潰矣叅佐嘆服皆曰非所及也

後唐符存審爲內外蕃漢馬步總管莊宗天祐十七  
年汴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求援於我遣存審與嗣  
昭將兵赴之九月次河中進營朝邑時河中久臣於  
梁衷持兩端及諸軍大集芻粟暴貴嗣昭懼其翻覆  
將急戰以定勝負居旬日梁軍將逼我營會望氣者  
言西南有黑氣如鬪鷄之狀當有戰陣存審曰我方  
欲決戰而形於氣象得非天贊歟是夜閱其衆詰旦  
進軍梁軍來逆戰大破之

擇地利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孫子有六地之名而鼂錯亦  
論地形之便皆可舉矣古之良將未嘗不留意焉乃  
有據高臨下伺其後至背水阻州候其半渡或卒乘  
有飲斲之便或守城有金湯之固至乃出其不意據  
其必爭然後以逸待勞以少擊衆乘便而奮其力先  
入而奪其心以之遇寇虐摧勅敵而勲績竝建威名  
日著豈非因形勢而制勝之効歟

趙趙奢惠文王時治國賦秦師伐韓圍闕與趙遣奢



救之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許  
諾卽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  
大破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王賜奢號馬  
服君以許歷爲國尉

漢張騫爲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騫嘗使大夏留匈  
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

後漢馮異爲征西大將軍建武六年諸將上隴爲隗  
囂所敗乃詔異軍狗邑來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

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狗邑異卽馳  
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

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怛怙小利怙

猶貫集也謂貫習前事而復爲之也爲欲深入若得狗邑三輔動搖是

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我據城以逸待勞  
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

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  
十里大破之

馬援爲隴西太守建武十三年武都參狼羗與塞外  
諸種爲寇長史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屬隴西縣

管內有蠻夷日道羗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

羗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



是隴右清淨二十四年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孫秉

等征五溪蠻夷軍次下雋縣名屬長沙故城在辰州沅陵縣有兩道

可入從壺頭則近路而水壺頭山名在辰州沅陵縣從充則塗夷

而運充縣名屬武陵遠光武初以為疑其軍至耿舒欲從充

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搯其喉咽充賊自破

以事上之帝從援策

魏蔣濟為散騎嘗侍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

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

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

從果敗

賈逵河東襄陵人初為絳州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

經城邑皆下逵堅守之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

勝及圍急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

援既弃絳眾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

援謀人祝與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無敗

郭淮初為征西將軍夏侯淵司馬征漢中時蜀先主

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眾寡不敵欲依水為陣以拒

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為陣

引而致之半濟而攻擊備可破也既陣先主疑不渡

淮遂堅守亦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青龍二年蜀



將諸葛亮出斜谷田于蘭坡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  
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  
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拔蕩民夷此非國  
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  
淮逆擊之

吳丁奉爲諸葛恪部將魏諸葛誕胡遵等來伐攻東  
興恪率軍拒之及恪上岍時奉與唐咨呂據苗贊俱  
從山西上奉曰今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  
矣乃辟諸軍使下道率麾下三千人逕進時風便舉  
帆二日至遂據塘天寒雪時魏諸將置酒高會奉見  
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  
解鎧着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  
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

宋孟隆符仕晉爲龍驤將軍從宋高祖伐慕容超度  
峴超懼率卒四萬就其將段暉等于臨朐謂其將公  
孫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臨  
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五樓馳騎據之龍符爭據  
水源賊遂遁走

沈林子晉末爲建武將軍高祖伐姚泓林子叅征西  
軍事統軍爲前鋒從汴入河泓并州刺史河東太守



尹昭據蒲阪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泓闡大軍至遣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力危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潼關

後魏安同爲外朝大人從道武征姚平於紫壁姚興悉衆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紫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宜截汾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旣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

後周李弼初爲太祖部將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籬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文帝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合戰大破之

隋賀婁子幹爲上開府鎮蘭州開皇初突厥來寇子幹拒之至可路岐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



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斃縱擊大破之  
唐盛彥師武德初鎮宜陽會李密叛彥師率兵邀之  
令其衆曰唯我馬首是瞻遂踰雒水入南山令持弓  
弩者乘高夾路持刀楯者伏於谿谷之間又令曰待  
賊半渡而擊之所部皆笑曰賊向雒州何爲此守彥  
師曰吾籌之熟矣李密聲往雒州其實欲南走襄城  
就張善相耳若賊先入谷我自後追之路險難以展  
力吾今先據要害此賊乃成擒也密果至知有伏兵  
乃踰山南上彥師邀擊之

薛萬鈞武德中與羅藝守幽燕時竇建德率衆十萬  
至危水萬鈞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關百戰百敗  
可令羸馬阻水背城爲陣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  
公以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破必矣  
矣藝從之建德引兵渡水萬鈞擊破之破公  
周王峻爲樞密使廣順初河東劉崇攻晉州峻請行  
應援太祖用爲行營都部署峻領大軍自絳赴晉州  
州南有澗曰蒙坑霍山以南最爲險要其途甚狹地  
道無由得越峻心憂賊據之是日前鋒數以過蒙坑  
峻喜曰吾事濟矣

撫士卒

將帥部

卷之三十九

十



春秋傳曰慈愛衆所畜也又曰惠則足以使人蓋古之善爲將者曷嘗不勤恤士衆察其勞苦絕其而分少表微而惻隱救其癘瘵軫其傷夷本之於仁心推之以寬政好施以周急後已而不私用能猛鷙思柔獷悍懷德百其勇以思報一其志以赴敵摧鋒冒難推堅若脆忘軀畢命視死如歸成茂功於一時垂休聞而不已自非觴豆之惠均及椒蘭之德外薰誠明發於精衷恩信淪於骨髓亦安能及是哉

田穰苴爲齊將扞燕晉之師士卒次舍井竈飲食間疾醫藥身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渡水而解

吳起爲魏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羸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文侯以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



李牧為趙北邊良將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

利市租皆輸入莫府

將軍征行無嘗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

為士卒

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

秦王翦伐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

兵以拒秦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

終不出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

同食久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

一作

距

漢書其延壽投石城距絕於等倫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手投之

距超也

於是翦曰士卒可用矣竟滅楚

漢袁盎為隴西郡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

李廣程不識俱為邊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

苦程不識廣將兵之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

盡殮不嘗食寬緩不苛

苛細也

士以此愛樂為用

蓋寬饒為衛司馬躬撫士卒視其飲食居處撫循疾

置醫藥

後漢王霸從光武平河北嘗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

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殮之傷者躬親以養之

鄧訓為將吏士嘗大病瘧轉易至數人訓身為之煮

湯藥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為適配偶

堅鐔為揚化將軍與右將軍萬修徇南陽會諸鄉人



董訢數攻陷宛鍾引兵赴宛訢遂棄城而反鄧奉復  
 反新野攻破吳漢萬修病卒鍾獨孤絕南拒鄧奉北  
 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鍾食蔬菜與士  
 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身被三創以此能全其  
 衆

段紀明為破羗將軍紀明行軍仁愛下士軍調病者  
 親自瞻省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  
 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

皇甫規為中郎將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  
 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羗遂  
 遣使乞降

皇甫嵩為左車騎將軍平黃巾溫郵士卒甚得衆情  
 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  
 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  
 或至自殺

臧洪領青州刺史為袁紹所攻糧盡主簿啟內厨米  
 三斗稍為饘粥洪曰何能獨食此耶使為薄粥遍頒  
 人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  
 魏司馬朗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  
 卽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



曹真爲大將軍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頒賜士卒皆願爲用

蜀鄧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

吳孫歆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

甘寧雖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亦樂爲用命

晉劉弘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聲甚苦呼省之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謫王者仍給韋袍複帽

陶侃爲督護領江夏太守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馬

周訪爲安南將軍督梁州諸軍事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

宋王鎮惡隨高祖北伐時姚泓屯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善撫士卒及身先士卒衆騰躍爭先泓衆一時奔潰

劉榮祖爲輔國將軍爲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

梁楊公則爲左衛將軍義師東下屯領軍府所領相溪人性怯懦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盪突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勵將士尅獲更多



馬仙琕自爲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  
過布帛所居無帷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厮養最下者  
同其在境邊嘗單身潛入敵洞知壁壘村落險要處  
所故戰多尅捷士卒亦甘心爲之用高祖雅愛敬服  
之

王操爲大將軍郢州刺史吳明徹爲寇明帝出頓紀  
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旣退江陵獲全操之  
力也遷爲侍中中衛將軍

陳章昭達爲車騎大將軍遷司空薨昭達性刻每奉  
詔出征必晝夜兼行然厨膳飲食竝同於羣下將士  
亦以此附之

魯悉達梁末以侯景之亂遂糾率鄉人保新蔡郡招  
緝晉熙等五郡及敬帝卽位王琳有上流留異餘孝  
頃周迪等所在蠶起悉達撫綏五郡甚得民和士卒  
皆樂爲之用

後魏彭城公勃長子粟大武時督諸軍屯漢南粟亮  
直善馭衆撫恤將士必與之同勞逸  
長孫翰太武時爲安集將軍清正嚴明善撫將士帝  
甚重之

周觀爲高平鎮將善撫士卒號有威名



房伯玉為武昌王府司馬孝文南伐徵為步兵校尉  
直閣將軍中統軍善撫士卒孝文嘉之

薛虎子為徐州刺史在州戍兵每歲交代虎子必親  
自勞送喪給其歛帛

韓茂為徐州刺史征南將軍為將善於撫眾勇冠當  
世為朝廷所稱

楊逸為平東將軍光州刺史兵人從役必自送之或  
風日之中雨雪之下不堪其勞逸曾無倦色

楊大眼為將撫巡士卒呼為小兒子及傷痍為之流  
涕

辛纂為荊州軍司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善撫將  
士人多用命賊甚憚之

北齊蘭陵王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為將躬勤細  
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

趙郡王叡為定州刺史文宣詔叡領山東兵數萬監  
築長城于時盛夏六月叡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

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永室每歲藏冰長史宋欽  
道以叡冒犯暑熱遂遣舉水倍道追送正值日中停

車炎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水者至咸謂水此時之  
要叡乃對之嘆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溫水吾以何義



獨進寒水非追古名將實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遐邇稱歎

後周宇文深魏末為大都督領宿衛兵卒孝武西遷既事起愴卒人多逃散撫循所部竝得入關以功賜

爵長樂縣伯

若干惠為右衛將軍性剛直有勇力容貌魁岸善柔撫御將士莫不懷恩

閻慶為撫軍將軍專行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能盡其死力

梁椿為大將軍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

李遷哲為驃騎大將軍鎮白帝信州城先無倉儲

今瓊州

軍糧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

哲亦取供食時有異膳即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人感之人思効命

隋劉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撫養

唐李勣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於是人皆為用所向多克捷

郭孝恪為安西都護督西伊庭三州諸軍事其地高



昌之都限以長積舊風斯在每年有流刑經往并州遣正兵守捍孝恪推誠撫御竝得其歡心

成如璆爲特進至德二年關西節度郭英又爲賊所敗如璆代英又收其餘卒於岐山撫其瘡痍指其逋散三軍之士有如挾纊便以其衆置興平軍於郿縣東原肅宗以如璆爲使

李芄爲阿陽三城鎮遏使撫勞備至資廩善者必先軍士

李景略爲西受降城都防禦使迫塞苦寒地鹵瘠俗貧難處景略節用約已與士同甘苦將卒安之

任昶簡代張茂昭爲易定節度使初茂昭奢蕩不節公私殫罄昶簡始至欲饗士無所取給乃以糲食與士同之身居戟門下凡周月軍吏感之請歸堂寢昶簡乃安其位

李晟興元初以神策軍往討朱泚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必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皆流涕感悅卒無離叛者

李光顏元和中爲陳許節度使會討吳元濟詔光顏以本軍獨當一面光顏性忠義善撫養士卒士卒樂爲用



殷侑為義昌軍節度滄濟德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滄州經戰伐傷痍之後侑初至赤地千里遺骸滿于原野夏無人烟侑不以妻孥之官始至就空城悉力以視事攻苦食淡與士卒略同周歲之後馴致墾葺詔加勳較吏部尚書獎其撫綏有方勤儉不懈也

烏重胤歷河陽滄景節度使自為長帥能與下同其苦所至立功

柳公綽元和中鎮鄂州會討吳元濟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妻冶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宰相感日中丞為我輩

之家事何以報效故鄂人戰每克捷

梁氏叔琮為將帥養士愛民甚有能政後為鄜州留後尋真領保大軍節度使

後唐李建及有膽氣慷慨不羣臨陣鞠旅意氣橫壯自莊宗至魏州建及都總內外牙銀鎗效節帳前親軍善於撫御所賞賜皆分給部下絕其分少頗洽軍情

晉吳蠻為復州防禦使二年罷歸會王令温以機事入奏執政者以蠻雲中之難有善守之功遂令乘輅而往既至大寒軍士無衣者悉衣之平生廉儉囊無



無資用以至壞帳幕以賜之其推心撫下如此  
孔知濟開運中為鳳州刺史河池據關防之要密邛  
益兵少勢孤知濟撫士得宜人皆盡力故西疆無牧  
圍之失

王廷裔為晉陽軍技以攻城野戰為務暑不息嘉樹  
之陰寒不處密室之下與軍伍食不異味居不異適  
故莊宗於親族之中獨加禮遇

冥助

書曰至誠感神蓋精誠內激勝氣焱厲則必金石為  
開風雲玄感者矣乃有握兵之要奉辭致討勢將危  
窘士至乏困或隣壤侵寇羣心震恐誓師拒戰安危  
攸屬繇是懇到憤發仰祈冥祐因以獲勝蟹之應得  
天心之助事彰於神異理符於感名夷傷之旅復振  
窮迫之途獲濟卒能克敵以成茂功乃建祠以旌其  
貺刊石以紀其迹策書所述咸可徵也

漢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被圍水絕廣利拔刀  
刺山飛泉涌出

後漢耿恭為戊巳校尉征匈奴於疏勒城固守匈奴  
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  
吏士渴乏竿糞汁而飲之竿謂壓恭仰天歎曰聞昔



貳師將軍拔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楊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

晉會稽王道子爲驃騎將軍禦符堅于壽春堅與符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

宋沈攸之爲冠軍將軍討晉安王子勛于鶴尾攸之繕治船舸材板不周計無所出會子勛將鄧琬送五千片榜供其將劉胡軍用俄而風潮奔迅榜後雨出江湖等力不制自撞船艦殺沒數十人赴流而下來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

梁王僧愔爲譙州刺史征蕭勃聞兄僧辨死乃奔北齊會軍敗竄逸荒野莫知所之仰天曰讐耻不雪求欲身膏野草若精誠有感當得道路誓不受辱人手拔刀將自刎空中催令急去僧愔異之勉力馳進行一里許顧向處已有陳人踰越江山僅得歸齊



後魏尉元爲鎮南大將軍都督東道諸軍事皇興三年六月上表云臣於彭城遣別將以八日至睢口邀賊將陳顯達有戰士於營外五里芻牧見一白頭公乘白馬將杖呼之語稱至十八日辰必來到此語汝將軍領衆從東北臨入我當驅賊令走申時賊必大破宿豫淮陽皆尅無疑我當爲汝國家淮畔爲斷下邳城賊我當驅出不勞兵力後以十日此人復於彭城南戲馬臺東二里見白頭公亦乘白馬從東北來呼此人曰謂我與東海四瀆太山北嶽神共行淮北助汝二將蕩除已定汝上下喜不困忽然不見詔元

於老人前後見所爲壇表記之

爾朱榮爲大將軍討葛榮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日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旣而竝應弦而殪三軍感悅及破賊之後卽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

北齊趙郡王叡爲朔州刺史都督北燕等三州諸軍事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鑿鍾纔下泉源湧出號曰趙王泉

陸法和初仕梁爲司徒時候景遣將任約伐湘東王於江陵法和自請征之至沙湖與任約相對縱大舫



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以麾風卽返於是約衆大潰約逃竄不知所之

慕容儼爲開府天保中梁司徒陸法和以郢州內附遣儼鎮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尅又於上流鸚鵡洲上造荻蕒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所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與獲冥祐須臾衝風歛起驚濤湧激漂斷荻蕒約復以鐵鑠連治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

浪夜驚復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瑱移軍於城北造柵置營焚燒坊郭產業皆盡約將戰士萬餘人各持攻具於城南置營壘南北合勢儼乃率步騎出城奮擊大破之擒五百餘人

後周竇榮定突厥沙鉢略寇邊爲行軍元帥率總管出梁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地無水士卒渴至甚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大息俄而澍雨軍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

隋張祥仁壽末爲并州司馬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



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起雲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誠莫不用心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

陳稜大業中為虎賁郎將發東陽兵擊琉球國其日霧雨晦暝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霧唐裴行儉麟德中為安撫大食使冊送波斯王途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冥導者益迷行儉命下營虔誠

致祭令告將吏井泉非遙俄而雲收雨靜行數百步水草甚豐後來之人莫知其處眾皆悅服比之貳師將軍

王峻開元中為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屬突厥默啜為九姓番族所殺其下酋長多款塞投降置之河曲之

內俄而小殺繼立小殺番酋名降者漸叛勅峻帥并州兵

濟河討之峻乃間行倍道以夜繼晝卷甲捨幕而往會夜於山中忽遇風雲甚盛峻恐失期仰天誓曰若事君不忠天討有罪明靈所殛固自當之而士眾何辜今受難苦若誠心忠烈天鑒孔明當止雪迴風以



濟戎事言訖風迴而雪止時叛者分爲兩道駁追及之殺一千五百餘人生獲一千四百餘人駝馬牛羊甚衆

哥舒翰天寶七年爲隴右節度築神威城於青海上旋爲土蕃所破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上有白龍見遂名爲龍應城吐蕃此自遁逃不復近青海十年王思禮肅宗至德二年四月爲關內節度使時北征奏師渡渭水於龍光渡睹水忽淺土馬旣濟而其水復深一丈

李兼德宗貞元四年爲江西都團練使奏建中四年臣任鄂州刺史逆賊李希烈之將董待名率衆襲鄂州順風縱火邑屋將焚臣乃禱於城隍神倏忽風迴火烈賊潰遂擊破之連拔黃陂二州請付史館以答神意從之

楊朝晟貞元中爲邠寧節度使子方渠河道初軍次方渠無水師徒囂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視其跡水隨而流朝晟令築城環之遂爲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

溫造爲興元節度初往漢中遇大雨平地水深尺餘若不可進禱鷄翁山疾風驅雲卽時晴霽後文宗憶



聞其事會造爲御史大夫入見得詳言當時靈祝明日下詔封鷄翁山爲侯

趙昶爲忠武軍防遏都指揮使時黃巢悉衆攻陳州昶因巡警假寢於闔閤恍惚間如有陰助昶異而恃之遲明開門決戰人心兵勢不可遏若有陰兵前導是日擒賊將數人斬首千餘級

梁牛存節爲同州節度使戒嚴軍旅常若敵至先是州內井水鹹苦人不可飲及弁人岐人來迫州城咸以爲兵士渴乏陷在旦夕存節乃肅拜虔祝擇地鑿八十餘井其味皆甘冷餘是人馬汲濯有餘衆以爲

至誠之感自八月至三年春末人馬未嘗釋甲以至寇退

郴王友裕嘗從太祖於內黃逢魏之大衆北飛來命友裕射之跪曰今日以卜勝負必應弦而下及交鋒果大捷

袁象先初仕唐爲宿州刺史充本州團練統防遏都知兵馬使會淮寇大至圍迫州城象先殫力禦備時兵未至頗懷憂懼一日乘城憇於樓堞之上悅然若寢夢人告曰我陳蕃也嘗板築是城舊第猶在今爲軍舍當爲我立廟卽助公陰兵象先諱之翼日淮



寇急攻其壘梯輦角進是日州城幾陷頃之有大風  
雨居民望見城上兵甲無筭寇不敢追卽時退去象  
先方信有鬼神之助乃爲之立祠至今里人禱祝不  
轉

後唐李嗣昭爲昭義節度使天祐四年六月梁將李  
思安將兵十萬攻潞州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內外重  
復援師不及軍民乏絕感鹽炭之出於地以濟飢民  
王鎔爲鎮州節度使幽州李正威援赴于鎔鎔謁威  
於其館威陰遣部下壯甲劫鎔抱持之鎔曰公戒部  
人勿造次吾國爲晉人所侵垂將覆滅賴公濟援之

力幸而獲存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卽竝轡歸府舍鎔  
單拒之遂殺威鎔本疎瘦時年始十七當威竝轡之  
時雷雨驟作屋瓦皆飛有一人於缺垣中望見鎔識  
之遽挾於馬上肩之而去翼日鎔但覺頭痛偏乃因  
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及訪之則曰墨君和鼓  
力之士也遂厚賞之天意冥數信然乎

裴彥稠長興中與康福率師自并兒族入白魚谷追  
及皆叛党項白馬盧家六族客戶三族獲大首領連  
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六十  
人兼黨類二千餘人獲駝馬牛羊數千計至晚師還



冊府元龜 真助

野次其地無水軍士方渴俄有風雨自東坳起是夜  
初更降雪二尺軍中以為神助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九十八 十一月廿三日校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九十九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將帥部 六十

固守

夫將兵之法有餘則戰不足則守蓋嘗道也春秋已  
來乃有保城亢敵堅壘拒寇糾合羣志率勵眾力窮  
矢石之用極機械之變勢且危殆人皆疲弊彌旬月  
之久絕饑饋之給而能保全臣節甘心死地以至援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第三百九十九



兵甫集而長圍斯解勅寇引去而危堞獲全亦有潛謀決策乘間掩擊出乎不意以收奇功至或智勇俱困衆寡不敵外絕赴救士無尺鐵遭罹非命不隕其名此春秋所謂獲死所矣

趙襄子晉卿也智伯與趙韓魏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伯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趙趙不與智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

國語云沈窳產蛙民無畔意

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燕攻齊城惟獨卽墨不下燕引兵圍卽墨卽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

立以爲將軍以卽墨拒燕軍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執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皆死傷五千人因啣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於齊



後漢張崇為偏將軍時鄧禹軍到栒邑赤眉大眾且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以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

笥以竹為之鄭玄注禮記云員日篔方日笥崇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崇豈辭難就追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崇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崇今擁兵數千以承天威何其遽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崇方勤勵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獨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不全也

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崇崇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崇與戰却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

來歙為大中大夫時隗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囂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囂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光武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潰走圍解

耿恭為戊巳校尉屯金蒲城明帝永平十八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軍三



百人救之逢匈奴騎多皆爲所殺匈奴遂破後王安德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壅絕澗水恭中穿井下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乎乃整衣

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著龜茲攻歿都護陳陞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明帝崩國哀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勵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嘗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千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灸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



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帝乃遣征西將軍耿秉等赴援章帝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王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羗至燉煌迎兵士寒服羗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羗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羗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聲以爲虜來大驚羗乃遙呼曰我范羗也漢遣軍迎投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

陳球爲零陵太守下濕編木爲城不可守郡中惶恐掾吏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重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其城守絃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城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

公孫瓚爲遼東屬國長史追畔胡兵力居等反爲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弓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坑死



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

皇甫嵩爲左將軍時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嵩督前軍  
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  
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  
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  
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在我可勝  
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之九天之上不  
是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  
之陷也王國雖疆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  
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

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  
而取全勝之功何救焉遂不聽王國攻陳倉自冬迄  
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  
去

魏韋康爲梁州刺史爲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  
至遂爲超所殺

曹仁行安西將軍屯樊卽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  
漢水暴溢于禁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  
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  
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勵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



皆無二志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外擊羽仁得潰圍

出羽退走初滿寵為汝南太守曹仁屯樊城拒羽而左將軍于禁等於襄陽以霖雨水長為羽

所沒羽急攻樊城得水往往頽壞眾皆失色或謂仁

日今日之危非力所能可救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

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

別將已在郊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

進者恐吾軍持其後耳今若遁去曲河以南非復國

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刑白馬與軍人盟誓

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封安昌亭候

郝昭築陳倉城會蜀將諸葛亮圍之亮使人說誘之

昭不從亮自以有眾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

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

是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燃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

繩運石磨壓其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

中以上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亮又為

地突欲漏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池橫截之晝夜

相攻拒之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

文聘為後將軍孫權以五萬眾自圍於石陽甚急聘

堅守不動權任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

張特守新城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眾  
合有三千人是時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  
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持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  
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



後漢張崇為偏將軍時鄧禹軍到柁邑赤眉大眾且至禹以柁邑不足守欲以師進就堅城而眾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笥以竹為之鄭玄注禮記云員日篋方日笥崇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崇豈辭難就追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崇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崇今擁兵數千以承天威何其遽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崇方勤勵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眾當百萬之師獨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不全也

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崇崇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崇與戰却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來歙為太中大夫時隗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囂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器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光武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眾潰走圍解

耿恭為戊巳校尉屯金蒲城明帝永平十八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軍三



百人救之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殺匈奴遂破後王安德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壅絕澗水恭中穿井下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竿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乎乃整衣

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時焉著龜茲攻歿都護陳陸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明帝崩國哀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勵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嘗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千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灸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



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帝乃遣征西將軍耿秉等赴援章帝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王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羗至燉煌迎兵士寒服羗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羗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羗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聲以為虜來大驚羗乃遙呼曰我范羗也漢遣軍迎投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

陳球為零陵太守下濕編木為城不可守郡中惶恐掾吏白

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重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絃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城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

公孫瓚為遼東屬國長史追畔胡兵力居等反為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弓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坑死



若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

皇甫嵩爲左將軍時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嵩督前軍  
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  
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  
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  
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在我可勝  
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之九天之上不  
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  
之陷也王國雖彊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  
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  
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  
而取全勝之功何救焉遂不聽王國攻陳倉自冬迄  
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  
去

魏韋康爲梁州刺史爲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  
至遂爲超所殺

曹仁行安西將軍屯樊卽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  
漢水暴溢于禁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  
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  
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勵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



皆無二志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外擊羽仁得潰圍

出羽退走初滿寵為汝南太守曹仁屯樊城拒羽而左將軍于禁等於襄陽以霖雨水長為羽

所沒羽急攻樊城得水往往頽壞眾皆失色或謂仁日今日之危非力所能可救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

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邾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

進者恐吾軍倚其後耳今若遁去曲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刑白馬與軍人盟誓

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封安昌亭候

郝昭築陳倉城會蜀將諸葛亮圍之亮使人說誘之

昭不從亮自以有眾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

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

是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燃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

繩運石磨壓其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

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亮又為

地突欲漏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池橫截之晝夜

相攻拒之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

文聘為後將軍孫權以五萬眾自圍於石陽甚急聘

堅守不動權任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

張特守新城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眾

合有三千是時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

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持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

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



也自受敵以來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者我當還相語之條名別著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爲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亦復不取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

蜀霍峻爲中郎將先主南還襲劉璋令峻守葭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卽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爲梓桐郡以峻爲梓桐太守裨將軍

王平爲討寇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

羅憲爲巴東太守吳聞魏攻敗蜀起兵西上外托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唇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爲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勵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



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  
 過使步協率眾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叅軍楊  
 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  
 子詣晉王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  
 陸抗等率眾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  
 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為  
 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  
 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抗  
 等引退晉王即委前任拜憲凌江將軍封萬年亭侯

憲仕蜀為巴東太守劉禪降乃歸順於魏繕甲完聚  
 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艾死百城無主吳又

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繼之憲  
 拒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大半或勸南出牂牁  
 北奔卜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既不  
 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會荊州刺  
 史胡烈等救至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  
 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  
 策幹器可給鼓吹  
 又賜以玄玉佩劍

吳朱然為征北將軍假節鎮江陵魏遣曹真夏侯尚  
 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任死為其勢援連屯圍城  
 大帝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為然外救  
 郃度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却退郃據州上圍守然  
 中外隔絕大帝遣潘阜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  
 中兵多腫病堪戰者纔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



立櫓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怒氣方厲使士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爲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尙等不能克乃撤攻退還繇是然各震於敵圍韓當爲偏將軍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帥勵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太守善之

晉吳彥初仕吳爲建平太守晉將伐吳彥爲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惟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克乃退舍俟之吳平始

降

張光爲北地都尉趙王倫爲關中都督氐羗反叛太守張損戰沒郡縣吏士卒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勵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舉衆悲泣遂還長安

庾亮爲中書令都督征討諸軍事與陶侃溫嶠起兵討蘇峻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勵將士並殊死戰峻軍乃退追斬數百級



桓宣爲南中郎將江夏相鎮襄陽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拒守論者以爲次於祖逖周訪

前涼張璩爲寧戎校尉時石季龍將麻秋進攻抱罕與晉陽太守郭坦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峻曰棄外城則大事去不可以動衆心璩從之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塹三重雲梯電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季龍復遣其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郭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士與秋通引賊千餘入城西北隅璩使宋

修張弘辛梃郭普等拒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璩戮李嘉士以徇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遠無不捷乃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歸反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而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抱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宋毛德祖爲司州刺史時文帝初卽位後魏明元自率衆至方城遣鄭兵將軍達奚斤吳兵將軍公孫表二萬餘人攻滑臺德祖時戍虎牢遣步騎三千拒之



初亡命司馬楚之等藏窟陳留郡界魏旣南渡馳相  
要結驅扇疆場大爲民患魏克滑臺并力乘勝遂至  
虎牢明元自率大衆至鄴鄭兵遂克金墉還向虎牢  
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二道出城外分作六道出  
虜陣後募敢死士四百人爲前驅叅軍郎王符等以  
二百人爲後係出賊圍外掩襲其後魏陣亂斬首數  
百級焚燒攻具魏雖退散隨後更合魏又遣楚兵將  
軍涉歸東擊青州所向城邑皆奔走明元自遣兵益虎  
牢增圍急攻德祖大敗又固得城魏領楚兵自滑臺  
諸軍西就兵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

德祖勁兵戰死殆盡而虎牢增兵轉多外城皆已毀  
德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持拒將士眼皆生瘡死者太  
半德祖思素結下衆無難心魏作地道偷城內井井  
深三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人馬渴乏肌體皆乾  
燥被創者不復出血魏急攻遂克虎牢自德祖還諸  
將佐及郡守在城內皆見囚執惟上黨太守劉談之  
叅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重圍南還城將潰將士欲  
扶德祖出奔德祖曰我與此城并命義不使城亡而  
身存也明元重其固守之節勸衆軍生致之

劉道錫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文帝元嘉十八年爲



氏寇所攻道錫募吏民守城復租布二十年保城退敵文帝嘉之

陳憲爲汝南太守元嘉二十六年魏太武南侵陳頰遂圍汝南懸瓠城憲保城自固賊晝夜攻之憲且守且戰矢石無時不交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城內負戶以汲又佛浮圖取金像以爲大鈎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堙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賊多作蝦蟇車以填塹內薄攻城憲督勵將士固與墻而戰賊之死者屍與城等遂登屍以凌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厲戰士無不一當百傷殺

萬計汝水爲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并寧朔將軍臧質救之虜燒攻具走

沈璞爲盱眙太守時王師北伐彭汴爲虞璞以疆寇對陣事未可測郡境守當衝要乃修城壘浚重隍聚材石積鹽米爲不可勝之筭後魏太武自領步騎數十萬陵踐六州京邑爲之騷懼百守千城莫不奔駭腹心勸璞還京師璞曰若彼大衆不歸小城故無所懼若兵薄來攻則成擒也諸軍何常見數十萬人聚在一處而不敗者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此是吾報



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璞收得二千精卒及太武至  
四面蟻集攻城璞隨應拒攻守三旬殘其大半太武  
遁走

申恬爲通直常侍元嘉二十七年後魏武昌王寇青  
州遣恬援東陽因與輔國司馬齊郡太守龐秀之保  
城固守蕭斌遣青州別駕解榮之率垣護之還援恬  
仍倚南山得入後魏兵朝來脅城日晚輒退城內乃  
出軍北門外環塹爲營欲挑戰魏兵不敢逼停五日  
東過抄略清河郡及驛道南數千家從東安東莞出  
下邳下邳太守垣聞閉城拒守保全二千餘家後魏  
退以恬爲寧朔將軍山陽太守

臧質爲輔國將軍北討時冗從僕射胡崇之爲魏所  
敗質奔盱眙太守沈璞完爲守戰之備城內有實力  
三千質大喜因共守魏初南出後無資糧唯以百姓  
爲命及過淮食平越石鱉二屯谷至是抄掠無餘人  
馬飢困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歸路之資旣破崇之  
等一攻城不拔便引兵南向城內增修守備莫不完  
嚴元嘉二十八年後魏太守南侵自廣陵北反悉力  
攻盱眙就輔國將軍臧質求酒質對復便與之太武  
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開攻道趨城東以運東山土



石填之魏又恐城內水道遁去乃引大船於君山作浮橋以絕淮道城內乘艦逆戰大破之明日賊更方歸而爲桁各嚴兵自衛城內更擊不能禁遂於君山立桁水陸路並斷太武與質書曰吾今所遣關兵盡非我國人城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互羗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滅并州賊互羗死正滅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質答書曰省示具姦~~表~~自爾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儒此事不可具說王玄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僮諂言邪虜馬飲江水復理死卯年此期小至以三軍聞

飲江之徑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饗有桑乾哉但爾住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繇我死而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驢直送都市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壑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識智及衆力豈能勝符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故耳斛蘭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隻馬不反爾豈憶邪卽時春雨已降四方大衆始就雲集爾但安意攻城莫走糧食缺乏者告之當出廩相餒得所送劍



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甚若今付反各自努力無煩  
多云是時魏中童謠曰輅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  
飲江水魏王北歸石濟死魏欲渡江天不從故質書  
引之太武太怒乃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鑊云破城得質  
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示語魏中諸士庶狸  
伐見與書如別等正朔之民爲何力自取如大夫豈  
可不知轉禍爲福耶今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時購  
賊太武封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戶賜布絹各萬疋魏  
以鈎垣樓城內激以弦絙數百人叫喚引之車不能  
退質夜以木桶盛人懸出城外截鈎獲之明日又以

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魏乃內薄  
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魏人  
死者與城平又射殺其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  
太武聞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海入淮且疫  
疾死者甚衆二月二日乃解圍遁走文帝嘉質功以  
爲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寧蠻  
校尉雍州刺史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劉襲爲安城太守晉安王子勛爲逆襲據郡拒之勛  
遣軍攻圍不能下明帝嘉之

柳世榮爲前軍長史順帝初沈攸之反圍郢城世隆



固守

南齊曹虎爲右大將軍持節隸都督陳顯達停襄陽  
明帝永泰元年後魏攻沔北度支尚書崔惠景於郢  
地大敗魏軍追至沔北孝文率十萬衆從羽儀華蓋  
圍樊城虎牢閉門固守魏軍去城數里立營頓設櫓  
屋復再圍樊城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

梁蔡道恭爲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武帝天監三年魏  
圍司州城中不滿五千人食裁及半歲魏軍攻之晝  
夜不息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推却魏乃作大軍載  
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於塹內列艤衝鬪艦以  
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  
掩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  
衝攻圍日急道恭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  
大槩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丁刺魏人登城者魏  
軍甚憚之

庾域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屬梁州長史  
夏侯道遷舉州叛降魏魏進襲巴西域固守百餘日  
城中糧盡將士皆齧草俟食死亡者大半無有離心魏  
軍退武帝詔增封二百戶

呂義之爲北徐州刺史魏中山王元英圍義之於鍾



離衆號百萬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率豫州之衆會  
征北將軍曹景宗以赴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  
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  
衆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  
邵陽大破魏軍叡遣報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  
曰更生更生

羊侃爲都官尚書侯景反侃爲守城督侃僞稱得外  
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爲  
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鎚  
以油灌之擲驢上燒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

以臨城城中驚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上山不能立  
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  
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備設及車動果倒  
衆皆服爲賊頻攻不捷會侃病死城方陷

王僧辨爲領軍將軍旣平湘土會侯景浮江西寇軍  
次夏首僧辨爲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  
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等供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  
州已沒僧辨因據巴陵城帝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  
武州刺史杜崩竝會僧辨于巴陵景旣陷郢城兵衆  
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荊州乃使僞儀同丁和統兵



五千守江夏大係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克  
徒水陸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邏至參隱  
磯僧辨悉上江渚米糧竝沉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  
次江口僧辨乃各命衆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守若無  
人翼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內是誰答曰是  
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辨使人  
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磯僧辨百口在人  
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旣去俄又再來曰我王已至王  
領軍何爲不出與王相見乎僧辨不答頃之又執王  
珣等至于城下珣爲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並集此

寺又分入港中登岸引道廣設壇屋耀軍城東隴上  
芟除草開八道向城遣五十兔頭內薄苦攻城內同  
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旣多賊乃引退帝又命平北  
將軍胡僧祐率兵下援僧辨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  
十處鳴鼓吹角內薄礮上城中放木擲火爨壘石殺  
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  
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牂牁推蝦蟆車  
填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桔槔  
聚茅置火以燒木柵風勢不交自焚而退旣頻戰摧  
挫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



陳杜稜初仕東梁爲石州刺史高祖鎮朱方以稜監義興瑯琊二郡高祖征杜龕留稜與侯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約引齊寇濟江攻臺城稜與安都隨方抗拒晝夜巡警撫綏士卒未嘗解帶賊平以功除通直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丹陽尹  
杜龕爲忠武將軍與叔幼安俱隨王僧辨討河東王譽平之又隨僧辨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襲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辨等守巴陵以待之景至圍之數旬不尅而遁

韋載初爲梁義興太守高祖至王僧辨乃遣周文育輕兵襲載未至而載先覺乃嬰城自守文育攻之甚急載所屬縣宰竝高祖舊兵皆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日十發不兩中者則死每發輒中所中者皆斃文育軍稍却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高祖自將征之克其水柵仍遣族弟翽齋書喻以誅僧辨意并奉梁敬帝勅令解兵乃以兵衆降

孫瑒梁末爲巴州刺史高祖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徵瑒爲太府卿加通直散騎嘗侍都督郢荆巴武湘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總留



府之任周遣大將軍史寧率衆四萬乘虛奄至瑒助防張世貴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男女三千餘口周軍又起土山高梯日夜攻逼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千餘樓時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瑒親自撫巡行酒賦食士卒皆爲之用周人苦攻不能克乃矯授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僞許以緩之而潛修戰具樓雉器械一朝嚴設周人甚憚焉及聞大軍敗王琳乘勝西進周兵乃解

後魏薛強祖與任晉爲冀州刺史安邑公父濤襲爵位梁州刺史京師傾覆皆以義烈著聞後強復代領

及符堅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因自與數百騎馳至疆壘下求與相見疆使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捨之以勸事君者張烈孝文時爲陵江將軍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齊東昏侯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勵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孝文親勞曰卿定可遂能不負所寄烈拜謝曰若不值金輿親駕臣將不免困於犬羊

元世儁任城王澄孫孝明帝特爲青州刺史邢杲之



亂圍逼州城拒守遂得保全

畢祖暉爲平東將軍幽州刺史正光五年幽州民反  
招引隴賊攻逼城以祖暉前在州日得民情和復授  
平西將軍幽州刺史假安西將軍爲別將以討之祖  
暉且前突圍入治孝昌中渤海王顥救至圍始解以  
全城之勲封新昌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  
李神雋爲前將軍荊州刺史時四方多事所在連兵  
梁遣將曹敬宗來寇攻圍積時又引水灌城城不沒  
者數板神雋循撫兵民戮力固守詔遣都督崔進別  
將王罷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

源子雍爲夏州刺史屬沃野鎮人破落汗披陵首反  
亂所在聳起統萬逆胡與相應接子雍嬰城自守城  
中糧盡煮馬皮而食之子雍善綏撫得士之心人人  
戮力無有離二以飢饉轉切欲自出求糧留子延伯  
據守僚屬僉云今天下分折強賊百重四方音信莫  
不斷絕俄頃之間變在不意何宜父子如此分張未  
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略子雍泣而謂衆曰吾世受國  
恩早受藩寄此是死地更欲何求然守禦以來歲月  
不淺所患乏糧不得制勝吾今向東州得數月之食  
還與諸人保全必矣遂自率羸弱向東夏運糧延伯



伯與將士送出城外哭而辭拜三軍莫不嗚咽子雍  
行數日爲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邀力屈爲其所執  
子雍密遣人齎書間行與城中文武云大軍在近努  
力固守必令諸人福流苗裔乃勅延伯令共固守子  
雍雖被囚執雅爲胡人所重嘗以尊禮事之子雍爲  
陳安危禍福之理勸阿各拔令降阿各拔將從之未  
果而死拔弟桑生代頌部衆竟隨子雍降延伯與兵  
士共分湯菜防固城隍及子雍爲胡所執合城憂懼  
延伯乃人人曉諭曰吾父吉凶不測方寸焦爛實難  
裁割但奉守城所謂處重若以私害公誠孝並闕

諸君幸得此心無虧所寄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勵憤  
朝廷聞而嘉之除龍驤將軍行夏州卒能固守  
裴詢爲平南將軍郢州刺史梁將李國興寇邊四方  
多事朝廷未遑外略緣境戍多爲國興所陷賊乘  
勝遂向州城詢率勵固守將至百日援軍旣至兵乃  
退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  
辛祥爲郢州龍驤較尉長史帶義陽太守自長生之  
反也梁武遣衆來援因此緣淮鎮戍相繼降沒惟祥  
堅城獨守

劉長文爲南充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太守被圍糧



竭長文固節全城

崔楷爲殷州刺史州旣新立了無備禦之具及賊來攻楷率力抗拒彊弱勢懸每勒兵士撫勵之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尙不惜百口吾何爲愛一身連戰半旬死者相就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

鄭季明爲醮郡太守帶渦陽戍主頻爲梁武遣將攻圍時兵糧寡少外援不接季明孤城自守卒得保全朝廷嘉之

楊津爲定州刺史賊帥薛修禮杜維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貯積柴粟修理戰具更營雉

堞賊每來攻機械競起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錢持以灌賊賊遂相語曰不畏長槩堅城惟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及與賊中督將尉靈根程殺鬼潘法顯等書曉諭之并受鐵券許以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復書云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賊欲圖城正爲取此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公若置之總縱敵爲患耳願公察之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防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以鐵券二十枚委津



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修禮普賢頗亦錄此  
而死既而杜維周圍州城津盡力禦守詔加衛將軍  
封開國縣侯將士有功者任津料賞兵民給復  
畢祖朽爲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爲賊帥鮮于修禮攻  
圍積旬拒守自固  
孟表爲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鎮渦陽後齊遣其  
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二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  
革及草木皮葉作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  
將軍王肅解義陽之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  
薛懷吉爲征虜將軍時梁武遣將軍寇陷郢州三關

詔元英南討懷吉仍爲軍司以義陽危急令懷吉馳  
驛先赴時豫州城民自相生殺刺史以懸瓠入梁梁  
將齊苟仁率衆守城於是自懸瓠以至於安陸唯義  
陽一城而已懷吉與郢州刺史婁悅督勵將士且戰  
且守卒全義陽  
閻進有謀略勇冠當時爲龍驤將軍屬衛可孤作亂  
攻圍盛樂進率衆拒守繇歷三載晝夜交戰未嘗休  
息以少擊衆城竟得全

李神爲相州刺史假李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  
將軍假鎮東將軍大都督建義初除衛將軍時葛榮



充斥民多逃散先是州將元監反叛引賊後都督源  
子雍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  
若無勞兵民小大用命既而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  
克會爾朱榮擒葛榮於鄴西土平除車騎將軍  
潘永基爲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都督長樂太守  
于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遏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史  
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內乏糧儲從春  
至冬力窮乃陷

辛纂爲南道行臺時梁將曹義宗攻新野纂率衆赴  
援唯以二千餘兵捍禦疆場尋爲義宗所圍相率固  
守莊帝卽位除通直散騎嘗侍征虜將軍兼尚書仍  
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擒之入城因舉酒屬纂  
曰微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繇建此功也入朝言於  
莊帝稱纂固節危城宜蒙爵賞以勸將來帝乃下詔  
慰勉之

杜顥爲岐州刺史萬俟醜奴亂關右顥爲都督防守  
岐州醜奴攻之不克



天龍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立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六十一

固守第二

北齊王則為征南將軍隨侯景西討景於潁川作逆  
則鎭柘崖戍文襄以則有武用徵為徐州刺史景既  
南附梁遣貞陽侯明率大衆向徐州與為影響堰洧  
水灌城則固守歷時

冊府元龜 將帥部



慕容儼爲東雍州刺史沙苑之敗西魏荊州刺史郭鸞率衆攻儼拒守二百餘日晝夜力戰大破鸞軍追斬三百餘級又擒西魏刺史郭他時諸州多有翻陷惟儼獲全進號鎮南將軍後爲開府文宣天保中梁司徒陸法和以郢州內附遣儼鎮之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尅先是郢城卑下土疎頽壞儼更修繕城雉多作大樓又造船艦水陸備具功無暫闕梁軍夜來攻擊儼與將士力戰終夕至明約等乃退追斬瑱驍將張白石首瑱以千金贖之不與夏五月瑱約等又相與并力悉衆攻圍城中食少糧運阻絕無以爲計唯煮槐楮桑葉并紵根水苔葛艾等草及皮帶筋魚等物而食之人有死者卽取其肉分噉唯留骸骨儼猶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其同苦死生以之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

獨孤永業遷行臺尙書武成清河三年周人寇羅州永業恐刺史段恩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周人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

郭基爲海西鎮將會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焚廩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至削木



爲箭剪紙爲扇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述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本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祖珽爲北徐州刺史附陳人侵齊珽令不關城門守俾者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鷄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之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珽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復結陣向城珽自臨戰陳人先聞其言謂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怪之遂退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珽軍守百日城竟保全

後周李遷哲爲大將軍高祖天和三年詔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王蕭巋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却遷哲乃親自陷陣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勝出兵救助之陳人又因水汎長壞龍川寧朔堤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頻有斬獲衆心稍定俄而敵人郭內燒焚民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榆登



者已數百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間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勝復破之於西堤陳人乃遁

辛慶之爲衛大將軍鹽池都將時東魏攻正平郡陷之遂欲經略鹽池慶之守禦有備軍乃退河橋之役大軍不利河北守令竝棄城走慶之獨固鹽池拒敵時論稱其仁勇

王思政爲并州刺史鎮玉壁西魏文帝大統八年東魏來寇思政守禦有備敵人晝夜攻圍卒不能克乃收軍還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又爲使持節河南諸

軍事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內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岳謂其衆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入兵衆不能當引軍亂退岳知不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其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晝夜攻之思政亦作火稍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岳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齊文襄更益岳兵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涌溢不可防止懸釜更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



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滄斬之并收紹宗等屍以禮埋瘞後城陷被執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城既無外援亦無叛者

郭賢爲車騎大將軍鎮魯陽潁川王思政既陷餘將權景宣等竝拔軍西還自魯陽以東皆附東魏東魏將彭樂因之遂來攻逼賢撫循將士咸爲其盡力用樂不能克乃引軍退

韋孝寬爲晉州刺史移鎮玉壁進授大都督時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兵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大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土山積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



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卽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陷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旣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鈎利其鋒刃火竿一索以鈎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西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而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摧壞孝寬又隨壞處豎木柵以捍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將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嘗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



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走

王羆爲右將軍梁將曹景宗圍荊州勅羆與別將裴衍率兵赴救遂與梁人戰大破之梁復遣曹景宗衆數萬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旣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遺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煮粥與將士均分而食每出戰嘗不擐甲胄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羆不爾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景宗方退後爲大都督鎮華州魏孝武西遷拜驃騎大將軍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衆太祖以羆

州衝要遣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卧糞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

梁士彥遷羆州刺史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使持節晉絳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齊後主親總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驚懼士彥慷慨自若賊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



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  
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彥見  
帝持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為之流涕時  
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  
為平齊之基宜善守之

高琳為驃騎大將軍遷江陵總管時陳將吳明徹來  
寇總管田弘與梁王蕭巋出保紀南城唯琳與梁僕  
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拒戰凡經十旬  
明徹退去

楊敷為汾州刺史齊將段孝先率眾五萬來寇梯衝  
地道晝夜攻城敷親當矢石隨事捍禦拒守累旬孝  
先攻之愈急時城中兵不滿二千戰死者已十四五  
糧儲又盡公私窮蹙齊公憲總兵赴援憚孝先不敢  
進軍敷知必陷沒乃召其眾謂之曰吾與卿等俱在  
邊鎮實願同心戮力破賊全城但強寇四集攻圍日  
久吾等糧食已盡救援斷絕守死窮城非丈夫也今  
勝兵之士猶數百人欲突圍出戰死生一快儻或得  
免猶與生還受罪闕庭孰與死於寇手吾計決矣於  
諸君意何如眾咸涕泣從命敷乃率見兵出擊殺齊  
軍數十人齊眾稍却俄而孝先率諸軍盡銳圍之敷



殊死戰矢盡爲孝先所擒齊人方欲任用之敷不爲之屈遂以憂憤卒於鄴

隋郭榮爲後周大冢宰宇文護中外府水曹叅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爲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祖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渡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縱火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

豆盧勣拜利州總管高祖爲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勣嬰城固守謙遣其將達奚悉高阿那肱乙弗虔等衆十萬攻之起土山鑿爲七十餘穴堰江水以灌之勣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勢漸逼勣於是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降二千人梁睿軍且至賊因而解去

劉弘字仲遠爲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城弘城中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饑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爲賊所害



李景簡較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遣劉嵩與景戰於城東并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週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賊衝擊摧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關屢挫賊并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嵩等又煬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後爲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外無聲援歲餘士卒患脚腫而死者十將六七景無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旣逢離叛景無所私焉及帝江都之變遼西太守鄧

高率兵救之遂歸柳城

樊子蓋爲東都留守時煬帝幸遼東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故久不能克會來護兒等救至玄感解去

堯君素大業未爲鷹揚郎將兵起從屈突通鎮河中通出戰敗而被執遣至城下呼之君素悲不自勝通亦泣謂君素曰義兵所至莫不響應天時人事可以意知卿可早降以取富貴君素曰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名位若是何乃不思報效翻爲人作說客耶通曰我力屈君素曰我今力猶未屈何用



多言通慙而退是時城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作木  
鴛置書於頸浮之黃河以求外救于時百姓苦隋日  
久及聞義師至人有息肩之望君素性嚴明善統馭  
繇是下不能叛每謂城中父老曰君素藩邸故人至  
於大義不得不死今城池甚固倉儲盈溢食盡此粟  
足知天下之事必若國祚傾危天命有屬自當斷頭  
以付諸君任君等持取富貴至如今日大事猶未可  
知不可橫生心也發言悲咽見者莫不歎歎唐高祖  
賜之金券許以不死又令妻至城下呼之君素引弓  
射之城陷被殺

許紹爲夷陵郡通守時盜賊蜂起郡縣多陷夷陵竟  
全紹之功也

唐李藝隋末爲幽州總管及聞高祖踐祚奉表歸國  
尋爲竇建德所圍五十餘日不克而退

劉瞻爲涪州刺史時劉武周連年爲寇鄰城多陷賊  
數攻之輒爲瞻所敗高祖下書勞之曰涪州之存卿  
之功也功績垂成念自勗勵富貴之事非卿而誰及  
裴寂之敗也晉州以北連城悉陷惟瞻獨守李仲文  
以兵保之二人併力拒戰賊來攻之輒挫其銳及太  
宗復并州高祖遣使勞苦之賜帛三萬疋米三千石



頌賜其將士 又云李仲文初為行軍總管保于浩州劉武周遣其將萬歲攻之仲文逆擊大

破之俘斬數千人拒守三百餘日

薛愿玄宗時為潁川太守本郡防禦使時安祿山反已陷陳留滎陽汝南等郡方圍南陽潁川當其來往之路愿與防禦使龐堅同力固守城中儲蓄無素兵卒單寡自肅宗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晝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廬舍墳墓林樹開發斬徹殆盡而外救不至賊將阿史那承慶悉以銳卒併攻為木驢木鷲梯衝四面雲合鼓譟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餘日城中守備俱竭賊夜半乘梯而入愿堅守俱被執送於東都將支解之或說祿山曰薛愿龐堅義士也人各為其主屠之不祥乃擊於維水之濱屬苦寒一夕凍死

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太原尹肅宗至德二年正月安祿山賊將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巖牛廷玠等四節度眾十萬寇太原圍城月餘光弼城中四面設火礮候賊逼城以大石放礮亂擊之驍將勁卒死者十二三二月賊復寇太原圍城光弼拒擊大破之斬賊首級七萬餘軍資兵器盡得之初賊將史思明等來攻太原聞光弼初經河北之戰人疲兵少鼓行而西一



舉有圖朔方河隴之意光弼堅守太原賊有於城外無禮戲侮者光弼令穿地道一夕以擒之繇是賊將欲行皆視地不敢逼經月餘而思明先歸留蔡希德攻之經月不能下而退光弼自賊圍城城中張一小募止宿有急卽自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回顧不復省視妻子賊退復收拾噐械處置公事經三日然後歸家

許遠爲睢陽太守時安祿山反遠與城父令姚閻同守睢陽城賊攻之不下初祿山陷河維許叔冀守靈昌薛愿守潁川遠守睢陽皆孤城無援愿守一年而城拔叔冀一年而城陷獨睢陽堅守賊將尹子奇攻圍經年時張巡爲譙郡真源縣令引衆入雍丘嬰城固守巡以雍丘小邑儲備不足大寇臨之必難保守乃列卒結陣詐降而出盡驅雍丘之人東趨睢陽轉鬪百餘里而解玄宗聞而壯之授巡主客郎中兼中丞尹子奇攻圍睢陽旣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折骸而爨人心危恐慮將有變巡乃出其愛妾對三軍殺之以辜軍士曰諸公爲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半年乏食忠義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坐視危迫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強令



食之乃括城中婦女既盡以男夫老少繼之所食人  
口二三萬人心終不離變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  
淮巡遣帳下之士南霽雲夜縋出城求救於進明進  
明與諸將張樂高會無出師意霽雲自臨淮還睢陽  
縋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月城陷  
巡與姚間南霽雲許遠皆爲賊所執巡神氣慷慨每  
與賊戰大呼誓師皆裂血流牙齒皆碎城將陷西向  
再拜曰臣勇智俱竭不能式遏強寇保守孤城臣雖  
爲鬼誓與賊爲厲以答明恩及城陷子奇謂巡曰聞  
君每戰皆裂嚼齒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

賊但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視其齒存者不  
過三數巡大罵子奇曰我爲君父義死爾附逆賊犬  
彘也安能久哉子奇義其言將禮之左右曰此人守  
義必不爲我用素得士心不可久留是日與姚間霽  
雲同遇害唯遠執送雜陽

魯炤爲南陽節度使屯葉縣北與安祿山賊衆戰敗  
收拾殘卒保南陽爲賊所圍尋而潼關失守賊使哥  
舒翰招之不從又使僞將武令珣等攻之累月不能  
克令珣死又使田承嗣攻之潁川太守魏仲犀合勢  
救之犀使弟子孟詵爲將領兵至明府橋望賊而走衆



遂大敗，剽城中食盡，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一斗至四五千錢，有價無米，鼠一頭至四百文，餓死者相枕藉。肅宗使中管將軍曹日昇來宣慰，路絕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仲犀曰：「不可。賊若擒吾，勅使我亦何以自安？」顏真卿適自河北，次于襄陽，謂仲犀曰：「曹使旣果決，不顧萬死之地，何得阻之？縱爲賊所獲，是亡使者，苟得入城，則萬人之心固矣。公何愛焉？」中官馮廷瓌曰：「將軍必能入，我請以兩騎助之。」日昇又自有僸騎數人，仲犀又以數騎共十人同行。賊徒望見，知其驍銳，不敢逼。日昇旣入城，剽衆初以爲望絕，忽有使來宣命，皆踴躍一心。日昇以其千人至襄陽，取糧賊雖追之，不敢擊。遂以一千人取音聲路，運糧而入。賊亦不能遏，又得相持數月。圍中一年，剽望救兵不至，晝夜苦戰，人自相食。至德二年五月十五日，率衆持滿，傅矢突圍而出。南陽拔襄陽，田承嗣來追苦戰。二日，賊又知其決死，遂不敢逼。朝廷因除襄陽節度，時賊志欲南侵江漢，賴剽奮命扼其衝要，南夏所以保全。

田廷玠爲滄州刺史，充橫海軍使。時田承嗣與淄青李正己鎮州，李寶臣不協，承嗣旣令廷玠守滄州而



寶臣朱滔連兵攻擊欲兼其土宇廷玠嬰城固守連年受敵兵盡食竭人易子而食卒無叛者卒能保全城守

劉昌爲河南節度張介然裨將會史朝義遣將圍宋州昌在圍中連月不解城中食盡賊垂將陷之刺史李岑計蹙昌爲之謀曰今河陽有李光弼制勝且江淮之間足兵此廩中有數千斤麴可屑以食衆計援兵不二十日當至衆以爲危昌請守之昌遂持鎧持盾登城陳逆順以告諭賊賊衆甚畏之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

張仵以澤潞將守臨淄魏博田悅反攻之仵度兵力不能出戰賊攻不能得累月攻益急士死傷多食少救兵未至仵知事不濟無以勸士乃悉召將卒命其女出拜之謂曰久苦士卒吾家無尺寸之物與公等爲賞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大哭曰今日爲將軍出死命且戰且守日夜不解會馬燧以太原之師至與衆合擊悅於城下大破之仵乘勝出戰士一當百圍遂解

李洪爲邢州刺史田悅反遣將康憶領兵圍邢州糧餉路絕洪堅壁自守賊不能陷



哥舒曜將禁兵欲攻李希烈於許州師次潁橋大雷  
電而雨營中震不能言者三四千人馬死者十有七  
曜惡之乃退保襄城堡希烈遣其將李光輝率萬人  
來寇縱火焚柵驅居人盈濠而進曜殊死戰光輝遂  
敗歸許州  
曲環為幽隴行營節度使時李希烈侵陷汴州環與  
諸軍固守寧陵累破賊衆擒其驍將翟輝希烈因遁  
歸蔡州  
張建封初為壽廬等三州都團練使時李希烈選兇  
黨精悍者率勁兵以討建封累月竟不能克遂退  
建封

封令其將賀蘭元均邵怡等守霍兵

張敬則本名昌始事汴州節度劉玄佐將兵數千拒  
李希烈是時賊甚盛昌感屬士卒堅守城邑賊不能

孟元陽為陳許大將吳少誠寇許州元陽城中禦守  
外無救兵攻圍甚急終不能破

李文悅為鹽州刺史憲宗元和十四年冬吐蕃節度  
論三摩及宰相尚塔藏中書令尚綺心兒共領大軍  
約十五萬衆圍鹽州數重大修攻具黨項首領亦發  
兵驢馬以助賊歷二旬賊以飛梯鴛車木驢等四面



齊攻城欲陷者數四文冕率將士乘城力戰城穿壞不可守撤屋板以禦之晝夜防拒或分斫營或開城出戰約殺萬餘衆諸道救兵無至者凡二十七日賊乃退

牛元翼爲深州刺史時王廷湊與幽州朱克融兵共圍深州梯衝雲合元翼嬰城拒守初以滄德節度烏重胤獨當一面胤旣宿將知不可進頗遲留乃以杜叔良代之賊圍深州數重朝議赦庭湊以元翼爲山南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諭庭湊又遣中使入深州取元翼庭湊雖受命而深州之圍不解招撫使

裴度與庭湊克融書以大義責之克融遂解圍而去庭湊亦退舍元翼率十餘騎突圍而出

王凝爲宣州觀察使黃巢自嶺表北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凝令牙將樊儵率舟師據採石以援之儵違令凝卽斬之以徇命將馬穎代儵赴援竟解歷陽之忿恚而來宜持重待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潛銳意請行凝卽閱集壯丁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潛果戰死賊乘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爲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鞫吏民請曰賊之兇不可當願



尚書歸款拒之懼覆尚書家族凝曰人皆有族予豈獨全誓與此賊同存亡也既而賊亦退去

梁趙雙爲馬步都虞候時唐僖宗乾符中王仙芝起於曹濮大縱其徒侵掠汝鄭雙乃率步騎數千襲之賊黨南奔及黃巢陷長安天子幸蜀中原無主人心驚散於是陳氏數百人相率告許州連帥願得雙知軍州事其帥卽狀聞於是下詔以雙守陳州刺史既視事乃謂將吏曰賊巢之虐遍於四方苟不爲長安市人所誅則必驅殘黨東下況與忠武久爲仇讐凌我土疆勢必然也乃遣增垣墉濬溝洫實倉廩凡四

門之外兩舍之內民有資糧者悉令輓入郡中繕甲兵利劍稍弓弩矢石無不畢備又招勁卒置之麾下以仲弟昶爲防遏都指揮使以季弟翊爲親從都兵馬使長子釐次子霖皆分領銳兵黃巢在長安果爲王師四面扼束食盡人饑謀東奔之計先遣驍將孟楷擁徒萬人直入項縣雙引兵擊之賊衆大潰斬獲略盡生擒孟楷巢黨知孟楷爲陳所擒大驚憤乃悉衆東來先據澗水後與蔡州秦宗權合勢以攻宛兵陳人懼焉雙恐衆心離乃於衆中揚言曰忠武素稱義勇淮陽亦謂勁兵是宜戮力同心捍禦疆寇建功立



節去危就安願君圖之况吾家食祿久矣今賊衆圍  
逼衆寡不均男子當死中求生又何懼也且死於爲  
國不猶愈於生爲賊之伍耶汝但觀吾破賊敢有異  
議者斬之繇是衆心靡不踴躍開門與賊接戰皆捷  
賊衆益怒巢於郡北三四里起八仙營如官闕又修  
百司廨署糧械山峙蔡人濟以甲冑軍中無所闕焉  
凡圍陣三百日大小數百戰兵食將盡然人心益固  
犖因令間道奉羽書乞師於太祖太祖素多犖之勇  
果乃引大軍與諸軍會於陳之西北陳人望其旗鼓  
出軍縱火急攻巢寨賊衆大潰重圍遂解

與亢堅心誓衆激

屬將按約以死管却以祖宗松楸去郭數里慮爲羣  
盜穿發乃夜緹心膂之士遷樞入城府庫舊弩數百  
枚機牙皆缺工人咸謂不可用却卽創制度自調  
弦棊置之雉堞間矢激五百餘步已中人馬皆洞達  
胸腋羣賊畏之不敢逼近自仲秋至於孟夏軍食將  
竭士雖不飽而堅拒之志不移會太祖率大軍解其  
圍却兄弟  
流泣感謝

劉鄩唐末爲淄州刺史行軍司馬及昭宗幸鳳翔鄩  
以偏師陷兗州遂據其郡料簡城中老疾及婦人浮  
食百姓不足守者出之於外與將士同甘苦分衣食  
以抗外軍戢兵禁暴居人泰然太祖命大將葛從周攻  
圍旣久鄩無外援人情稍有去就之意一日節度副  
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從之而逸鄩之守兵禁



之不可鄴乃遣人從容告彥溫曰請副使少將人出  
 非素遣者請勿帶行又揚言於衆曰素遣從副使行  
 者卽勿禁其擅去者族之守民間之皆感奔逸者乃  
 止外軍聞之果疑彥溫有奸卽戮之於城下自是軍  
 城遂固

李仁福爲夏州蕃部指揮使會節度使李彛昌遇害  
 本州軍吏遂立仁福爲帥朝廷因授定難軍節度使  
 未幾後唐遣大將周德威會邠鳳之師五萬同攻夏  
 州仁福固守月餘梁援軍至德威遁去

韓遜爲靈州節度使開平中劉知俊自同州叛歸鳳

窺下空十四字

翔李茂貞茂貞以地褊不能容使之西攻靈武且圖  
 牧圍之地知俊乃帥邠岐秦涇之師數萬攻遜於靈  
 州遜極力以拒之久之知俊遁去

徐懷玉初仕唐爲右龍虎統軍領六軍之士赴澤州  
 尋爲晉軍所攻晝夜穴地而入懷玉率親兵逆戰於  
 隄中晉人遂退太祖開平二年除晉州刺史其秋晉  
 軍大至以乘其墉懷玉選親兵五千餘人擁殺下城  
 晉軍遂退

牛存節爲邢州團練使時州兵纔及二百久晉人知  
 之以大軍來寇太祖在鄴發長直兵三千人赴援存



節率壯健出關以家財賞給戰士并軍急攻七日不能克而去後赴援澤州適遇守陴者縱火鼓譟以應外軍刺史保衙城不知所為存節纔入晉軍已至矣乃分布守禦晉軍四面攻關開地道以入城存節亦以隧道應之逆戰於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弩射之中者人馬皆洞經十三日晉軍死傷者衆焚營而退郡以獲全

王檀為保義軍節度使會晉軍大至重圍四合土山地穴晝夜攻擊太祖憂之檀上表請駕勿親征而悉力校悟竟全壘城

王班為澤州刺史開平二年五月蕃賊奔突澤州攻甚急堙溝攀堞晝夜不息數日班善於拒捍懸重賞以激勇士蕃賊屍堆積於池隍周回數里于時劉知俊自晉州引兵來救賊衆乃遁

後唐李克寧為奉誠軍節度使赫連鐸之攻黃花城也克寧奉武皇及諸弟登城血戰三日矢盡備竭殺賊萬計燕軍之攻蔚州克寧昆仲嬰城拒敵晝夜輟寢食者旬日

李嗣昭為太原內衙都將時汴人初得蒲絳乃大舉諸道之師逼太原汴將葛從周陷承天軍氏叔琮營



洞渦驛太原四面汴軍雲合武皇憂迫計無從出  
 昭朝夕選精銳分出諸門掩擊汴營左俘右斬汴軍  
 疲於奔命又屬霖雨軍多腫痢糧運不繼五月氏叔  
 琮引退嗣昭以精騎追之汴軍委棄輜重兵仗萬計  
 後汴軍復營於晉祠嗣昭與周德威收合餘衆登城  
 拒守汴人致攻於西北四面營柵相望時鎮定河中  
 皆為梁有孤城無援師旅敗亡嗣昭晝夜分兵四出  
 斬將奪旗汴軍保守不暇二十一日朱友寧燒城退  
 出嗣昭追擊汾慈等州梁又遣其將李思安將兵十  
 萬攻伐潞州深溝高壘內外重複援師不及飛走路

絕嗣昭撫士堅守屢挫賊軍梁祖令人偽招說誘百  
 端嗣昭取而焚之斬其使者城中固守經年軍民乏  
 絕感鹽炭出於地以濟飢民嘗與諸將登陣命酒張  
 樂為賊伏矢中其脛密拔毀之坐客不覺宴樂如  
 故以安士心及莊宗敗梁寇於夾城長圍遂解  
 李存璋為大同軍防禦使時契丹陷蔚州營於魚池  
 阿保機遣人馳木書求賂於存璋存璋斬其使者不  
 報賊攻雲州存璋悉力拒戰城中舊有鐵車存璋鑿  
 為兵器以授軍士賊遂退

李存賢為慈州刺史會汴州尹浩寇隰州慈郡兵糧



無積存賢懼賊攻圍乃預督民戶入秋租數千斛修  
城備毀城外紫極宮取其屋木後浩軍果至攻城四  
面掘地道晝夜圍擊守有餘暇賊軍退走  
李存進爲魏州馬步都將與李存審固守德勝又汴將  
王瓚率衆逼北城爲地穴火車百道進攻存進隨機  
拒應或經日不得食汴軍隨退

周德威爲武皇內衙都副時汴衆朱友寧氏叔琮來  
逼晉陽諸軍未集城中大恐德威與李嗣昭選募銳  
兵分出諸道以攻其壘擒生斬馘汴人乃退後契丹  
寇新州德威不利退保范陽虜來攻城僅二百日外

援未至德威撫綏士衆晝夜乘城竟獲保守

閻寶爲佐國軍都將時弁人攻河陽留後侯言不意  
其至也壘卑而士弱素無捍守具孟人震駭攻具急  
破我羊馬垣寶乃率部下勇戰擊刺于壕外復戰于  
壁下攘退之始備樓櫓設陴格蕃戎遁去壁乃完寶  
之力也

安金全爲騎將累從莊宗征伐後爲刺史以老病退  
居太原天祐十三年梁將王檀寇晉陽旣敗檀怒募  
勇敢者夜半數道急攻兵旣不敵乃驅率居人以爲  
備守使監軍使張承業懼形於色聚衆而謀日事急



矣吾王家屬在此如失根本大事去矣金全曰僕雖老病家國是憂當死戰於城下因與石嘉材率騎軍分爲數道募勇敢者副之入羊馬垣橫擊之賊衆大擾守陴者下大水轆之賊衆驚潰轉死移傷者十二三明日燒營而遁追擊至陰地關而迴時劉鄩敗於莘縣王檀遁於晉陽俱以敗事聞朱友貞方視朝遽退而言曰吾事去矣

高行珪爲武州刺史時太原軍攻燕經年城中芻粟少劉守光令散員大將元行欽率散員騎四千於山後牧馬兼爲外援及燕城危蹙甲士亡散守光召行

二字板缺

欽行欽部下諸將以守光必敗赴名無益乃請行欽爲燕帥稱留後行欽無如之何乃謂諸將曰我爲帥亦須歸幽州衆然之行欽以行珪在武州慮爲後患乃令人於懷戎掠得其子繫之自隨至武州謂行珪曰將士立我爲留後其汝父同行先定軍府然後降太原若不從必殺爾子行珪曰大王委爾親兵遂圖叛逆吾死不能從也其子泣告行珪行珪謂曰元公謀逆何以徇從與爾訣矣行珪城守月餘城中食盡士有饑色乃召集居人謂曰非不爲父老惜家屬不幸軍士乏食可斬予首出降卽坐見寧帖行珪爲治



有恩衆泣謂願出私糧濟軍以死其守乃夜縋其弟  
行周入太原軍既見莊宗卽令明宗率騎援之比至  
行欽解圍矣

晉李周初仕唐爲定霸都指揮使周尤善守備一日  
奔母喪以他將代之旣出則其城將陷莊宗急遣追  
之使墨纒從事會莊宗北征周與寺人焦彥賓守揚  
劉城梁將王彥章以數萬衆攻之周日夜乘城射當  
矢石使人馳告莊宗請百里趨程以舒其難莊宗曰  
李周在外朕何憂也遂日行二舍不廢畋獵旣至士  
衆絕糧三日矣及攻圍旣解莊宗謂周日微卿及拒

之勞諸將等爲梁人虜矣

華溫琪初仕梁爲晉州刺史溫琪在平陽日唐莊宗  
嘗引兵攻之踰月不下梁人賞之升晉州爲定昌軍  
以溫琪爲節度使

郭璘爲易州刺史時契丹攻其郡璘率勵士衆同其  
其苦虜不能克復以州兵擊賊數獲其利

王清領溪州刺史詔遣以所部兵屯於鄴會契丹南  
牧圍其城清與張從思守之少帝飛蠟詔錫之第宅  
虜遂退

周許遷權知隰州刺史會劉崇遣子鈞率兵寇平陽



册府元龜 固守二 卷之四百  
路繇隰州賊衆攻城城中兵少遷感激撫諭士鬪氣  
兼倍賊衆傷夷皆自退去

史彥超國初爲龍捷都指揮使與虎捷都指揮使何  
徽戍晉州會太原劉崇與契丹入寇攻圍州城月餘  
是時本州無帥知州王萬敢不叶物情彥超與何徽  
叶力固拒累挫賊鋒攻擊日急禦捍有備軍政甚嚴  
居人無擾及朝廷遣樞密使王峻總兵爲援寇戎宵  
遁

王萬敢爲晉州巡檢時太原劉崇攻州城五日又併  
攻四城門萬敢等遂急應赴激勵將士矢石水火隨  
隨機拒鬪死者五百餘傷者十七八奪賊攻梯焚之

册府元龜 卷第四百

十一月二十四日校此五卷刻本奪誤燭多何耶

上空三行

册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

二十七